

結鄰集

尺牘新鈔三集



結隣集

尺牘新鈔

三集



周亮工纂



第一輯
第四十二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張天疇先生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凡例

硯字結隣。衛公佳話。原其取義。實取文心。蓋文人託契於篇章。則翰墨日依爲左右。故周旋几席。無非側理千張。晤對終朝。止有險巖數鋌。亦猶之乎硯也。况魯論垂訓。著性美於不孤。唐句抒懷。快天涯之若比。隣之爲義。更切應求。集以命名。適符贈答。

尺牘原取通懷。縱談何所不可。而尤以扶翼世道。規正人心爲極則。然每見世之刊刻格言者。襲彼常談。贅若故紙。語再設而不靈。聽習玩而生厭。是集旣爲進言者審端。更爲受言者措意。凡訓迪後生之篇。垂示子弟之語。必取其倍常警策者。急爲登選。徐幹中論而後。獨著箴規。顏氏家訓以還。讓其旨趣。

尺牘有選。斷自數十年以來者。以隆萬之前。歸茅而下。一二大家製作。昭然無事表揚。但欲模範後進。終恃崇尚前修。近如顧涇陽之醕至。馮琢庵之名通。方孟旋之幽奇。曹元甫之婉秀。皆各自成家。必借光全集。昭明錄賦。首重楊班。正宗列文。還推賈馬。但使欽其姓字。無不奉若典型。

然亦必搜其未經剖闕者始入之簡編耳。

稽詩書之垂訓以忠義爲首稱。然與其發爲文章。孰若見之行事。故遠而周蓼洲。高景逸。近而劉念臺。馬素修。皆表節烈於一時。庶振馨芳於千載。仰其潔志。堪與日月爭光。被其高風。遂使懦頑廉立。况本正氣爲嘉言。復有文詞炳炳者乎。安得不急標之以爲世範。

尺牘抒詞。原起來往。片言悉意。更重友生。若使交情不著。則雖寄遠奚爲。孝標絕交之篇。止是譏其涼薄。長公葬董之乞。不獨恤其生存。故集中如馮琢庵。議婚孤兒。徐荆山。請贖亡令。皆足維持末俗。期於敦篤同聲。固魚素之光輝。鴻音之慷慨也。讀者尤當秉茲高誼。勿僅溺其英詞。

釋氏之言。儒者不道。前所哀集。未甚錄存。患難疊經以來。宗旨遂覺有異。故東坡海外而後。文字半屬逃禪。摩詰輞川之中。詩章多如拈偈。彼名賢之用心若此。則野老之託旨宜然。適張君曾持以所鈔諸釋子札見貽。攬其宗趣。頗釋塵纓。遂多錄以示世。然亦取其言下。了了。斬斷葛藤者。若但襲梅子之機鋒。妄當正覺。假木樨之詮語。肆扇魔氛。豈爲所炫。吾知免夫。

文章本不一家。流弊因之迭見。尺牘亦爾。衆體宜分。李于鱗之礪齒警牙。不免以艱深而文淺易。汪伯玉之字櫛句比。遂至以繩尺而掩風神。王百穀動摹史漢。藍本無多。陳仲醇矢口林泉。

清言成習。此皆翰詞之穢跡。抑亦烟墨之狂瀾。雖使起諸公於今日。猶然剩技堪嘔。况復沿故態於當年。安見新裁足式。凡若此者。不獨解嘲七發。經數擬而不鮮。總以著說千言。本浮誇而未至。概所不錄。作者宜嚴。

文人契闊。動賴好音。下筆寒暄。雖辭疊句。但春花秋月之述。亦有妍心。隔歲經年之思。非無異製。時而間勝。未可求多。其餘率臆所成。不免千篇一色。或以數句之累。致傷全體之瑜。間爲逸去。要之偶然。至於詞有複繁。意有重出。亦或稍乙。不過數篇。敢曰概譏子建之高文。豈至輕易呂公之一字。選之盡粹。覽者勿疑。

尺牘之傳。莫貴簡雅。故右軍竹素以數字足思。伏波翰音以少年頃聽。若阡陌既多。則入之不辨道里。甘苦畢備。則咀之安見芳嘉。長篇刺刺。覽者倦矣。故前集每於一二長篇。已鑄而復去之。繼思尺牘謀篇。本爲古文正體。子長之報任安。足見司馬椽筆。明允之上永叔。無非蘇氏鴻章。是集選避。兼恣浩博。多收巨製。以續大家。

寒暄習語。重出厭聞。是集在所刪割矣。而論詩論文之牘。不免稍羸。議者或以數見不鮮。則選者究竟將存何等。不知劉勰文心。全部俱明體製。鍾嶸詩品。數卷止釋聲情。是以千古之名流。

不出兩家之辯論。况乎哀集能勿賒存。

詩人嘗稱戲諠。史家亦傳滑稽。故莊言雖可訓俗。諧語亦可諷人。東坡居士時通噴飯之箋。山谷老人數見解頤之牘。兩公高致。千載宛然。近代以還。遙聞足式。但取無傷大雅。何嫌偶涉稗官。江左雅尚駢麗。唐初猶襲餘芬。宋代以還。始卑聲律。前集之選。不甚甄收。既思由秦漢而六朝。增華原於踵事。本昌黎以起八代。還醜不廢彫章。是集但汰繁音。猶存麗則。務使齊梁豔體。還埒美於西京。抑將王駱瓌篇。更爭高於盛世。

竟陵矯公安之纖弱。人知復古。不無首功。而後來同聲附和。極力交攻。見之染翰者不少。徒令具眼者欲嘔。故概爲刪簡。不稍遲踏。至如錢湘靈賀黃公之是正其謬。則鍾譚之功臣也。人非至聖。安能每事盡善。則言匪六經。豈遂一字無訾乎。存之以爲斯事商略而已。

詞尙辯駁。事起凌競。前例所言。亦幾詳切。而是集所載毛柴往復之篇。原主相成。非爲犄角。遠則朱陸同異。要於各救所偏。近則何李較商。爨已並存其是。兩公詩說。亦正相同。三牘論申。不一而足。故列柴於前。卽系毛於後。正使往復相生。庶見機鋒對觸。(毛柴諸作闕刻四篇)

海內人文。數十年以來。大半彫謝。以豫章而言。大士千子。既物化於前。士業巨源。復溘然於

後傳平叔陳少游王于一徐仲光繼沒矣。以至中州之侯朝宗越中之孫介夫閩中之陳開仲徐存永許有介昆陵之董文友鄒訐士亦復後先並作古人。但長卿身後猶餘封禪之書。桓譚世殊獨表太玄之草。諸公遺文或有存者。同心搜逸。尙其望諸。勿謂大雅之云亡。遂使師道之絕響。

身旣沉淪。著書不能自見。才雖英異。折玉亦遂無聞。是以奇編時出。敝篋佳構。或等碎金。伯玉久困。非擊碎鳴琴。則雅章幾於奔散矣。長吉殒亡。使盡投溷廁。則麗句竟赴銷亡矣。故是編於專集之未顯揚者。或數篇之僅散見者。片羽旨佳。亦爲錄出。瑤篇書首。必紀芳名。以見子表章之素云爾。

制舉之業。扶翼聖經。論辨之家。紛綸衆說。二集亦略載數篇矣。以予近有制舉正言一編。探王唐之壺輿。揣設成書。追宏正之風裁。另申鄙見。故此集凡在論制舉業者。多在所略。

史家有論。其來久矣。創始於馬遷。宏開風範。增華於范氏。大暢標流。以至歐陽五代之書。類濱三國之論。要皆因人以論世。或且論世以知人。其間藩區甚宏。必當疆圉另立。尺牘雖無所不通。大略以抒懷爲正。若曰連類。雜引非奢。儻博綜體裁。並失。故諸公貽惠之篇。間有涉史論者。概所不錄。

從來尺牘之選，多以充腹笥，供書鈔也。予選非然，故翩翩書記，難窺其隻詞，瑣瑣贈酬，靡移其半字。然有一篇止論一事，如毛馳黃杜韻之爭，方爾止字學之辨，千言反覆，不外一端。二集已登，終於復去。至如天官輿地，潮汐象爻，統括止若類書，節取有同策略，即使另爲耑集，尤當確有折衷，况乃牽入清裁，不幾等於贅設。

理學之書，爲文章所首重，儒林之彥，多崇飾以名高，是集惟取其確有會心，庶藉以砥茲同志。其餘剽鹿洞之陳詮，開口無極太極，拾紫陽之贅緒，妄分北學南宗，此猶禪門，惟披舊案，徒使聖言，湮於蕪穢，末學弗著精思，費紙何爲，盡芟不錄。

文各有體，名遂相從，篤之之與笑峰，法俗偶異，其稱標舉，誰知所適，要以文字爲之正斷，斯爲名稱兩得其宜，故風雅之作，仍書以舊名，禪喜之篇，必標以法諱，各從其類也。始知儒名而釋行，自終覺其不倫，釋號而儒言，猶強爲之附合耳。

新鈔藏奔次第，鐫行，但取流通，不禁翻刻，亦既詳告之矣，而無知者取其大半，攘爲己有，人非郭象，竊向秀之書，子豈淮南，集八公之作，假借已久，奈之何哉。繼思懸之國門，總期彰我朋友，但中間妄易姓字，遂爾湮沒高賢，又且更改集名，並致弁棄元本，殊非選者之意，大乖作者之心，故禁雖不必，竄則不可也。因於是集嚴飾之。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賴古堂識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目錄

卷之一

劉宗周	方應祥	曹宗璠	高攀龍	周順昌	王佐	顧憲成	朱廷旦	周積賢	馮琦	高珩	趙進美
一通	十通	十通	一通	三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二通	二通

宋琬

卷之二

李世熊	曾異撰	陳鍾瑛	林之材	陳奎輝	林嵎	釋道盛	陳衍	李陳玉
四通	八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六通	二通	十二通

卷之三

尺牘新鈔三集目錄

徐芳

十六通

安致遠

二通

陳宏緒

七通

蕭士璋

十通

卷之五

萬時華

一通

陳際泰

一通

羅萬藻

一通

章世純

一通

艾南英

一通

楊以任

一通

孔大德

一通

傅占衡

一通

曾畹

三通

陳少逸

七通

劉遇奇

三通

黃國琦

一通

徐芳

十二通

曾傳燦

二通

卷之四

張瑩

十通

曹履吉

八通

陳子壯

三通

釋函是

一通

屈大均

一通

林向哲

一通

王宣

一通

趙世顯

一通

鄭磊

一通

釋元賢

二通

計東

九通

錢陸燦

十通

卷之六

李春芳	李潛	李清	陸廷掄	顧九錫	梁于浚	黃經	陳畢	宗元鼎	陳台孫	吳嘉紀	張璠	汪玠	李清	吳綺
二通	二通	二十五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二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尺
廣
新
鈔
三
集
目
錄

孫承澤	王崇簡	孫廷銓	趙南星	華衰	汪楫	釋宏儲	王道浚	孫枝蔚	王巖	釋元志	黃奂	范涑	陳無競	黃澍
-----	-----	-----	-----	----	----	-----	-----	-----	----	-----	----	----	-----	----

卷之七

孫承澤	王崇簡	孫廷銓	趙南星	華衰	汪楫	釋宏儲	王道浚	孫枝蔚	王巖	釋元志	黃奂	范涑	陳無競	黃澍
三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二通	三通	一通	二通	二通	五通	一通	一通

三

尺牘新鈔三集 目錄

魏裔介	八通
陳第	三通
沈光裕	一通
孫奇逢	二通
楊彭齡	六通
董國祥	一通
申涵光	一通
喬鉢	一通
魏象樞	三通
王克生	一通
王宏撰	一通
安致遠	一通
李澄中	一通
周體觀	一通
申涵光	五通
周在延	一通
澹思子	一通

李長祥	二通
范文光	一通
夸蛾齋主人	二通
喬時萬	三通
朱漢徵	一通
趙宦光	二通
顧咸正	一通
諸曇	一通
徐枋	一通
張灝	一通
釋通忍	二通
徐增	二通
釋行岡	一通
蔣鳴玉	四通
賀裳	二通

卷之八

金大成
陳丹衷
傅汝舟
吳國賢
胡虞逸
李敬
羅孚尹
蔡祖庚
程希孔
王仕雲
張芳
紀映鍾
張怡
黃虞稷
高阜

卷之九

二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八通
一通
七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五通
一通
五通
五通
五通
十通

釋株宏
卓發之
徐日久
卓人月
李日華
王彥
祁駿佳
孟稱舜
嚴沆
曹溶
童本立
陳澹
徐延壽
胡介
何偉然
朱一是
陸彥龍

一通
四通
二十
一通
八通
一通
四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二通
二通
五

繆伯聲

一通

卷之十

黎士宏

八通

何綱

一通

周嬰

四通

張光世

一通

陳肇會

一通

釋道忞

一通

周銳

一通

甘亮

一通

史桂芳

一通

鄧漢

一通

徐世溥

一通

蕭士瑀

一通

蕭士瑋

一通

蕭伯升

一通

金光弼

一通

羅牧

一通

陳允衡

二通

賀貽孫

二通

劉光震

二通

何屬乾

一通

卷之十一

蘇惟霖

一通

郝承健

一通

曹胤昌

三通

王一翥

一通

劉敷仁

二通

釋正志

六通

程正揆

二通

髡殘

三通

朱日濬

一通

顧景星	二通
王澤宏	一通
杜澐	十通
杜紹凱	一通
羅世珍	二通
嚴首昇	四通
周蓼恤	一通

卷之十二

何如寵	二通
葉燦	一通
吳用先	一通
姚康	二通
劉若蕃	一通
方拱乾	一通
方孔炤	一通
何采	八通

尺牘新鈔三集目錄

方震孺	一通
龔鼎孳	二通
孫國枚	一通
孫汧如	二通
施閏章	三通
張習孔	二通
吳宗信	四通
程文林	一通
吳非	一通
王士祿	二通
王士正	一通
周明璵	四通
周寰	十四通
吳懋謙	二通
喬世埴	一通

卷之十三

七

鄧漢儀	賀宿	賀撫宸	徐元珙	顧樞	釋通琳	楊大鯤	龔百藥	陳玉璣	歸莊	宋林澄	汪琬	李雯	失名	吳偉業	姚希孟	錢某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三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三通	四通	六通	二通	二通	三通	五通

卷之十四

唐時	周亮節	周圻	周文煒	張民表	秦鎬	吳坤	魏世傑	魏禮	魏禕	魏際瑞	魏兆鳳	彭士望
八通	一通	九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四通	二通	二通	五通	二通

卷之十五

結隣集目錄終

尺牘新鈔三集目錄

劉胡王張龔紀吳吳吳劉釋倪凌
然其概惚賢映映晉珊樹聲繩思敬大然嘉慶世詔

二二二四三三四一三一一一四一一一三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周高樊鄒高周胡胡余倪汪羅房吳
在遇圻喆岑銘禹玉懷燦洪天宏
梁遇圻喆岑銘禹玉懷燦洪天宏

一一一一二二一一三二一一二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一

豫儀

周在梁園客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龍客

鈔

劉宗周 起東念臺浙江會稽人

與人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茑茑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謙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卽不賄不聞入路處也。

二

人言之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匿而微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竄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三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

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縱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有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人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肱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四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五

每遇拂意時。卽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六

好佞者。唯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卽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唯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卽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八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方應祥

青桐孟旋浙江西安人
青來閣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老舉人會試。嘗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載茲長貨。曷賤賣之。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又不肯賤也。貴豈不得賤賣不肯。有法於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於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聞也。今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儻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於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百許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汨汨欲尋覓紙筆作緣。

此卽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實光景。迸見之兆。

與熊太暉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弟。曰此行取道富沙。君候熊先生子同籍也。士名一業者。過富沙而不獲通姓名。熊侯以爲憾。子有所欲相問。以郵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意亦同之。以弟當茲。願領蒼葭之深。兩君眷然。起我西方好音之寄。快裁此緘。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方生。開誠一笑。客到意中也。

與徐元晦

鬚眉皓然一老翁。而廁選人。愛我者。誨少塗飾。以免見者之貶。弟心感其意。而不能從也。爲解人之說者。乃更以此賞弟之任真。然任真。又非弟所得當。弟實習懶。而然耳。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子。巾裏腮頰。睡不得甯。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得鬚黑。面肉班剝。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怪狀鱗蝨。譬老婦人抹粉愈甚。竈君形相。愈以不掩。不但害妍。且以增醜。三十年秀才面孔。一部青來集公案。歷然。飾于何有哉。所以決意本色向人。兄當崩痛。不應爲淡語相蒙也。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罵坐而已。嗟乎。酒人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罵而反辱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漸入于境之老。其與人未有多絲者也。佛則免此耳。

與陳元朋

古今處憤地而極憤之致者。莫過于屈平。悲鳴之不已。而至從彭咸之遺則。離騷譜篇可按也。凄惻宛轉。廣諭旁壘。未嘗一言明指其所憤之事。直道其所爲憤之人。太史公爲之傳。然後揚其郢之因乎。上官子蘭之輩。屈子則有死。而必不掛之口也。憤之極亦寓乎厚之至。騷之所以通於詩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此可得君子所以處憤之道矣。夫我爲深山大澤。而任龍蛇之攫拏也。爲百圍之松。千丈之栢。而縱凌風暴雷。繁霜凍雪之擊剝也。孰與厚望人以君子長者。而藉其全我爲功德哉。吾道不非。天意有待。如元朋其人。而永寘之寬閑寥廓之地。天下無此神理也。循當臥起委順。以聽天之定爾已矣。

與錢彥林

小戒齋隸。三載浮沈。主爵者習其數馬之無似。更而試之以問禮。譬之兼病盟賸之人。倏使觀火。倏使寤晉。任畀變遷。課其績效。管轄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蠶吉祥。卽此赫蹏爲葭瑄矣。鳥之習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自鼓。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橐籥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端。搏挽鬼神。應于簡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味來旨。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可掩也。瓦之坯。竹之簣。死雞之餘骨。啄木之跔步。總吾心光明。焜藿

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卽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語。肯費精思。有以復我。

與汪敦伯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旨趣。政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別有儲益。一切勦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空中篤子。政難撇弄矣。

與茅君若

朱橋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煙。火珠疊若。差足柳浪荷英。並供清賞。猶是友生。草木臭滋之時。承于晤對也。

曹宗璠

汝珍惕威。江南金壇人。
崑禾堂稿

與詹月如同年

弟兩辱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感愧倍至。雖祁奚之謬。叔向方進之營。蕭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窳劣。時與陋會。以寒澀兩函。權此大難。是使鳴烏斷喙。雙鯉割鱗。而風人勉金玉之晉。衛武冀遠猶之告。皆入展氏刑書矣。權帶煽虐。羅織士紳。西曹無敢平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尙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皆以傲殘。偶儻之材。嬰幽囚困躓之遇。憤懣無所發洩。覃精文章。思洗厥恥。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文王羨里。葬吾

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鄒陽上書。望之對簿。更生贈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桎梏。賢聖不免。欲自解脫。嗟乎。身既辱矣。豈屑語人曰。吾賢聖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子亦竟以文章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賢聖相頡頏。輝映。如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誦其才而悲其遇。不及二子。獨囹圄桎梏。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視二子之撫膺。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招魂召魄。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耀。方在憂憂其難之境。又竊自思。維非廢以來。姓氏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縱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其人渺茫。終不獲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嘆息者也。昔太白蛻蕩於當塗。子瞻呈牘於滌公。寄託得地。聲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髦。學龍變。虎蔚。猶衣裳冠冕。宗器瓊瑚。弟每思叩首階下。一以謝瓊瑤之報。一以商青牛之業。蓋重有託也。博山僧歸閩。便候起居。筵頭一章。非中吉甫穆如之頌。聊附唐民擊壤之義云爾。惟年翁教之。

與呂子傳同年

僕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夫士壁觀湛寂。遺相離言。則已矣。苟有奇之必抒。何屈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見者以爲瑞。况文章寫性靈。晰造化。上繼風雅。旁撫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卽才與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因抑之。坎穴難出。放巢獨焚。天亦似故奇其遭而降之怒。以快妒才者之意。此其人百死一生。出其所鑿心袂腎。以俟後世之知我者。究其傳與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嗟乎。今世數架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寄慨于唐志。良有以也。嘗憶

司馬長卿。有文君拂髻簪管。而天子使使求遺書。王昌齡王渙之高適輩。集飲旗亭。伶伎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顛躓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達人。智反出伶伎下。則何說也。豈作者才真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述繁蕪。天質厭且憎。故天崇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耶。皆不可問也。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間有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帙。終歸湮沒耳。然嘗竊以自勗。三都信父。振聲皇甫。柳州羈旅。發耀昌黎。荀附青雲之士。一人亦足不朽。惟年翁手揆天章。胸衡冰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儻錄詩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喈矜枕函之祕。談割漢腋。永叔發廢籟之藏。文移宋習。亦曰一日苦心。千秋遠契。其傳與否。惟在年翁銓定間。猶仲尼之璧履。昭明之黼黻也。

與史築巖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輒橫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風采。昔蕭相請室。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伸眉承明。紀功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問字屢滿。閉聲蹤倒。雖豪華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鼎不再出。韓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秫旱枯。門前寡可羅之雀。盃中無樂銜之聖。雞骨支床。盡吟滌硯。陽節不耀。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喪婚嫁。百無一措。于一二同人。貸斗粟以煮薇。分餘明而照席。未能支廩。况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塗之人。方餽糲及米。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清明先後。當與年兄湖上盤桓。一弔子瞻故迹。山水如故。子瞻之可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

患難不與春夢婆同煙銷霞散乎。日月流駛。壯髮漸凋。不識于古人中置位何處。言之惻惻。勿謂邢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顛。惟罷人分捧心之愛。長眉鎖黛。微露徐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漁。躬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十里。酒鐺詩硯。笙簫魚鳥。繡林繡代。一日機謀。晚照散綺。水氣侵衣。如在香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馬。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真耶。其幻耶。令客誦天問。數闕。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夜寒肌粟。輒曳杖歸。桃葉梅梢。霏露漉漉。撮飲不減金莖。仙掌坐李氏樓。月巡篠宿。空水澄鮮。冷浸心碧。曠然天遊。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清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吸月。相和而歌。抗慨悽愴。蓋無俟爲變微之聲。而霜華鏗蕤落也。吾輩岌冠奇服。綬蘭荃。帶矩衡。不獲簪筆承明之廡。剖珪雲臺之上。僅從漁舫樵銜。綠斲山骨。碧擷水紋。天乎人耶。雖妖豔在側。執袴爲羣。同堂燕笑。欲泣無聲。何則。孽羽之离。虛弦可墮。孤根之桐。弭軫卽悲。其中心之所積然也。是以渡江之日。罔兩黃景。既不能乘耒躬耕。又不能垂簾卜肆。復不能廢居徵貴。馮鈇未彈。阮途先慟。亦何處爲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絲。得紫衫歲綳。便當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油紙。蒼撮古人所長爲覆瓿事。年翁夫巴蜀數

千里攜百指。日再殫。萍寄葛附。瓶罄壘地。安得不憂。吾輩亦何敢望步兵府。日有酒五升。得如黃州畫。又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矣。菊徑饋漿。醉看雲心出岫。草堂送餚。飽吟秋興。湖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今赤白囊交馳。大豈真以採薇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難狀之景。申欲永之志。分刊幼眇。留勺雕蟲。然竊恨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姬隕之珍鬢膏沐昭陽。而爲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恥耶。千載而下。必有知之者矣。臨岐黯黯。意不盡言。

與史鼎如同年

入秦稽。與兩年兄于旌先後渡江。正如酌策牛蹏。而尹關畫扁。稽冷石髓。乃積徑雲封。何遇之多疇耶。日汲鑑湖水。參玉版禪。但措大腹中。含蔬笋氣。微發于詩。便成千古酸餚。何處得黃州燒肉一醫之。前在西湖不敢作詩。每到天然空翠處。輒令摩詰含顰。米顛縛肘。凡碑碣閒物。皆如雁羣蟲葉耳。山水勝于詩。固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被。竟夜不寐。疑是坡細作俑。山靈移文見督。勉就二章刻之。簪竹間。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爲薪。但得入水白春作紙。則真奇遇矣。錄呈鄂削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先人嘗校中祕書。遊作者之林矣。不弔兩世幼孤。其事痛於談述。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餘也。伸蔚之荒圃。鳥雀慵來。子厚之藏書。精靈化去。深懼先業凋零。勉爾鞭心舉業。寂扣山鳴。湛棲水觀。研旨必鏗孔壁之管絃。斲豔必考鏡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午初。草木隕而見本。風水渙而成文。亦幾直接無言之系。而宏設

象之波矣。摧肝抉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然證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耦。六經滅峻。語錄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迫雞刀初試。虎市旋成。鉛管不投于京兆。保障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纂明道統者志也。詮次古人者學也。唐敬牟愁者時也。丁時之窮。而風雨雷電。山川草樹。禽獸。歌。舞。戰。鬪。之。事。皆。以。助。激。昂。之。膽。况。古。人。之。詩。賦。乎。顧。僕。嘗。聞。性。命。之。旨。矣。責。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感。于。靈。臺。其。音。和。以。平。其。節。澹。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鸞。鳳。之。嘯。若。翺。翔。于。咸。池。箭。留。閒。不。知。今。日。爲。何。代。也。乃。驪。情。操。響。錯。落。吾。指。閒。達。人。不。議。其。褊。心。耶。仲。尼。阮。子。陳。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曰。猶。若。畏。四。隣。彼。聖。人。何。憂。之。深。歟。譬。之。水。澄。澹。汪。流。瀟。瀟。困。法。其。性。然。也。雙。峽。束。怒。則。湧。湍。跳。沫。瀟。瀟。聚。瀉。激。爲。悲。鳴。其。地。使。然。則。時。爲。之。也。悔。少。專。精。八。股。心。刺。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覩。二。毛。以。弩。末。之。年。而。圖。碑。劫。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瓊。瑛。未。集。晞。露。忽。傾。速。朽。而。已。矣。造物其孰能回之哉。簡丙丁得詩文若干首。僅列作者門廡。升堂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成勞。祈先生評削之。望渤知歸。仰華作鎮。求寂寞之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繇鏘衛玉。切指日而相期。悵遡風而獨寫。統爲法鑑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固非遺落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匡廬絕頂。耳目濯江而延白。膚髮織樹而歸青。摘星如茄。饑腸欲冷。亦甯知人間有籠辱事哉。時復壘塊未盡。以詩歌澆之。自兵興獄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務苟免。精銳銷輒。不肯言文章。蕭敬範嘗笑文士仰眠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誰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慙解慍。相

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書。必倚庾公。孔圍成文。先呈謝朓。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培塿松柏。佇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教。更賜新刻數種。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樂一同年

弟璠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篔簹矣。昔石氏思歸。縈情觀閣。潘子閒居。畢景沼池。無論雲人物力不繼。卽此有待爲煩。累心未盡。亦惟蓬荻爲居。鼯鼠是伍。苟可垂釣牛溲。亦有濠濮。纔足采薇。蟻蛭。卽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嗒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梁麤莫熱。輒擊筇吟哦。日久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犁然當人心否耶。屆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俟江謝。橫槊以擬殷劉。囊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欲吐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蟾欲墮。已就寢。空床浸水。夢腸舞藻。愴愴在羲圖空白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閒除。中有所得。寫爲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深于言情。生微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人不相及。竊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蒙耶。言之慨然。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
高子遺書

答周來玉

懲遷有無化居。卽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

周順昌

景文 蓼洲 諡忠介 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尙可做耳。

又

弟已逃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着。定當俊偉。頃已托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

又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况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何如。

王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牖日牋

與門人程楚石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糜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與門人卞伏生

釋徒背一包袱。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問如何是羅漢。曰。萬緣未絕。刻苦修行。曰。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即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取袱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五里。許。愈轉愈思。性緣猶存。師覺其轉念。笑曰。包袱還是汝背。吾儒今日講學。虛悟成見。皆做容易者之類也。

又

白璧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爲人所指點。不爲人以包容。蔽覆遮羞。無由潔淨。此猶穿窬小人也。而曰學焉取矣。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釋氏有言曰。身爲牀座。遍三千。夫牀座豈易爲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卽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躓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梁。而怪人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爲物所載。不惟爲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吁。過矣。

邵堯夫曰。吾人爲善。當量力而爲之。此語最深。夫物過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肝膽有數。豈容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爲也。螻蟻爭粟。蛟龍餒于淵。雞鶩爭粒。鳳凰飢于山。鉞兜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

琦

用韞琢巷山東益都籍臨胸人
北海集

寄楊密雲盤石

鳳池令德雅望。濫竽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孑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乎。不敢以遺爲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夙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爲羽翼訓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肩必昌。吾丈爲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問於葛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

珩

葱佩念東山東益都籍蒙陰人

與周櫟園

旃節已西。不知熊軾下。尙有離離三寸麥苗否。晤撫軍藩伯。想已代繪監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希諸公祖大慈大悲。知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爲溝瘠計耳。昔人所云。老年有疾。後愈減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症。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則陽春脚。固卽霹靂手哉。

趙進美 韞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泚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鄒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爲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工且信者。不假于異邦之人。而卒出于我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東帶磬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去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夙習難除。聞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柱函問訊。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蓋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性靈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

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黠者矜獨運。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大概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於棘手罵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人。不容於口。自今視之。六朝唐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道。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蹠華在前。不覺見獵心喜。媿媿至此。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樹懷想。聊申契闊。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蹶。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真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隨大夫之優游。南國簪裾。王右軍之勸詠。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菊笑人。女蘿含詭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土。自慚敝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倘貽知己之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峯。叔夜山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殷。庶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曠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聞玉欸。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窗之話。既賦遄歸。率爾言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二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寒知
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青邈然。風塵梗阻。概可知矣。七月內接手書云。兄欲薦某自代。某爲慚歎累日。故人厚幸。欲令朽枿敗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使醜石垂崖。被辭自蔽矣。某一亭如掌。深帶溪流。春夏漲潦。鑿鑿付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灶下兒度之。以爲鄙拙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平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曾倚和之乎。烽火載道。絮炙皆累。欲走梁山一働無從也。惟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鏤園先生書

不肖枉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道逋兒。驟入異鄉。循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立墮溝壑矣。然此逋兒或有天幸。倏有長老。習其鄉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其故業。呼而慰之。遂於異鄉措置安

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機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肖。蓋由俗儒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措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境。復志焉不逮。然而鄉人述之。先正引之。即道師亦道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即不虞。何遂至此。乃知漚花影內。一切礙聞色相。悉是幻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事胸洞目明。意芽抽變。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教。引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瞻注。伏惟珍重。所委壽言。闍菴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韻致豈能相屬乎。勉強應命。亦自彝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喪亂已來。水火盜賊。四經殘毀。及飯空王。益不存憶。下問付之。大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妄有衡論也。臨楮瞻溯。

答黎槐曾

粵寇蹈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已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孺。踰險偷生。烽烟逼戶。入視菽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日耄父子影於前。孩兒被縵於後。號則父傷。默則衷裂。同一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值此。山廬不充。老母猶市酒一尊。剝雞子一枚。瓜子一盒。呼賜不孝曰。維兒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團圓。宜子宜孫。如斯二事。

也。慈言縈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乃剪楮蕪篆，進遠朋之錫。忘空而泣食。悲夫悲夫。貧此食息何爲乎。先母墓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視。自避寇來。曠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兔縱橫。造物既奪人所生。卽尋常掃墓。猶多方扼阻。古之狎擾豹狼。板涕松壙。卽極酸楚。可不謂天幸乎。灑涕之餘。略展新集。浮香隱秀。藥棘爲舒。吾汀自鄧仲賢後。風雅暗啾七八百年。謝披啓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字。正恐盛名累人。他日欲蓋不得耳。三都自足千載。謬謂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閤薄不振。以弁三都。不亦惡乎。况於不孝。五內崩摧。心毫不續。嗚嗚之響。更無常聲。以此冠玉。譬雍蒿而倡絲絃。絳直而導文錦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俟收召魂魄。當試爲之。未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答雷震東

三年闕袂。萬事崩裂。每接良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絃。雖破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凄苦。楮臺泣涕。若或使之矣。別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充鼻之豚。猶慮不免。兄乃狎虎豢狼。齧丸弄矢。哲愚度越。如霄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悞用其才。遂攫楚毒。自史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執狙。今古所同戒矣。承綏以列傳之文。生平爲敘事之言。蹇澀不暢。同會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潤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詛誓。不爲傳誌。亦適得藏其陋拙耳。然紀敘如兄韻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慵筆。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唾乎。致來某正苦瘡。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濱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媿嘯雲間。俯視吾徒惡業。不啻彼蒙難時耳。輓詩妄踵來韻。猶不敢爲諛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稍悟。不

與鷺猛程能是某之迂愚也。

會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綬堂集

與卓珂月

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暫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同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翱翔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于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摺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于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足下以爲然否。

與申青門師

性不能詭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稍一引繩。則慄然見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既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戟色戟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業已皤然矣。

與林守一

聞足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敘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偃偃然詆退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慎之哉。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於本月初三時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斂衽頓額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潸潸下。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

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氏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文姬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卽不忍沒姬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氏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形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敘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秦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概見。豈其人旣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

與張友有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僕謂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譚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選者。安所得人。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今日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

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閱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矜其身。命題分韻。逡巡嘯喘。趨超蹙躄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閣二字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絆。則搖手相戒。以爲判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剡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今日之詩之所以超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也。足下工於詩。其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與邱小魯書

近况何似。來書謂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著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知增多少風流興會。未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閣。既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鬥。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諄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與余廣之論作令

宣城夙稱善地。夙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佻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

民醇。聞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况。無復可著手處。此語亦不盡然。夫苟以清正爲主。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狗士紳。卽貪戾之上官。亦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奔走如頤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臺。縣官情人排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庖廚。蒸鵝蒸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向。彼此相給。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諧媚伎倆。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非吾儕所以自處乎。弟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乎。

與陳昌箕

詩者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某人爲某詩。遊某山水爲某詩。以某事與某人唱和聚集爲某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

嬰。鄭之僑衛之遠吏。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俯鶩之勢。餽遺以佐筐簞之實。譚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券矣。持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梁微廋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臟污狼藉。皆羊不入廐。粟不入懷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爲瑞。皆陽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瓊項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網泣罪。民自以爲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而於當事之顯人爲甚。聞足下將遊清漳。足下故善詩。而好交遊。其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奪無交。選其人。選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憤毋得已而姑爲。不得已而強爲之也。

陳鍾瑛

石丈福建晉江人
密菴初集

答張麟符

僕思學問上須尋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爲慧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總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爲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淒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

林之材

伯棟福建晉江人

與樸園夫子

公欲爲材娶婦此甚不宜於材也材之婦須自天降與庶可無親戚往來卽天降矣亦必如董孝感之婦月織纈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螺女日日爲材留食而臨去又留殼儲粟粟常滿始足材衣食不然卽梁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材視之亦尙蛇足也

陳奎輝

克韞福建長樂人
金碧集

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讞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不關情雖日置邱壑中有何意味

林

峴

小眉福建莆田人
笑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媚不肖。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狂不自已。遂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即平昔交遊。亦有相知未盡。一旦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少長爲文。亦經幾變。譬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暮習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肖似得乎。僻左之地。既無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踞牀引臂。刺刺不休。燈青火白。紛吾左右。而媚亦自喜有一言之得矣。然而文采不彰。聲名未立。誦考槃涉澗諸詩。則又凄然不能終卷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其戰鬥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媚之伏處自嘆。亦既有年。語曰。後時歌泣。恥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知言哉。蒲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趨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爲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建浦城人
天界禪師全錄

示室中諸子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超拂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取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錫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攢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也風寒暑溼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

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雖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皈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取法一二於此者乎。即知識亦須別具手段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脈。不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某居士（辰庚）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假借分外一毫也。平時不依名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元妙知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踢翻聖凡生死窠臼。顯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家。流氓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損其容貌。斂其儀態。痛恨人叫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即貧賤人平日喜富貴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叫喚馳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

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尙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聞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

與某公

世間法牢籠。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礫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礫食。亦不解脫。竹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壞。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嘗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做出籠計。達磨奇之。即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因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甦。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千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入心。如死貓頭。自無人著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與某公 癸酉

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白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手作樣曰。太初之時。如一鏡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問口便就妙了。予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斬碎來用。却塊塊是精底。或人見其

太好。乃過一道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尙可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鍊一番。使那銅鐵鉛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成本色也。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梅公與李冢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

與某

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爲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間。此誠所爲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興衰氣象。蓋謂其語足並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卽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爲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逼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光。後二句。怨極悲極。到此處。儻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相映帶。然後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既。譜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

與紀伯紫居士（甲子）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真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真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避世界能磨滅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誤。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立身於不可勝之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侵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陳 衍

槃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濬潤詠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饒。既有光饒。又欲其老且拙焉。方可傳。夫老且拙者。非黯然狹齷齪之謂也。第就光饒中磨洗一番。去其剩字嫩句而已。此衍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得一吐衷曲。不少迴避。作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僞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覈實。不但輕史綜博而已。王荊公注爾雅。以八月剝棗爲剝其皮。後過鍾山。見民家以杖撲棗。始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歌。以桴鍾爲簫鍾。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桴擊也。與上句桴瑟

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注伯牛有疾。發許多僞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廠。牖下臥疾。夫子卽自牖與訣。時當遑遽。情勢必至耳。若如朱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豕。尤當讎校。若夫季善精詳。不無遺說。師古警厲。乃有重複。故注書大非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劉孝標注世說。酈道子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做其意可乎。承開誠下問。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息悚息。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
退思堂文集

與友

士君子亭亭矯矯。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握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囊金韞玉。不入彝齊之空。世間污穢之事。猶來身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在。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董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

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又恐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散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缺事也。僕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爲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談墨箋。頗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爲酒家甚瓠。多頃見奪刻。觸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爲台兄一了此債。

與人

君子舉事。無爲人所激。孔明適吳。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詭其對。而仲謀歛策矣。若夫公瑾則不然。蔣幹往說。無從開口。還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生語。見孔明踰廁而走。此豈有聲響之接哉。真氣相逼。姦形自漏。子瞻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爲蔣幹折服在此也。蓋亦膠矣。夫惟言詞難動。然而不爲人激。不爲人激。然後幹事貞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着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文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儼然而接見其鬚眉冠服焉。十行之外。見其寢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刺我隨者。其人魁杰。能移我情者。其人俊遠。能約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動。麤賓之出。纒下之響。我之忽熱忽涼。是其人之天相遇也。余嘗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

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苑文正以天下爲己任。一邑之事。有時尙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苑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謔。令人猛省。

與陳敬輿

代而晚今。士鮮淳訥。浮夸自炫。譏刺爲能。尊己而卑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屠沽市販也。言社。探丸擊毬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牘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之道人。選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尙不識尊親字。其爲處子也。謹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賤惡於諸娣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斂。視天下之事之難。不敢妄說也。仰視屋漏。自譏者多也。行無一寸。喙長三尺。所必恥也。胸未忘利欲。而高舉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塲之粵國也。一畝之宮不治。談經道濟。徵他珍寶。爲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時譽者貴。以墨墨無口匏者真。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爲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卡急。忽然和緩。周處之強暴。忽然沉摯。若舊時氣習。一毫尙在。仍是鷹眼可憎。狐尾未斷也。此有四鍊法。一遇熟境。作厭離想。一遇熟人。作恭敬想。一

遇熟事。作莊重想。一遇熟知解。作劣惡想。

與朱吉人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臟六竅。便於涌流。其一爲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吉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鬼神可泣。六經之作。大抵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爲謙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聽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象通理。柔嘉所以咏清風。蓋文爲風性。巽爲風輪。謙者巽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真素之士。巧者氣僞。可經四鏡。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韋蘇州。不過一真率耳。然困千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廉靜以治氣。射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理。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皇師。座客有聚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闊。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其大一生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予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會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尙有書字者。有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誤。爲記此以戒爾曹。此輕薄之習。願汝曹無相效也。

復葉臞仙同年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礪确之器。襪線之材。每一退林。一迴痛哭。向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官事主。今業已事人之事。而懷想葶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圖史。真天上之樂也。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三

徐

芳

仲光拙巷江西南城人
遺稿

答某宗伯（辛丑）

屢日俗客在寓。斗室喧沓。欲一肅奏記不得。聞復承寵集。文席親切。得以備聞古學矩要。當世大事。歸來倘悅。若捧盂水以觀滄海。握拳石而指華岳。既喜得見天下高深之至。擴其胸眼。復俛而自靡。嫌其細瑣之已極也。僕少負薄志。壯罹多患。摧悴連蹇。迄歸墮棄。雖有讀書懷古之思。而生長僻隅。敦濯兵燹。典籍蕩盡。腹枵氣餒。神智日竭。無當世鉅公名人。相共揚激。開其黯罔。指示途徑。因循拘鄙。日復一日。其懷往切積。獨欲一進於先生者。以先生之學。非近代一切文人之學。而僕之所取鏡當在是也。而先生不加唾棄。曲意引接。嘉言屢錫。稱許過當。此豈以其不足深教例答之乎。抑僕如是之文。乃遂有當於先生哉。小兒之學步也。始而寸移。繼則咫尺。若前若却。一蹶一起。幸而數武之遠。偶能自致。則其長者。且拍手譁笑。撫摩獎情。探囊粟而競擲之矣。非步之善。止此進止周旋之節。小兒未暇及也。幸能是。是亦足矣。其所未至。姑徐之以責其後也。先生今日之

所以進僕亦猶是也。僕雖不敏，安敢不益勉焉。以求無愧於他日也。

答竹關禪兄（庚子）

接手教云：本師浪杖人計至，必往舉禮。弟竊有惑焉。道兄名高天下，而天界道場喧沓，非幽貞祕息之地。雖大賢坦履，萬無他慮。然鴻飛冥冥，是我輩今日事。竊以爲袁閔土室，不應築於塵市，而彼烹芝餌，尤者入地。師何必更過咸陽之都也。古弟子之於師，命曰心喪。時地所隔，爲位而哭足矣。不必赴方外之禮。又當有脫於俗內者。道兄雖曰受具浪師，而浪師高足滿江南，高座拄拂，半經付授。此番計報，張皇趨走，當自有人。奚必道兄之至而後禮可舉也。夫名之所在，忌亦生焉。今天下畸人，十九歸佛。本欲借以逃名，而名之所趨，得佛益噪。又復有淺妄之輩，揚詔之間，疵釁萌伏，將來不少。私心議擬，道兄今日願且爲淵明，勿遽爲遠公也。弟且不願道兄之竟爲淵明，而遽爲遠公，無乃失潯陽本色耶。道兄謂之何。

與林孔碩（乙巳）

弟生平百無一長，獨堪與一技，遂臻神妙。亦如涵齋之畫，其始非以求食，而卒食焉。是天憫其窮，使不遂至於困絕也。涵齋之糊口以手，弟以目，所謂近取身，尙賴有此也。

答劉子淳書（癸卯）

道兄不罪疎闕，教命辱及，惓惓僊僊，非道兄無從聞此語。然就中委曲，亦有難已於一言者。如來示所云，實皆影響不知心之語，其最可笑。則權子母一事，夫所權子母者，非以貧無可治生，而藉什一之息，以自給乎。

此於事誠俗。然生之不可不治。盡人然矣。石可點乎。字可煮乎。吸蜂可成飯。嘔絲可供織乎。而子敬之困可常指。仁祖之食可常乞。吉則奉母之粟。可盡索之范仲淹。凶則欲舉之喪。可盡仰給於故人麥舟之恤乎。若然。則必化腐成羽使無寒。化腸成筋使無餒。化妻孥僮婢之屬。爲陳仲之狙。黔婁先生之介烈。却衣食以死無怨。而親戚友朋賓客之至者。以塵飭塗羹飽之。吉凶婚喪。盡出圃中之種。堊上之種。金應之而後可。又不然。則去爾妻子。絕爾朋友。廢爾歲時享祀。男女婚嫁。孑立孤往。以吹道上之箴。趁木蘭院之齋鐘。或庶幾耳。而不然者。稱貸既不可常。干澤又非吾事。幸有杖頭之贏。額中之息。與萊菔之出。之原非強人。收之亦非踰分。不猶愈於仰面之勞。叩門之屈乎。弟今所苦。正以四壁僅存。爲子母之可權耳。非權子母之傷潔清。而遂戾於道也。周禮一書。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所列財賦之掌。十居四五。六學明德修身。而生爲食用。於平天下之道。三致意焉。夫聖賢之學。切近人情。而有濟於用如此。彼以財用瑣俗不宜言。而束手坐困者。此迂儒之論。所謂遠於事情者也。然弟實無是也。自昨歲青氈方盡之後。復有先兄小女舍侄文侯輩之變。骨肉慘急。誰無坐視。前後襄助。動費不貲。生平未遇真仙。無擲米成金之狡獪。無張燕公冥中之數十爐。爲之鼓鑄錢幣。何處得阿堵間物。盈溢筐篋。而子之母之。實息苛急之說。胡爲乎來哉。甚矣小人之妄誕不根。好爲謗誹如此也。權子母治生之常。貧士爲之不足笑。獨怪無其實。而竟濫其名也。

答黃石菴侍御(甲辰)

來教諷繹數過。酸風淒雨。颯然而集。不但披示所及。卽諸未及。亦能以意會之。嗟乎。吾輩于今。固天地間

一種苦物。如蔬蠶果匏草茶木麩之類。賦質已定。不可如何者也。然以數百年滄桑。僅有之遇。鋒鏑豺虎。風霜剝蝕之久。凋殘螿噬。不可數紀。而吾兩人一息尙存。吾兩人家。亦尙未至靈樞慘厄。卽此邀天之庇多矣。其他艱難窮窘。橫逆挫頓。種種之遭。皆分所當然。無足深詫者也。道傍之李。其得免於寸寸拆摘者。本以膚骨酸澀。不堪啖嚼之故。若必與上闌朱櫻。驛騎丹荔。爭榮競爽。不但乖其故性。而珍玩之下。齒牙隨之。其禍乃滋甚矣。且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弟所以易悲爲愉。而轉以爲石菴樹也。

答蕭明彝（戊戌）

明彝今日拂且亂矣。然彼蒼深心。吾儕夙植。皆於此徵。明彝亦姑取爲勸忍之資可乎。夫勸忍之資。何不可怡然受也。宗不云乎。瓠苦連根。瓜甜徹蒂。吾儕今日既不幸而爲瓠矣。以苦胎苦。其數固然。雖欲易以甜瓜之甜。其可得乎。則謂今日種種之不齊。皆明彝茹荼之根。滋而蔓之可也。以彼易此。尙當不屑。况甘如瓠。安見瓠之不爲瓜也。東郊佳勝。神往已非一日。但寵召先期。反落色相。倘山中猿鶴。不以俗駕相擯。松下露葵。當隨便爲明彝飽之耳。

寄王斌爲孝廉

往菴堯夫。菱舟贈友一事。千古稱之以爲不可幾及。然彼自具故人之喪耳。使非曼卿。亦未必然。今弟輩以傾蓋之身。而得比於曼卿之列。使生免吹篴之困。歿無委壑之憂。此等高誼。視古人不更有進乎。陶元亮乞隣得食。便以冥報相期。弟於今日當何所云。

寄張武仲年兄 戊申

讀手教爲嘔噁笑不得止。崑崙曆期之國有大鳥焉。飛則遮日。能吞食羣蛇。海上有虎鷹焉。其身若牛。能飛捕虎豹。彼其道遇鷺鷥。雖聚數十百輩。尙不足以充其一咽。青碎碎焉。嚼其脚間之筋骨乎。鷺鷥幸甚。而割之者尤廉甚也。然今天下肥皮厚肉之人不少。而吾輩一二兄弟。受骨偏瘠。武仲之窮。既不能保微肉於鷺鷥脚上。而弟之拙。復欲削餘金於子午針頭。可笑亦可悼矣。此間旅處六月。山水間無一錢之入。曾有自嘲詩云。生計世已無。誰能爲死計。青鳥飛入雪。看來是白的。舉向武仲。亦應啞然笑也。

與某上人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計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號爲大和尚者。紛紛語錄。自記自刻。若惟恐人不販賣者異哉。

寄沈仲連年丈

遙悉近履安坦。吾輩今日。卽此是福。若環堵蕭索。是本色。亦卽分內。緣難死之心。易露之骨。直是生成窮本領。如苦瓠根。終不能結甜瓜蒂。弟別十八年。種種艱虞困辱。凄冷險阻之遇。分之十數人。尙堪銷魂喪魄。若使齊作總裁。范丹梁鴻諸公。爲分校舉。放天下窮人榜弟之名次。不落三數下也。

寄張蕙燦副憲(丙午)

方寸灰冷。遂有土室袁閔之志。而塵債煎逼。擔亦未得遽釋。支應疲苦。湯火等困。計無復之。惟子午一針。

可以資生逃俗。兼義在食力。人已兩無愧也。已擬新秋發棹。脫籠健翮。大有雲霄萬里之興。南北東西。無向不可。往時名人方伎。寄跡不必精專。如子陵之釣。豈在豐魚。伯休之藥。未必瘳病。其于致趣。甌水點綴而已。若弟于此道。好之既出于性。詣之又徹其微。不類高人之寄跡游戲。受其直而怠其事者。有士如此。以充今日之堪輿先生。蓋亦可也。弟與足下不得言者六歲矣。而舍堪輿外。又無可言之事。滿紙蔓絮。輒復如此。足下應爲一笑也。

與周櫟園同年

兩日小有人事住來。賜到字觸。燈下細讀。盡數十紙。如雨之汗。如雷之蚊。皆爲忘却。昔人讀書篋一義。如獲一珍珠船。櫟園錫我何多也。天下大文章。無着奇處。從來異書。多是零碎本子。大禹山經。周公爾雅。荒唐瑣屑。古聖畢收之矣。不可謂識小非道。多學而識非學也。弟嘗擬輯一書。名曰字廣。自說文正韻而外。凡奇詭諧合。與于聲音點畫之數者。無不收采。零標碎擷。大略皆楊文公衲被之屬。而義類稍廣。手不給目。得櫟園是書。便覺可廢。即不然。直作一騰錄生。已坐得六七矣。其快且何如。小序佛頭之糞。驢尾之蠅。一懼一喜。兩念方戰。未知其孰勝也。向屬文選序擬上。枯腸濁腕。豈堪叢笑。不敢如李夫人覆面到底者。知櫟園一見即棄之也。

與櫟園論字學

生平資性淺陋。不能讀艱深奇奧之書。而尤荒于字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輒涔涔痛不可忍。因遂置之。以爲字取成文。達義理。適于時用而已。不必點畫微細。盡合于古。楊修得尙書古文。書訊刺字。並皆

用之。當時稱爲怪人。夫尙書古文。已不能通於漢魏之世。况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與今文銖較議。若者合。若者繆。則周家玉文八十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識其十。其不識者亦已多矣。而顯節陵之科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秦晉周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已如此。又安見文之今者爲今。所謂古者果遠古乎。世儒屑屑以上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實其必合者。亦見其不達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詁。而在旁通。正詁前人已詳。無庸以碎益碎。旁通屬類引伸。其蘊甚宏。其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於其宏且大者求之。年來字廣一輯。意頗在此。櫟園已先得之。照乘之珍出矣。草際飛螢。亦奚以爲。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典要。往往于正詁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秩之類。約其大旨。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間。推此卽水皮爲波。三牛爲犛。其說亦似未可盡詆。謝石生宣和靖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于時。其學未必不出於此。惜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讀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已者。正以當日崇重太過。而蘇黃諸君之筆舌。夙爲天下學士之所傾嚮。一經拈剔。嘻笑之傳。甚于怒罵。介甫之徒。雖百十海口。固不能與之爭。其廢焉宜也。若論介甫之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爾紕繆。其所以爲說。亦固出于六書之中。至于支離穿鑿。卽許氏說文。亦不在介甫下者。而世奉爲金科玉律。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此語從不敢聞。以櫟園胸具千古。因以其所疑質焉。又不知是書于世尙有傳乎。其旁見雜出。櫟園博涉之餘。亦別有所得焉否也。旅舍喧沓。心緒復當潰亂。小序語不成次。聊以恭命發笑。

而已。

與櫟園

文選序欲待數日閒靜之力。淘汰胸次。使脫粟之臠。差堪比於麥飯豆粥之列。而時日無多。復不能得。潦草供應。竟成半米半沙之炊而已。不知年翁竟吐之乎。抑將轉付庖人。去其沙以進乎。載觀古人爲文。一篇止論一事。不復以多端雜之。故其言各有原委。而閒閣變化。一論自成一局。近世爲文。不察其指之所在。惟欲其多。論文則必兼其政。論政則又頌其學。過情之譽。浮蔓之言。錯然並進而惟恐或漏。譬之村僧召客。攪果集盒。千家一色。不待其出而逆知之。故文品日卑。而不免爲識者所噓。反不如夾雜之沙。雖棘齒而尙不至於臭腐也。年翁生平在人耳目。即文章一事。揚扇有不盡者。煩引肆及。挂一漏萬。反恐真至之言。等于例套。故盡刪之。年翁深于古。當不病其略也。何如。

寄答壽昌卓公

大詩日臻高潔。楚歌十首。尤蕭然遐寄。但愚以爲首尾二首。似在可闕。以其首尾太分明也。且足之即十。止于十而闕之。即一首中各具千百首。則奚必十而十之乎。古人之詩。有如是起。如是止。而人卒不能尋其所從首尾者。此真能起止者也。謬意如此。幸勿狂而笑之。

答西昌秦令公（甲午）

古名臣之以循吏顯者。莫盛兩漢。史冊所記。若干曼倩。朱仲卿。何君公。卓子康。此數公者。皆以守宰致位。

公卿。然當其時。聲稱之所以烜赫於人。流及後世者。不以公卿之故而以守宰。則是守宰之所獲不遜公卿也。而黃次公爲丞相。或以爲功名反損于治郡。夫郡守之不敢與丞相齒也。亦明矣。究極其重。在此不在彼。今門下處東海桐鄉之地。而力行憂情。仲卿救公之事。則是數公之名與實。門下悉取之也。斯其所得。較世之寵利碌碌者。果孰多乎。而他時雖位致卿相。一如救公人之稱之。未有不首于今日之西昌者也。夫道在我者也。利害禍福。在天者也。古來端人正士。孤行一意。危言勁節。冒人主之忌。犯當塗之怒。卒能以功名老。無纖介之累者。時時有之。而彼嚵呼諧世者。乃或失焉。天下事豈盡知計所能及哉。漢武之世。誅責數及寵倖。而汲長孺之抗愨。乃更見重。以社稷臣稱。繇是言之。利害禍福。信在天而非人可必也。

陳宏緒

士業江西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鴻鳩集遺稿

與魯堯臣

堯臣足下。僕與堯臣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天下。求其慷慨俠烈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獨其人難逢已也。文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檀弓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况於一時哉。僕然後知曩之期待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尙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慚。同輩不以黜落劉蕡爲恥。而知堯臣之深如僕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山巨源之薦

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龍洲之間。天之生堯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予奪者。可以慄然而悔矣。

與張天生

宋文鑑尙批閱未竟。不欲草草成之。誠以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莫迂齋。近時之唐荊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其批閱亦卽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以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爲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錄金陵至閩門。附此轉寄。不盡縷懷。嗣當再悉。

復濟仲

濟仲尊兄足下。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真不多見也。睽離以來。弟夙疴大作。邪火宿於三焦。從臚會騰躍而上。貫於顛顛。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甕缶。如沸湯之陸潑。醫者投以黃芪甘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諸劑進之。亦徒奪人梁穀。罔有少効。今且五十餘日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厭原山中。庶幾靜之歲月。冀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弟聞之饒涎委地。卽擬扁舟東來。飽噉大嚼。以果生平茹齋食茶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朵頤。雖然。弟且有海錯於此。嘗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鱗之鼓鬣爲山。飛沫成雨。其悍勁也。則螭蚌之鉗蛟鬪虎。纒帆之乘風衝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鯉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膏。

蠟房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蛤之美舌。白餌之雪形。弟朝而饗。夕而飧。未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進珍異於樽俎之間。祇以悅弟之口也。且夫巖市蒼峯。龍宮貝闕。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佳文以當臥遊焉足矣。

答梅惠連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竊折也。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造。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卽不昇于天。而巖樓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魄月華。元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卽丹也。烹之鍊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乎日魄月華元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探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衍耶。設使其人別有假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閭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雞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真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雞犬亦仙。其雞犬卽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雞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亦嘗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效仁兄之

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雞犬乎。抑又僞探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探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倣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倫銷滅。輿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雞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映古今。此仁兄真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闔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

與友

古之善爲文者。內有已足乎。已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蕪不振之憂。氣有寬餘。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徒。法主于寬餘。一篇之中。往復詳瞻。而人不以爲冗。左邱明公羊穀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而人不以爲滯。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淳澆。蘊崇。汨汨然探之。而磨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於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有叔敖衣冠之謂。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譏。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己。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比櫛次。襍割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寬餘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爲此者。乃不古之咎。而非過於學古之咎也。而世

之小儒曲學。反指爲足下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過歟。今足下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足下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概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蘭陵。緣宰我而併憎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俗回風。是在足下大力挽之而已。

與劉懷峰先生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而塵俗缺宰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挹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溯洄遡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缺宰者。其爲樂也。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目之爲仙。宜也。然是數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爲快。故能自適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是故憂感憤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怵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峯巒若爲之增其崢嶸。俯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澗烟雲。有愴悅之色。麋鹿靈蕭索之羣。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先生殆其人乎。

與友

僕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聞涉焉而未嘗好。彝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瓊文祕冊。笥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稍備之矣。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買。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於祝融。數十年來。訪求於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吾有。况其他乎。僕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願就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類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故其所聚斂。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卽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昇之豪家大族乎。卽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畀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於烏有也。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宏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僕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戒。真惑之甚者也。然僕之所藏者。僅以自娛耳。他非所知也。

蕭士瑋

伯玉三裁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復錢閣下

完刻藏本。不肖雖有其心。每念出世。希有功德。必副托於傑。願再來之人。浮屠合矣。不能不望之於兩足。

尊矣。先經而後律論，較正必屬名宿。一一謹遵台命，容臺一閱，悉皆道力莊嚴，半山平遠，非所敢望。夫生天宮者，以得聞鼓音，卽爲福緣。况身兜率內院，而敢以狹劣自棄乎。某有惟力是視，以不負尊委耳。

與楊寨雲

兄高臥於無伴塢，弟浮沉於南容臺，軌跡有行藏之異，通識無隱顯之殊。遠志小草，各局所安，均未得之濠上也。經云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擗，苟能按指發光，則無處非游刃之地矣。我自調心，亦止可與兄道也。

與田中丞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時也。問其所之，將入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况此子久擅燕臺之譽乎。每念郭令公冠萊公，乃足辦賊，其手段原自不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

與錢某

梅公往北，某雖留滯於南，南中風景，大異往昔，情懷益蕭索，妄意買一妾，少資陶寫，然倉卒難于得人，不免苟且塞責，空有其累，舊復得佳味耶。乃知苟之一法，除居室外，都用不着耳。聞翁近得佳人，故是才子，蓋緣宿世精進，乃能獲此秀媚，以是益自咎前生脩行之不得力也。兩奉手教，殷殷驚摯，庚桑思見老子，日夜無間，但盛暑遠涉，重趼難進，不能無待於潛秋耳。近事難道，不足道，不如不道也。

又

咄咄怪事。瑋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譏迫隘。蛇蝎一器。聚發狂鬧。正人君子。必不見整。子瞻諸公。累見於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諦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全之者。所云如國手棋。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然國手亦已若矣。顧翁當此際。亦惟有宏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而不平耳。瑋一官無所事事。而能使此身不得自由。喚圖扁舟。一往見翁而不得。季弟家來候。欲與言者可與之言也。

與蔣盤初

區區雞肋。騷卑務簡。頗與才稱。昔人云。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此則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在人不堪其憂。弟差不改其樂耳。想仁祖欲知弟近况。寄此以發一笑。

與詹月如

弟非盛寒不出。實病甚不能出也。紙窗夜雪。因念號寒之衆。不減啼飢。而此中冷鋪慘於寒獄。昔人云。此時卽佛出世也。救不得。惟公等可以救得也。其嚴出一示。力禁五城。自此起。至二月初旬止。不許各鋪錮一平民。卽於所空福堂。隨就地而暫移斃。猶無告。宛轉就死於冰窟。害審者以實之。則此出彼入。俱可少緩須臾之死。此不過費諸老數點墨。遂立起枯齒而肉之矣。偶得一善。卽思入告。皆體好生無己之心也。

與錢仲馭

弟事事認真。骨體不媚。真勢力。假聲氣。全不爲動。一肚不合時宜。必不爲世所容。獨兄愛此古董。摩挲之。

不置。所謂一人知己，死不恨矣。

與友人

知杜門窮經，不敢相授，絕利一源，用師百倍，弟且從壁上賀戰勝於鉅鹿也。
復卓去病

相別凡幾，易裘葛矣，心衰貌改，已非故吾，老冉冉其將至，懼修名之不立，如翁五經紛綸，幾奪大春之席，叔孫穆子所稱不朽，翁已身有之矣，然至精之器，非羣粗所接，弟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諸書決不可不令弟盡讀之也，南銓如退院僧，日屢折脚，鑿羅糲米飯耳，酒資三金奉致，此懶而殘之所餘也，知己可無以官物見餉爲憂耳。

結隣集卷之三終

尺
牘
新
鈔
三
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四

張

萱

孟奇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答錢簡栖山人

聞者曾答客嘗及前後餽貽諸君子求多之說。兒輩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也。今得足下來教。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顱可知。光景有限。何所希冀。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逶迤之虛名哉。况諸君子所爲宿昔故者。特知有關吏耳。非知有張孟奇也。關吏一罷。張孟奇卽日事請謁諸君子。有不掉臂而踰垣者乎。夫張孟奇自爲張孟奇。諸君子自爲諸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奇。孟奇亦何負於諸君子哉。嗟嗟。東髮遊海內。三十年於茲。閱歷多矣。世態物情。不勘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孔北海之開尊。何益乃公事。

答親友議婚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卽決。亦不待媒妁之往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兒輩八字。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與時

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如何。一笑一笑。

答陸仰泉太守

恭捧佳刻。心目頓開。寢食俱廢。始而喜。既而悔。終而且悲。蓋盲者獲視。瘖者復起。安得不喜。束髮而遊。徽逐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六十年。安得不悔。而今已矣。人壽幾何。又安得不悲。第李延平既老。而後爲朱考亭高足弟子。嘗雖不敏。亦嘗奉教於大君子矣。不知尙可以白頭從門牆。作一問字人乎。復念先賢有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夫真則俱真。假則俱假。嘗未見假道學之可爲士夫也。臺下亦見真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讀臺下東齋元圃少宰書。脩則齊脩。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術飾吏事。淺乎睹矣。不覺四體投地。夫經術真則吏事真。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不聞道。正坐飾之一字耳。卓哉先生之見。豈小儒所能識乎。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關。今又能訪我於西園。三十年緋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第園公鑿坏久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筋骨爲禮。一切賓朋。皆已謝絕。蓬蒿滿徑。卽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爲上人破戒耳。上人僧臘幾何。乃復作行脚。日下遊道甚難。昔人視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園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兒。其噉名如噉蔗。上人錫鉢不至寂寞。第嘉桑樹下。不宜三日宿。偶得賣菜錢。

聊佐剡溪雪棹。固不必見戴安道也。

答鍾贊宇觀察

承翰教。僧方明募緣事。門下之護持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弟猶憶計偕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渠云已修某處某處。此卽節詞。第題籙者雖十。踐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此給人。人亦以此給僧。彼此交給。佛菩薩且置之不問。我輩又何必復問耶。

與陳元朋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侍養。入長安。會具數行。馳不朧爲木天人。陳元朋取酒。不意故絨空返也。七月既望。督學陳公始以翰脫至。繫我元朋。乃屈首銅墨乎。木天人何人也。荆溪爲三吳山水最佳處。何必遂廢嘯歌。夫腹卽負腰。腰卽負舌。第元朋不負元朋足矣。又何必擁一條冰。餌清涼散也。弟旣廢棄。然蠹魚之癖。老且益篤。研且凹。筆且冢。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瞻視。慧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憚。誠如來教。第人自懼之。弟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荊溪潑壑。一衣帶水。元朋亦試詢之於輿人乎。生平嗜書。書則滿載矣。古人謂居官卽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風流罪過。其然。豈其然乎。

答鄧虛舟觀察

台駕何日錦旋。數日前偶從寶安市糴者。得足下駟馬橋狀。形蓋金魚。雍容甚都。然猶未悉建牙何地。趨裝何日。第云方有事於土木。羅浮秋色。得無邀綵筆。而枳丹轂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病爭勝。抱甕腰。

鏞。卽動四體。本來慧業。尙未唐捐。極欲勉布一言。以抒懷賢狗知之臆。第貴人書行。呼諾滿前。歌鐘滿後。田謳牧唱。不宜旅陳。身倘餘霞散綺。不以幽谷枯巖而賈及之。則精光未鑠。五步之內。尙能令前茅目逃也。衡岳佳誌。想已盛行。饑眼欲枯。非一日矣。小詞一幅。組箋二柄。街頭蓮花落也。近况如此。差亦不惡。故令兒姪輩書上。

復劉冲倩（時以問世狂言見示）

僕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何以故。未見火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能狂。藉令舉世而皆狂也。黨於何有。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心賊難。僕亦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故。面也。心也。口也。足也。皆自己一身也。今人面一黨。心又一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矣。一膜之內。轉瞬變之。而欲人之不黨乎。而欲人之不爭乎。故僕又嘗謂君子不黨。今人亦不黨。君子不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真君子。亦無真小人。何以故。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足復如面。彼此角立。向背臚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日烏合。明日獸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名之曰黨。寃矣。名之曰爭。又寃矣。名之曰真。小人。則寃之寃矣。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須一劑大承氣湯。乃爲因病發藥。若足下之平和散。僕恐其因藥而發病也。

示兒輩

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拓之史記。易馴鶴一雙。百餘金名器之鼎。博歌樓一笑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趨材也。彼豈不知清福者。

亦自不能享耳。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中丞之赴市曹。大將軍之竄萬里。非上河圖哥密。祇爲之祟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不愧然。嗟嗟。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畢一生之心力。羅四出之奇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奪。祇爲厚亡誨盜之資而已。蘇子瞻有云。書畫奇玩。年來昧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周公謹嘗爲雲烟過眼錄。後人謂其能空諸愛戀。貪吝之想。第今摺紳逢掖之家。有畢一生而過眼無半點之雲烟者。抑亦神物之所忌乎。余藏書畫處。以雲烟過眼名。凡我子孫。能令雲烟常在阿堵間。不至如蘇子瞻身世之感。以前人所寶愛者爲糞土。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也。

與區叔永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甚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疏。遣秦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輩。以戒天下之爲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曉事宰相。真四公益友也。居常嘆恨李杜二公。皆我輩面孔中人。止多拾遺供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個詩人。而身後始幸只奪。嗟亦晚矣。夫詩天地所祕惜。鬼神所護持。今人所謂耗盡一生精力。終身不可必得者。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爲貴。萬鍾不足爲富。壯哉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今它人不得少有覬覦。碎睨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尙欲以拾遺供奉。橫附二公。贅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粗好紙筆。往往欲起而爲詩。余每獨立。輒呵責之。汝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乎。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便生活。微三旌。取萬鍾。溫飽身前。乃橫取今人終身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爲。叔永其自愛。今曉事宰相故不乏也。

曹履吉

元甫根遂江南當塗人
博望山人稿

與張北海吏部

台臺正席清通。餘管海內。而陳人竟不謀。便足稱賀。是古來高誼。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冠。亦作薰轅世態矣。豈通論哉。奈時事不同。卽入山已深。尙須握粟出。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爲寒心。且聞近來諸公。入行中俱作咄謎。卽所狀寒暄。俱費迴環射覆。封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藏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宜。察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不肖弟旣已北山習隱。豈復子墨強走京華。坐是空有夢馳。絕無腕裁左右。兼以曠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之聖君。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竭。正不令不肖弟知。而在弟請悉以臆。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爲。而爲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尙留在有心人一輩間。二儀之所以不毀。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爭攀拳於毛穎君也。

寄吳玉符

足下之爲詩。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必欲微信於不佞之言。再勤鼎使。灑灑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覓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敵快。卽擬揮數字。屬三日中。客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不佞賦性鈍而且僻。凡有妄作。卽小致孤懷。亦聽其自至。不爾。卽呼之不應。乃冗劇中彼尙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行付之。或知不佞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手以待尊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剗來。攜歸足下。當取道徹里。不佞無

所逃於面迫也。

與阮堅之先生

詞家相標賞語。求其人真實不愧。古來所少。亦絕難工。第作者以其所賞。寫其胸中一段虛懸佳處。每手杜集投贈諸什中。讀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固非少陵不能耳。辱先生惠高篇。搔首天門。長空大地等句。若此下着一遜讓。便有三分不識羞。要見此道沉着抑揚之變。已盡逢人點定。自不求異。不苟同。妙句橫溢。卽離非泥。令當者不暇計其所安。而祇驚造境之所至。卽先生後先諸名人。嶽嶽騷壇上首。無所虛左。乃移其最下解於孤浦中人。苟識境之所會。出虛懸以驚人。吉縱徐得其所不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遜讓可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參引珠玉。早知走筆而莊用之。再將足下風調。口多微詞。蒼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既自叫絕。又於引中。想足下之披襟而絕倒。卽拙簡不能摹詩之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戲點之。漆園之妙。固在寓言什九也。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飛筆爲形容贊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爲文人但取開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滿幅。新文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從狀。乃悟古人率突處。固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蕭條。異代無能

品目之也。弟與足下居比隣。有耳早於目。卽微宜生言。已久往矣。兼宜生言。卽微旭書若文。已意中統一旭矣。兼書若文復自貌。不肖弟平生好奇。占屋望氣。乍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下一語自喻於君前乎。

與徽君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厥係匪細。近代少真山人。遂多假詩人。假詩人掇拾餘人口汗。遊諸君門。人既在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品。固無足論。今卽高之頌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山。屏跡女陽村墟數十里外。邦君欲有問。輒遙過其廬。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詩家自了詩。人中自了人。如禪家自了漢耳。不佞願吉所奉京老者不在是。

與阮太冲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趣之所去就。見不同者鮮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爲流俗見者。見之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爲鄉人也。以足下之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能好之者。此宜不可信。卽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拓多度。而又觸機警絕。烈眉指掌。此的的的的。是齟齬之用。而謂世盡妬之者。亦不信。乃文章之事。今後世自分明無疑。而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卽不宜妄薄一世。人謂其尙不解妬。要其獨立者可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而角觥中人。乃操衡續而程其後。嗟夫。浮雲之事。不必遠指烟滅。卽里左右。一時濟濟輿論。寂寞身後。恐未有計。而頭上。此老破世趣外一格。置乃公於今。後世分明無疑之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所以妄薄一世。人尙不解妬者。謂其只以今人量今人。不設以身作後人。追今人。誠

作後人追今人。肯當面錯過。古人後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遙賞與後人。與此履吉所以得當足下。有親見楊子雲之感。重言嗟歎。不足爲喻。又不止於自針砭流俗鄉人而已也。

與冒伯塵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霧挾一形家。畫姑孰北界諸山。達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陶鬻小徑。時雨歇。水溜長松根下。都成澗道。行人草屨。與驢跡躡澗中水石子。其聲踪跡有韻。追想自來遊里中諸山。此境未有。投至疾行南條界。西山之日已沒半規。幸日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計一日夜。凡百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見贈佳篇適至。冒先生行天下。闕名人多矣。乃于姑孰偏好弟而又好其最偏者。讀至雕龍繡虎。置勿敢道。尤憐雅性絕偏頗句。履吉不覺失笑。不審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磨老於此處作相法。不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磨老詩行後世。今以雕龍繡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詠偏得傳。而所詠之人。亦藉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矣。誦竟諸篇。服既起敬。慚亦故倦。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知與昨行松根澗道中。仲季所得孰爲多也。

陳子莊

集生秋濤廣東南海人
秋痕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尙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殉法之病與。文體一解不如一解。囊之爲怪僻汎濫者。今

改而尙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對管氏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索侏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卽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氣之告哉。歲云暮矣。念清齋煮字。風景可知。謹割俸一金。遠致此意。舍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方代父兄。舍嘉可誰望焉。

與黃逢永

乍來聞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擺却殊草草。煩惱鍊菩提。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藥也。吾嘗幸漢賈誼唐劉蕡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策。未必能以傳。故二子者。以不遇遇也。若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思二子乎。鄉閭之事。醫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手而傍觀耳。

柬張涵月

識得此意。則雞豬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卽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教否。

釋函呈

天然和尙廣東番禺人本姓曾癸酉孝廉
丹霞錄 栖賢逸錄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爲真實。非可待其既滅。而謂求之。

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大堂地獄於智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曰。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即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他日瞞黑面居士不得耳。

屈大均

華夫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柴丈

幕府多暇。出尋武靈武安戰陳之遺跡。恨平生學古兵法不得當。此黃沙白草。一展所長。徒飲酒賦詩。以送歲月。致千秋之下。以詞人自我。豈不傷哉。不如足下閉門灌漑。爲於陵仲子之所爲。猶得全高士之節。昔人遭時不偶。則退而爲高士。聞足下新家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迴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僕勞勞邊塞。馳騁無益。已矣。行將歸與足下爲老圃矣。

林向哲

十叟福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兆）論詩書

前接足下書。喜慰累日。深幸風雅一道。藉有同心。因爲足下陳古今作詩大意。古今論詩者無慮數十家。然未聞有得於作詩之大意也。作詩之道。莫備於孔孟。何待外求哉。夫子言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以意逆志，尙論其世之語。學詩之道盡矣。詩本三千，刪之至三百，則選詩實自夫子始也。詩之出於宗廟朝覲饗燕，固無論矣。然其間里巷小民女子所作，得夫子存之，遂可與典謨訓誥，交象儀曲，並垂爲經。今學士先生所搜苦索而成者，反使世間爲可有可無之物，則何也。蓋學士先生所求者，不過於體製格調音響，而不得聖人所以作經之意云爾。得其意者，卽如春秋卿士相見賦詩，斷章取義，足以聯好達情。今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餽遺篋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味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二事千載聞之，猶爲感動。今人遇此作述懷述感，未必能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苛求之於體製風調音響故也。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歷之律，濫觴旣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爲比同，使人厭棄，反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爲可喜也。公安竟陵相繼起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爲雄長，蓋前代事之不可爲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爲也，亦肇於門戶矣。至於近日譏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讀千篇，吃吃猶未已。雖然，使先生以嗜學劬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僕尋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輒厭薄之。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

泛舟有屬吏謁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人。願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愧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媿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之。而况於道誼高峻如陳公甫。陳剩夫。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林不用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諸老沒後。都無人主管。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會當有任其責者。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者也。其何以辭爲。

趙世顯

仁伯福建閩縣人
芝園文稿

致友人宜興酒注子

昨擬以義興酒注相遺也。注忽見夢曰。吾事公久而且昵。茲去公而他也。公能無時時念我。且時時來盼我乎。第來吾必爲公傾倒矣。予應之曰。新主人坐客常滿。子往矣。予將面子時時也。願子日與青州從事。遲我於河朔之間。予終不吐棄子。注唯唯。今特命長鬚進之左右。惟左右所指揮之傾注之。幸甚。

鄭

磊 三石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酒徒得酒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生。何求不得。但恐淵明重觴忘天。吾兄重觴忘故人。

耳陳生醉後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儻寄天台竹杖至吾便來觀赤城霞

釋元賢

承覺禪師福建建陽人宋大儒蔡西山後
鼓山竊言 鼓山晚錄

與人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妄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艱苦甘自承當哀哉

又

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環射鱷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鬼入室禍起蕭牆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喫你飯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魔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又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曰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鳥三寫而成馬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雖存而道偽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

此可謂眞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雖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答新城江孝廉

疑之念，固爲覺體之障。有志者，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故求悟者必貴疑，夫人之心，機不凝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疑則凝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遠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榻上，豈爲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天上矣。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暗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矣。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作藥哉。

計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快快，不久辭去者，觀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僧無異。僕恥與爲並，且以某公衡鑒，非眞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身，與伏滔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爲至辱。韓淮陰能俛出屠中少年榜下，而鬱鬱恥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爲列侯，共朝謁，則

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年乎。高下在心。自有默默不能平者。固未可爲不知已者道也。悲夫。然士既以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亦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爲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又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驩。信然。乃足下嘖嘖魏其侯。灌仲孺相從於死一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耶。僕退而思之。足下言過矣。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即族滅。不足以報魏其。而足下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既皆失勢家居。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驩如父子足矣。灌既賢于引去之諸客矣。灌仲孺自許男子。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婦。市牛酒酒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亦何足輕重。何苦再過丞相。必責其一過。飲酒極驩。以重魏其。夫田寶之欲交驩始也。由是觀之。灌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以是爲意氣。我恐足下未審於窮愁之交。卽未知君子之交矣。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翕望丞相熱。則可謂能淡矣。兩人雖極驩。無害也。

與門人吳詡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驩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沒。莊子乃寢談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於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謂莊子結之。於第五篇亦然。其餘或敘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敘同遊于濠梁之上。或敘已妻死。而惠子弔之。實其不哭。或敘惠子死而已過其墓。凡已所與問答論辨之人。惠子外無幾人焉。乃其卒

篇則盛誅惠子之書。道舛駁而言不中。凡曲敘惠子怪詭之說。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嘆惠子。以終十三篇之意。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毀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莊子惠子者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於天下。不傳於後世。此庸人之所爲。非所語于長者也。足下明於此義。則可以讚爾師之鈍翁類藁與說鈴矣。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先生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亦平平耳。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一二百里之內。憐而容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致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勵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驢。結柴罔。捆蒲葦。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充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卽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弟子。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况于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氏之報。

晏子可哀也已。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己。然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

與某友書

世之稱知己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植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足輕重，任其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地之間，一不介於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才士之人，卽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我者，皆我知己也。可感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以歎知己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己之欲殺，爲可愧也。

與王築夫書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予瞻自述其爲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於方聘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泐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於意語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疊，使人眙眙，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若有所制之者，更何樂耶？今之自命爲知文者，泥古法而不化，每藉子瞻語爲口實，予故爲足下辨之。

與李岷瞻書

唐荊州養病家居柯夔峯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箸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唐之凶問。曾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我死者矣。果然。語載遵巖集中。我任炳偶舉問予曰。炳聞荊州以詞臣被鋼廢。讀書宜與山中。十年不出。遵巖二十五作吏部郎。被黜。三十一再起參政。罷去。終身不復振。度兩先生當日。于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何天下尙共誣其死。若不欲使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予應之曰。汝不見汝里中之富家翁乎。彼自豐於財。儉於家。不嘗妨於世。攬于人也。而人必憎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有多獲者。必有少取者矣。多少相耀。多者必見妒于少。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旣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間出之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妒之。危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遭逢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與宋牧仲

甲申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手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可將相。彷彿嚴鄭公李膺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願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闕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臯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

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蚤寄報章入京。囑令弟中書君相示。東再拜。

與陶菴

前歲春間在都門。有婁東某氏者。作正錢錄。攻摘廬山老人。吹毛索瘢。不遺餘力。東徐語客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忽欲小遺。甚急。下山目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然昨聞吳梅村先生。盛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

錢陸燦

湘靈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彞

弟連日病瘡。誦子璋鶻。破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竟不愈。自誦弟詩數首。便夢瘡鬼跳踉。僂仆。捧首頓脚而去。因思李白已嘲杜老飯點。此必其族種李赤者。紫姑神處。遂臭多年。今方出頭。弟方逢其所怒。故接漸行耳。而不知者。遂謂弟詩與杜老爭黃池之長於病鄉。則吾豈敢。

答同年計甫草

投金渚上。衝寒犯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誼也。接來教。似不能不爲旅人匍匐。涼涼窮窶慮者。弟因思古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師。從師遊者。卽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固不

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齋糧。而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饋遺也。故晏嬰諫齊景公勿用孔子曰。遊說丐貸。不可以爲國。是其證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非從師則仕耳。士窮而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收之。則又散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無田。而出又不仕。將求游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瀕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變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弟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圖其窮也固然。然猶有陸宜公爲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賢爲之知己。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若弟與足下。復何望乎。復何歸乎。事之所無。可如何者。皆不足復道也。惟靜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與鄧生

聞方爲令子開筆覓師。大不易。此事與宗師教人參禪恰相反。教人參禪。先須塞斷渠悟門。如銀牆鐵壁。令渠自尋出路。若教子弟。第一要開導他悟門。眼中金屑。亦不可著。况瓦石乎。今之俗學坊刻。瓦石也。足下其慎擇之。

又

詩歸乃僕二十年前開本。足下既欲閱之。留案頭可也。但景陵二公紕繆甚多。今略舉一二。以資隅反。古詩如口生垢。口戕口。一詩數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誤作口字解。近見周櫟園先生辨之矣。許由箕山

歌謂予欽明鍾云。欽字下加一明字，卽敬字上加一聰字也。此欽明字，出尚書第一行，不之知也。魏武短歌行，沈吟至今下，有呦呦鹿鳴四句，今欲刪之，欲續反斷矣。謝靈運美人竟不來等句，評曰無鬚眉氣，則毛詩離騷，止可闔房提唱矣。六憶詩，憶食時是憶美人食時，故下文云臨盤動容色，今解作食眠時憶美人，何嘗天淵矣。君不見行跡難之體如是，以套抹之矣。劉琰左右新婚詩，蛾眉參葦畫，俗本誤刻作套字，評云三意畫，居然聰明人，後學承譌，吳人至有賦三意眉詩者，老杜公孫劍器行，渾脫者，劍器之名也，今以渾脫灑灑頓挫六字連圈矣。凡此杜撰，劇可噴飯，其他如當壚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古本止此矣，今忽增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薛能長安道詩，刻許昌集，今改作此路去，而于本題上先加圈批，其不深思精攷，疑誤後學，未易縷指，要須得古詩唐詩舊本較讎之，乃可讀也。

與吳岱觀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之澗堂，遺蒼頭導燦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映林端。君家兄弟篝燈吟哦，輟筆墨憂然而迎，相與披衣一笑，沽酒人出，踉蹌入呼澗橋上，虎推窗眎之，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踞踞不動，毛髮森矗，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步踏虎跡上，縉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再至靈隱，再訪澗堂，堂已傾欹，但餘壁落，一僧羅挂門而應，微曩時君家皮閣筆硯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葛旅葵，蒼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歎而出，坐澗橋上，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

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宦案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卽有鷓字。皆他人姓。字年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鬢婆。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離燈下戲場子弟。又在他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謁耆婆天。經過恆河水。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皺也。何時與兄重話西湖上。正愁似兩老仙坐菰蘆中。談滄桑往劫耳。

與雪鑪上人

兄年少精警。機鋒面辯。書法畫品。俱欲火攻華亭。又其餘耳。聞弟出山後。兄卽荷老人印。付黃山白嶽之遊。助發胸襟。長進多少。不似弟爲黃楊木禪。健羨健羨。但須立志堅決。得師友之力。不肯一刻放過。乃佳也。古人如老南和尚。徧參諸方。聞石霜楚圓之名。特地去訪。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又思量。旣到此。須一見而決。揭簾欲入。又不捨得下一拜。如是者三。遂奮然曰。有疑不決。終非丈夫。徑入纒啓口。便被石霜降下他。終身事之。此便是求師樣子也。宗杲與法一爲友。中州喪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得箬中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動。一叱之曰。汝一釵之不忍。而望汝了生死耶。我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此便是求友樣子也。花山禪大於海。師友邊精詣破的。何待予言之者。鞭影也。其勉旃。

與汪舟次

弟嘗作一年之詩。至歲除欲燒之。不果也。明年歲除。又欲燒其一年之詩。并燒前幾年之詩。已而皆不果也。徐而自解之曰。留待後人爲我燒之。每謂隋煬帝好頭頸。還自家斫。此血性男子語。所以博得做個詩中浪子。弟之不能自燒其詩。詩之所以不逮古人也。而足下與野人。猶欲過而存之。亦姑息之愛而已。豈愛弟之深者乎。

答徐甥問詩

吾甥場來千里。問詩於老舅。媛姝以一間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爲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之能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于初盛諸家。用一字如關門之鍵。立一義如軍門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精整。所謂晚節漸于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子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並於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視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字。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又題卷云上。藍生詩。詞氣苞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

耳。山谷之教其勦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樞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示兒

作文之法。有題句在此。而題意在彼者。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先得者賞之。諸子馳之。無所得。小子母卹曰。得之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無母卹之智。則求符于常山而已矣。雖然。義有兩登。如鴻門之劍。項莊欲取之。項伯欲蔽之。意乃俱在沛公也。隱隱躍躍。乃見機器之妙。

又

善射者。愈射則箭垛愈大。善奕者。則愈則碁局愈小。于文亦云。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蘭雪堂集

與蔡漫天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祇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丙子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個乾坤。反覆播弄。幾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尙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結隣集卷之四終

尺牘新鈔三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五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澹園集

與李小有

貨酒漿者捷得之。貨鼎彝者非千金不享。知造物位置仁兄不淺。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已吾集

與李小有

近日爲序文所苦。日二三首。甚念台囑。會當了此。然序名士之文。正爾太矜。夫文豈矜之所得而工者哉。矜不得工。而適以自難。此種實話。小有先生聽之。當不河漢也。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此觀堂集

尺牘新鈔三集

與友人

過貴州。輒蒙相知款曲。而弟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爲尤深。然自甲戌之別。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榮悴頓殊。豈富貴繁麗。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抑一時名士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進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同前。而氣體高悅。不改其飄灑。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疎密有致。而別著手眼處。針線全自學問中來。則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爲地氣討一轉換耳。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章柳州集

示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又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爲其氣之近盡也。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而先矣。教子弟而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言也者。身子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爲已。又未嘗不安從僻遠也。

又

體骨難實。我和其虛。閉目冥坐。卽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又

中庸之士。載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肖先見。品固有以勢高下者矣。

又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嗜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裕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又

制是器者。常爲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又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草木。高至于日星。

又

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優。身之鬼神不足也。醫者亦以已福愈久矣。

又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又

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備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別老父母後。從巽甫令君接台諭。即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別諭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囑。方擬削贖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掉。於歸鞞便奏也。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亦尙有文債未畢。速旋虎邱畢之。計摳謁必羈半月。又庶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話。不必縷縷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遊朋舊。莫不誦道德進馨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爲聖賢。爲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家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遊。

嶺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尙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祝。操此爲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舉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皋先生。以真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其債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僕。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皋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皋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謾歌訟獄者。歸焉。得無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邱尙有旬日留。卽入武林。當以台旌相後先也。

楊以任

維節澹餘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尼

正思與台兄商今古之業。而尊函適至。吾業可成矣。端簡諸公。學問經濟。曠世無兩。但其中一二大事。復與所見所聞不同。蓋讀一人著述。便足移人性情。隨人脚跟。終無獨見。如身在甕中。跳脫不出。須另換一副精神。另出一番手眼。方得耳目一新。識見亦長。所以讀書莫妙於能取。尤莫妙於能舍也。門下真讀書人。故以此相質。見旻昭並以語之。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季

胡仲醇昨托家明允兄持畫易松。大是韻事。弟受易亦韻事也。然不無黯然者。以弟山居離索。每讀書之餘。有一二快意。及古今種種不平事。輒捉此考問之。此老不答亦不嗔。然潔清秀挺之氣。拂拂撩人。使人欣竦。奔會。今別去。弟失此良友矣。義當呼小奚。掃月下花徑。出桑落酒。與此老爲平原十日之飲。然後以安車蒲輪。送之仲醇氏未晚也。言之何如。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作文不足豁千古霧濛。使讀者眼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

會 晚 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杞瞻書

蒙教。溼陽人謂晚不近人情。然晚之不近人情。豈猶夫人之近人情者哉。天下之人。軟媚滑熟。奔走於豪貴家。縮頸傷氣。納交左右。一意諛佞。主人之所是者。委曲以鳴其是。主人之所非者。委曲以鳴其非。天下之人。以爲如此而後近乎人情也。晚以爲必如此而近人情。必不如此而非不近人情者也。記晚束髮從先大人游於吳。與天如受先維斗諸先生。先後抗行。其時金沙諸子。謂艾東鄉不近人情。欲得豫章之鄉之人。而攻豫章。謂此事非會子不可。舉而謀之於晚。晚頓首謝曰。千子即可攻。非晚之可攻也。小子晚與千子有同里之誼。其近情與不近情。雖晚不獲深知。然觀其於程朱訓詁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門戶有禁。立社有禁。晚初納交天下士。諸先生無我謀也。遂別去。當時有怪余不近人情者。至今三十年以久矣。母怪乎今之人。謂晚之不近人情也。顧嘗語人曰。晚口吃吃似鄧士載。性下急似王藍田。輕詆似謝靈運。納誨似王處仲。放直似張徐州。

要皆合於古人。不與今人合也。涇陽人謂瞻之不近人情。何其似知我也。瞻行矣。然終不敢以不近人情而不復言者。以肥瞻筮仕之後。得毋歎於學乎。歐陽永叔得韓文於尹師魯。亦舉進士後。肥瞻乃謂今之視詩文者。如瓦釜然。今之視能詩文者。又不啻如僮父然。此言出之市井。則出。可出之肥瞻。則大不之也。肥瞻早掇一第。以富強之年。肆其力於詩文。抑何所不至。而終日變動。不自愛惜。居不安而食不飽。而徒以不近人情之言。塞瞻之口。乖天下之望。瞻甚爲肥瞻惜也。他日之人。以肥瞻爲不好學。而又以肥瞻與曾子交游久。曾無一言以好學進。天下後世之視瞻爲何如。而視肥瞻又何如也。

答吳四書

丁向垣舉子文。僕再四反命不敢爲。足下以向垣之意強之。謂他人之言。不足以垂後世。子何可使塞下事不傳也。語絕可聽。至於再三。僕不得已而爲之。里人既繕錦帳以進。向垣極口稱謝。聞有指其旁也曰。此讓君也。向垣不再反顧。用筆抹殺以宴客。以簡賤於僕。噫。僕豈衆人所得而賤簡者耶。接札果然歸咎於足下。閉門而詢之。宜也。雖然。僕之爲文。結構起伏頓挫。皆髣髴古人。不肯飾詞以欺天下。要使天下之人。聞其言而咨嗟感慕而後已。此何足爲衆人道。但其謂僕有譏彈之詞。不宜直發其隱。此尤可笑。齊桓公謂叔牙曰。何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爵而進曰。使公無志出如萬時也。使管子無志束縛在魯也。使齊威無志餓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無忘夫子之言。信斯言也。人臣對君。亦非諛佞之所宜出。况其下乎。且向垣孝友之事最著。天地鬼神。陰陽其衷。既使僕之文。有以見於世。苟有肝心者。讀之。涕沾袍。惟恐其腕下格格。不得

雪白。乃其所見在此不在彼。此洵非衆人之過也。固亦其文之不至也。昔揚雄所爲經。門人侯芭謂其過周易。而班固用以覆瓿。韓昌黎大奇之文。世人大怪之。小奇者小怪之。他如薛大順文有氣力。擢第爲武人作書奏。軍中傳以爲笑。僕不逮古人遠矣。何足怪哉。

答人

你來正弟小恙後。精神惘惘。耳聾目眩。不能語時。甫定。取來稿削方筆墨視之。乃觀察胥徒也。是其人能傾鄉里者耶。能傾民社者耶。能傾國法者耶。未可知也。余雖不敢以西土之人。度山東之吏。然而庶人工商之業。雖賤而可以長年。未聞刀筆筐篋之中。有仁壽焉。所當與日者奉祠弟子之文。同日絕之者也。若以足下之命不獲辭。爲之祝曰。五福之先爲壽。六極之先爲凶短折。其壽也凶也。吏自爲之。而非自天爲之也。吾無以爲若壽也。爲之祝曰。考終命而已。夫吏莫富而貧。吏莫康寧而憂極也。天將以福報之。吏舞文弄法而弱。則六極之事皆備。天雖錫之福。而吏不受也。吏不受。而曰予攸好德。日取士君子之文而樂誦之。其何辭於考終命乎。

陳孝逸

少游江西臨川人
癡山南村集 遺稿

與徐仲先

僕聞平叔後代四六之文。備於東京。遂開六朝。信信。平叔曰。不然。書見之矣。嘗讀咸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承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予乃急應曰。子言起我。且如周書。除八誥諸書外。如君牙罔命。微子

之命。蔡仲之命。凡屬朝廷策命之文。皆近此禮裁。始知諸文字程式。自有原委。而後世詩歌。以爲不當雜樂府。瑣辭語者。雖雅俗致辨。不得不爾。然自其初論之。實亦一物而屢遷耳。

又

從平叔造游公大南原。家平生在焉。平叔論古今春秋家。聚訟紛紛。皆因夸大而然。則自孟子天子之事一語始。仲尼大聖。當六藝殘缺之餘。慨然整理。特取一魯史修之。何乃言天子之事。若謂誅賞予奪。擬乎大權。則細考其書。褒貶之辭甚微。何有干權召諶。因其書止於魯史之舊文。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爲以天子之事與魯。而魯周公之後也。因見其天王出居。宰暗書名。王不稱天。則又以爲春秋以天自處。而禮所謂羣臣稱天以誅之義也。夫行天子之事。尚且招罪。以天自處。益無忌憚矣。公大平生力辨平叔。子不畏諸君子在天之靈耶。予微笑不答。公大曰。少游定云何。勿但皮裏陽秋也。僕曰。吾將壁土觀師。君有言則逸。固傳生左袒。請爲君暢道之。以聖賢而修起舊文。何其正大。以匹夫而操持賞罰。何其迂回。原其失。在於不知文字之褒貶。本不當與褒鉞之誅賞。同例而觀也。夫褒貶者。公論也。後之有史才者。值事編年。苟非闕茸庸儻。亦必自立義例。有所升降。班氏范氏。尙未缺如。况以孔子之聖乎。孔子修一魯史。卽爲天子之事。則司馬溫公朱文公成通鑑綱目。予奪百代。可謂上帝之事乎。如云孔子予奪權衡。至公至當。可以上承天道。下法帝王。則凡作史者。豈皆顛倒是非。如委巷之談乎。立史之意。原自如此。但史非盡善耳。故讀春秋者。夸大其辭。未有不以其說自賊者。平叔之論。非惟實獲我心。卽起孟子於今日。何獨不爾。公以爲然否。

答劉千里

劉先生亦知豫章有陳孝逸乎。逸亡賴。少同阿兄興霸讀書。從事進士業。十七八年所不成。老冉冉將至。遂復棄去。興羈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偽豪傑不中一文錢。意欲帶國家將軍印。樹功名。如王新建。一吐三百年儒生氣。其志也。後乃以悲憤卒。庶幾哉不負素期矣。逸本無足言者。自乙酉謝故袍。棲遯窮谷。頗扶發先代賢碩源流芳澤之所處。使其精神煥名山。俟來者。則瑣瑣所爲功。身亦有小披寫數種。遠莫能致。願念千古以上之人。千古以下之人。風流韻采。猶有曠世而相感者。何必腕目安贊。然後爲知心也乎。讀長翰。依稀想見其爲人。浩魄遠衷。望光知懷。恨與斯人同時。而不得騎馬把臂。共世外之山川。其爲咨嗟悵快何如也。江漢英雄。平生拜手。豈其地氣使然。所謂樂取氣類者天性矣。

與朱太寰

頻加分袂。代乏村塾者。敬載癡山非字。竟是會稽王矣。猶憶六七年。前尙似一豪人。呼騰古壘。截虎平川。滿懷英壯。抹除不盡。而今鬢絲面影。差入鏡中。已乎哉。思與公作天台采藥翁耳。

答竺三庵

我公八面玲瓏。無物不了。輒敢寫其近概。情見乎辭。自念書卷痼疾。把弄無休。雖我公有命。不能作愚瞿神仙也。然和尙諸筆。騷雄灑脫。爲美女。爲將軍。又何以故。兩家且自平善。勿多言。

與某

極詳近狀。又于尊集中知吾兄百罹雜詈。徵夏侯色者。當于霹靂碎衣之際。肉視虎狼。冰願鼎鑊。出入吉凶。莫或害之。丈夫哉。

與楊本張

今年叫斷舌本。依然臣朔。驚樵亂釣。此地實有之。然無關乃公喫著事。昨有東逸者曰。將軍百戰身名烈。畢竟新息壺頭。不如少游下澤。蓋嘲弟以塾師爲一場職業。似炊者勞薪不辦作閒也。逸則愚矣。却笑諸公草草。飯未必足。則又何也。敬聞之。吾兄。求其一解。

劉遇奇

堀膺翁廬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前輩有云。高官顯位。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有不快活處。我輩處今日而登一第。政大類是。然世人莫不欲著此新鞋襪。非有它也。總是在天地間作穿鞋襪人。亦須從此一過。否則蹤跡遍天下。到底是不識好樣子鞋襪人。但此新鞋襪。即愛之惜之。不過半載幾月爾。過此又有好樣子矣。須是穿新的樣子。牢定脚跟。依然作舊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處也。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弟爲諸生時。閉戶讀書。不喜逢迎。見人輒畏。昔人謂做秀才時如處女。要怕人。差可不懼爾。然歸妹愆期。

有遲歸之嘆。猶不免見人含羞。但念此等婦。縱不能克拓人家業。亦不至敗壞人家事。弟與兄爲一母之女。固有同心也。但兄處難處之家。蕭然寥寂。作無米之炊。更覺棘手。然漸次養活此一家人。使一家人受主母之福。則主母亦受彼蒼之眷矣。若翁姑以上或不亮之。雜然繩之。則付之適然之數可也。弟見此境界。欲蓬頭垢面。作閒散之老婦。但恐有追而起之者。則不知向誰門第托身。家事敗壞。到處皆然。殊可髮爾。

與友人

南雪見日卽化。北雪異是水凝如鐵。雖承風日。亦未見有簷滴聚流也。意雪本寒氣結於半天。下面爲雲。旣成此光潔之品。不欲復混而流於塵壑穢溝之中。此雪品也。吾兄端亮清迥。迥乎流俗之上。從此冰壺玉壺。益勵其操。願光潔自如。成此上品。

黃國琦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夫子長貧。又在客中。乃有厚貽。是綺園而損商顏之芝矣。其腹果然。其中慷慨。

徐芳

再見

答羅搏上先生

尺牘新鈔三集

正伯令孫。每試出人頭地。可喜。讀其文。居然雞羣鶴也。雖資學弗凡。亦纏緲峯頭。別有衣鉢在。但恐他日壓倒眉山。有虧孫順身。吾師竟當退一步以讓之可也。且天命在吾。吾爲眉山足矣。老師諸試藝。久已誦而評之。緣病未獲寄致。邇來尋索。不知入誰氏篋矣。懣藏有戒。文不與焉。獨吾師之文。其媒盜乃更捷於金珠貝玉也。異哉。

答傅瀛賓戊子

弟賦性淺漏。于當世之務。又復闇昧弗達。向來嚶嚶曉曉。非敢自鳴孤激。亦以同室之門。義無坐視。究竟絲髮奚裨。祇添一種罪案耳。扼豺虎之吭而奪之食。爲念雖切。識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且夫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熱人。熱極矣。而無如何。則不得不歸於冷耳。極熱必極冷。此乘桴之所以嘆也。

與王公憲

憩龍山靈。望年兄杖履久矣。不意以隣士杯酒。遂失擁篲。及葦峯騁望。而羽駕縹緲。已在雲間矣。昔有士求仙者。奔走延跽。十年不遇。一日入山。仙人坐樹上。士狂喜頂禮。瞥而美人過其傍。士迴眸眺之。而樹上之仙忽從此失矣。弟之事類此。弟于年兄坐不知。士既遇仙而眺美人。此處負弟一著。然士遇仙。雖失仙而得美人。要亦不爲無見。弟無士之得而徒有其失。此處負士又不止一著也。

與陳公奏

積雨已自憫人。况是空山獨客。不有溪寺一行。此年春色。又付流水矣。惕菴小寓甚佳。他處尋求。未必更勝。固宜安妥小住。擇善從之。無草草也。每笑吾輩藏身。自謂已固。然使人踪跡立至。亦不可解。韓伯休賣藥于市。自謂逃名。豈意名在小女子口。然則向來二十年。皆掩耳之鈴耳。故近來別有解脫門。無祕密法。止有安閒法。不住色聲。豔鬧之場。卽祕密者。有時槁木枯坐。有時野鶴羣遊。靜則土室袞閱。動則五嶽嚮。此安閒法也。僕患難以來。心病尤甚。因病覓方。不過如此已。

寄林孔碩

弟且夕待盡之人耳。顛連摧躓狀。不足瑣述。蓋嘗總大致計之。一歲之中。圖史之傍。一山水之間。二餘皆繩牀藥枕。據而有之。身是入于天地內。知復能幾年活。然所永矢弗諼者。人盡鬧卽不敢不寂。人盡腴卽不敢不枯。人盡傲而笑。卽不敢不呻吟。人盡康莊而馳。卽不敢不連蹇。蓋所不可知者。居易俟之。所必不忍渝者。守死以之而已。如此者。誠不自知何如。舉向故人。果有一當焉否也。無限積愆。思一自致不得。適栖公南還。喜而附此。

寄答峽江曾二槐

家本貧約。自庚辰倖第。官紳之費。日以繁困。入閩之後。窮窘益增。行者櫛于冠盜。無尺布之餘。居者括于兵戎。無粒米之積。流離饑凍。舉宰嗷然。存活既艱。棄捐未忍。加以先人送死之役。墓隧之費。凡皆親友過念。佐而恤之。例微托于沿門。諒無傷於搖尾。若夫人間嘯蹴。戶外肥甘。持此頗臆。未嘗一滓。自以挂藉方外。終不敢

覲面人間。况頗負生平尺寸之節。遊當世大賢之門。餘生已非其心。毀行將何以忍。故雖故知舊好。當路亦有其人。贈麥解驂。達者亦有其義。而摧藏辟匿。彌遠益深。溝壑未忘。守死而已。此文區區小諒。無足向高人道。所以細瑣一及者。欲先生知其辛苦砥礪。不敢辱故人以負地下之意耳。嗟乎。人生數十年。波瀾丸跳。漚起電滅之狀。亦誠無幾矣。前者若已罷之劇。餘歡了無可尋。後者若方爭之棋。苦算亦復奚益。寂與喧相轂。榮與落相徵。成與壞相循。悲與愉相倚。瞿曇氏所謂幻夢影泡之旨。以理推之。斷斷其不惑矣。知足下不河漢此言也。

答湯惕庵 丙午

祝頌同而亦小異。頌生于愛。祝生於愛且畏。愛其人之利已而願其長存則祝。畏其人之利已者去已而欲保其長存則又祝。祝非有益也。知其未必有益而必且祝之者。則其情之至也。三多九如。造語皆極荒唐。三代以上無諛人。六經之中斥佞語。而聖人且存之者。許其情。察其誠也。後世不得已而頌。無所愛畏而祝。是名套舉。套舉斯可已矣。來示所示先世壽屏之文。後人且以直履事實有之。然其子若孫亦可知矣。且非其人之行不足以傳。則文者之言無足重也。如以退之子瞻之文。而頌裴中立范希文司馬君實諸公之人。其言固至今存。未有讀之而不知勸者也。何爲不可。如惕菴今者固卓可如頌之人。而自我輩同人以遠里黨童叟。其愛而私之。而願其百年。亦皆翕然出于至誠。假令有退之子瞻其人。操觚屬辭。稱揚徽懿。以表一時緇衣之好。豈不盛乎。惜哉此事大難。而惕菴且別有懷思。怛然引避。甚者以爲浮言套舉。欲用維揚已事。一切炬火待之。則雖有退之子瞻之文與人。亦將踟躕而不得進。况其卑卑無足輕重者乎。然以弟平心折之。言之套者固可不

煩而果其情之誠者亦不可以概抑。古有兩無字碑。一生平多瑕。無肯操筆。一功德甚崇。不勝紀述。因俱闕之。夫真頌祝之言之不易。自昔然也。而使豐功大業。與無堪齒錄之人。同一廢置。亦過也。人情日異。不但人世快心之事。遇之便覺神傷。且脂竭髓枯。無從更爲潤澤。終老長計。堅守貧拙而已。不儉必不能貧。儉小事不儉大事。貧亦終不能守。而習俗既久。尙文侈而憎樸嗇。非如守戒行僧。徑禪。乾乾。蒙誦。甘笑。踴。孤立矯持。萬萬不可。昨者手諭懇到。語語藥石。謹特爲拈出。與鄉黨親友。日夕誦之。

與鄧陸弈

弟以愁瘁積久。感傷心之疾。每夕煩苦不寐。呻吟之聲。恆自夢魂中起。或突聞一言。觸一怒。注一思。方寸中輒如健足人踏春杵。上下擣撞不歇。直有一物欲向心窩中跳出。聽之霍霍有響。當此之時。舉體悶眩。如將殞絕。謀之醫人。謂是心血枯盡。非藥力所及。若不亟加保護。將來恐有膏肓不測之慮。因大怖畏。持硬面戒。後此一切應酬筆墨。以及文字著作之緣。盡行剗斷。惟晨夕小樓伏處。俟命而已。蓋我所以應人之求者。原恃此身。今心病成。身將不吾有矣。若又橫加戕斲。以性命殉情。而知者不爲。賢者亦不忍也。且天下傷身之具。酒色而外。莫如文字。慾令精竭。思令神竭。長吉之死。嘔心。視長卿之死。消渴。更早更速。弟生平心血。嘔已盡矣。則凡以文字督我者。皆枕毒我者也。幸陸奕爲諸同人徧喻之。後此勿更以文字督我。則真知我憐我者也。

又

昔人以西子汎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爲千古英雄麗人第一結局。以其韜遜最早。不留末後一段示人。

也。弟謂此亦各有時數。不必盡同。譬之燕飲。終無不能散者。幸而賓主款洽。揖讓以退。善矣。不幸而主人倦。或有猖狂罵座之客。中席而起。則抽身以退。亦其固然。奚爲不可。必泐認踣躄。與非我儔類之人。狼籍終事。以爲善于結局。謬矣。且雖坐無歡。見容之苦。未必不甚于見逐也。陸奕今日事正類此。白頭老婦。色衰神瘁。尙復脂粉膏沐。與少年行爭妍競態。聽輕薄子之品題目笑。亦復何味。此其宜爲逃席之客久矣。自不能割棄。幸有人焉。引而出之。斷羈截勒。以遊于超逸放曠。此真愛我也。又奚快焉。班婕妤懼飛燕之謗。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遂終奉陵園以老。韓蘄王旣罷樞柄。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絕口不談兵事。此兩人者。于初終炎寂之變。可謂淡然自適者矣。然後之稱女德者。未嘗不推婕妤之賢。考古名將之令終者。卽莫不尙蘄王之達。兩人之結局如此。又豈出五湖青城山下也。夫陸奕之困諸生三四十年。亦已久矣。其所以束縛其身心。屈折其頸項腰膝者。不啻縱籠網罟之牢。絡拘制。幸而去之。猶烏之獅漢。魚之入淵也。可賀孰甚焉。今日爲陸奕解。爲西子平仲不成。爲班婕妤好韓蘄王可矣。若復留連繫戀。以棄置之身。重希禮遇。無論今日事勢。非徒口之所能濟。卽令事有可爲。是長信退老之人。而乞憐于趙家姊妹。爲蘄王者。不之西湖。而走秦長脚門之也。故弟竊以爲不可。

寄李太虛先輩

往先生有命。以作傳之役見屬。非敢忘之。以枯索之胸。焚視日久。又苦貧俗交驅。不得不以青鳥小技。博飯于外。奔走疲爾。此事都廢。昔顧凱之之畫。必天日清霧。涼炎交適。乃登層樓之上。閉戶去梯。而染毫焉。非其

時也。未嘗輕著一筆。畫小藝耳。其矜重不苟。尙復如此。况文章千古事。先生之傳。又一代最有關係之作。可于塵濁喧啾之際。草率就之乎。其逡巡愈久而筆愈不得下者。亦矜重之情然也。載觀古之善爲文者。其稱引誦述。皆不務爲溢譽。而必以其人之生平相權度。雖輕重詳略之各有其法。要便傳者無譏。而受之者不忤。故言出而信服于世。譬寫生者色之黔皙。膺之豐癯。軀幹髻髮之短長多少。一以其人之質還之。而神情韻度。始可進而求也。郭令公命周昉寫其婿趙侍郎從之貌。以示其女。便呼趙郎。苟最潛圖。鍾太傅像于新宅之門。二鍾見之。卽感慟廢宅。無他。其狀貌逼真。雖欲不喜而譁笑。悲而嗟咽。不可得也。今之爲文者。鋪張塗綴。不度其宜。稱之何如。而惟誇是務。言詩則王孟避席。論文則韓歐比肩。微品業則姚宋范韓之不足言。語學行則曾閔周程之無以過。如寫生之家。眉目膚體。略無肖似。惟作一魁偉之態。妍好之面而已。雖其子弟至親。尙茫然不自辨識。况可出示他人。而傳之于後耶。故近世之文之不古若。以其好譽而格卑也。而使不出于是。又無以壓其人之求。甚或以此得過。故作者苦焉。若先生者。固深于古文詞。而具千古之識者。世俗浮諛之言。知不以此相督。故昨所擬稿。不敢枝蔓其辭。而微參以史斷之例。所不知者闕之。蓋將以求先生之真。而期爲可述也。且人之所以傳。原不必多。得一二大端之卓然者。而其人已不朽矣。冠萊公爲宋名士。惟是澹淵畫策一事。而天書附會。燭淚成堆之類。前史亦並記之。以其不必諱也。先生之生平。高出于俗甚多。而今日所痛惜。後世所感歎。而不能已者。乃在南遷一議。故特爲詳列焉。所謂從其大。而餘可以不瑣瑣也。惟是處境甚惡。日在塵濁喧啾中。求如凱之之層樓暇日。經營極致。固不可得。而手筆庸下。則其才分有所限矣。呈向先生。其堪受大匠之繩。

倒否也。

答靜庵 巳酉

弟十年前過吳門。持刺訪一二故知。關人輒報曰。江北去矣。問何時歸。曰。兩三月。弟笑曰。告爾主人勿憂。便在江南。我亦不暇尋。便十數日。我亦不能耐久候也。自是所至不復投一刺。有以看山枉顧者。則報之。召則赴之而已。蓋此時顯者之家。門首各有一江北去之老關人。持一副傾面皮。向四方賓朋相抵塞。就令關人冒罪入之。而窮冬花果。園中安得更有桃李棗栗之零餘未咽者。以待他人之乞索乎。則往將益困。不如存我懷中之刺善也。所命兩俱無著。近者久已不通刺啄。遠者聞邇亦厭客。授意關人。蓋有先我而困者矣。弟不敢以已所不欲者施人。自謝責而反以一紙套書。爲遠道之襪被累也。至論今日長策。非沿門一鉢。則必於陵仲子嚴君平韓伯休東湖蘇雲卿數子之間。擇一術焉。雖艱苦而猶不至失已失人。且可以得食而不困焉。惟道兄自酌。

彭士望

躬菴江西南昌人家寧都

示兒培

少年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茁出。天氣薄含。只滋根土。美悶春融。絕無雕節。自會發生盛大。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餘。發泄多岐。本地單薄。專力爲已飾。意待人。展轉傲慕。人各自爲。過失莫知。患

難莫救。殖落歲逝。竟成孤立。千年之木。華靈一朝。良可惜也。

其二

今之少年。私相講習。成一學術。或稗而兒嬉。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爭忌。或角慧而夸奇。或狎齷而成頑。比。或怨謗而致寇仇。凡此數端。俱足以消磨歲月。剝削元氣。所營在分寸之間。其失有千里之謬。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譽求歸。爲途已遠。坐是滅沒十八九也。何如出門之初。即持履錯之敬。人必求其勝已。言不畏乎逆心。恆自反其才之所不及。而無諱其力之所不能。以謙爲基。以厚爲城。寬爲之居。坦爲之行。無以愛憎敗其德。無以智詐汨其靈。惟勉勉以求益。非汲汲於知名。夫是謂之造小子而成大人。

其三

少年所兼擅者。時日精神。物力境地。父母俱存。衣食粗給。血氣充足。年力優富。人生快事。孰踰于此。而攻取之者。百端並出。有初聞之嗜欲。有乍嘗之勢利。有雜至之人情。有尖出之童慧。加之有欲速成之父兄。語之以閒雜。俾之以碎細。訓之以詭滑。堅之以強狠。以此爲持家之祕奧。而誤用其聰明。有不端方之師長。芬華以誘悅。意指以逢迎。耳目以窺楷。才具以陷溺。以此爲入世之鑿術。而殺人於誦習。奕世相傳。羣盲互引。漫漶淪胥。莫可殫極。又其甚者。生長世祿。踐歷仕宦。見聞益闊。機智益深。交遊益多。摧陷益橫。習筭密於笑談。戈矛銛於拱揖。口語則冬雪夏零。形容則烏雛鵠白。譸張爲幻。阻深若淵。勢日益崇。身日益賤。國破家從。君亡名戮。載籍所記。比比然也。此皆先入之爲主。既已差於毫釐。及後事之備嘗。仍竊取其故智。士習不更。氣運不變。童蒙

不樣。師訟不衰。厝火積薪。恬臥其上。煮鴛淬劍。甘食其中。靡暫不愚。可哀也已。

其四

少年胸中。最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塗向。有不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之分殊焉。驟語之以千古。既寥闊而不可信。而至之者非一蹴之功。其事勞苦。其境寂寞。其味苦淡。其名沉晦。此非有上智之根。百折不回之力。不世出之人師。不撓惑之父母。置之莊嶽。屏絕衆咻。沉酣于古今之聖豪。鑒闕于常變之理事。示成敗如別色。稔得失如過籥。冬可不爐。夏可不扇。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如是者亦有年。亦既莊莊其能立矣。而後與之出而遊世路之炎蒸。周人情之龐僞。觀山川之險易。考風氣之勁柔。紛投之而不厭。卒試之而不驚。歡誘之而不亂。撻辱之而不移。如是而其人始可任將相。屬大事。退亦足爲振古希世之人豪。而其父母師長。亦必爲令名之歸。俯視世榮。蚊蚋鼓鬪。猶糞土也。而世之人輒好言目前。愛衣食。畏刑戮。恥卑賤。慚謗議。大則望科目。小則志諸生。以優于鄉。而安于室。如是已耳。其子弟志意之欲就乎。此者分塗而趨。亦何足怪。其資秉之邁越者。使之貼耳執文。眠蹄帖括。習于軟靡爛熟之辭。設爲酒肆優揚之具。剪削才智。就一講生。科歲并嚴。日遷時樣。省門之令。燦金沸湯。一字謾觸。身家靡爛。就使游躋科甲。待次宰牧。逋賦橫徵。層累疊出。火烈四揚。驅之入甕。仰藥自繫。屢入見聞。囚繫破家。便爲輕事。前所爲愛貧恥賤。畏糶慚譏。而匍匐赴之。幸一得當者。思避此患也。身日富貴。宜避之者日遠。而就之者反近。不惟近之而更入之。入之而更不得出。向之欲求安于目前者。今反不如負販輿僕。昏愚不肖之子弟。號爲讀書。濫廁膠序。挾持金鍾。招搖市里。徵逐

嬉遊歌呼博塞。蜉蝣朝夕。醉夢死生。其所爲不終日之計。猶勝於吾之目前也。此所謂剜肉作瘡。飲藥發病。求釋勝而適以自戕。皆目前之說誤之也。惟訪之于被罪釋歸之人。危機交迫之際。而後知吾言之爲痛。他不知也。

其五

少年切己之事。無過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讀。當求其真益實用之所在。書之經。讀十三焉。書之史。讀十七焉。史之治。讀十三焉。史之亂。讀十七焉。而古今之人與事。其見之于書者。言其人之甚肖。不過如燈影取像。就壁而摹。顧頤言其事之極親。不過如家緣簿錄。按籍而稽條件。其神明出語言文字之外。變化在鬼神意象之先。書不可得而悉也。其他之捫籥聞鐘。以爲日如射覆然。不必讀也。道德之友。與之俱焉。經術之友。與之行焉。經術宜古。與爲居焉。經術宜今。與爲行焉。而才識之體。與用。其取之于友者。觀其體之所具。揮鋤不顧。能銖視問鼎之三分。觀其用之所優。展履得宜。能衝折投鞭之百萬。其氣稟有剛柔動靜之分。幹濟有奇正經權之異。友不可得而慨也。其他之畫鬼魅說龍肉以自神。如搏影然。不足交也。而其要尤必反之吾身。吾爲水火。而燥濕自就。吾爲寵辱。而風雲自從。吾鑑空而形無蔽匿。吾表正而景不偏邪。吾愛駿骨而千里之馬來。吾式怒蛙而萬夫之乘至。則身之不可不立也。此吾爲子弟之秀。而實其腹。虛其心言之也。

會傳燦

青藜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還山抱疴痔蟲館後者。已闕數月。主人甚瘠。客寄結不肯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侮。雀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鼃雖澹。澤忿雖微。縱疽不發背。而瘡自縮腸耳。

答劉石潭

寄居古刹。玉壘清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遠承惠問。感愧如何。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六

李春芳

子實石麓江南興化人
文定公集

示諸子

汝父叨居高位。日尸素是愧。而况敢私及兒曹。恩賁一途。宜留待寒士。汝輩雖不得一第。猶可博一蔭。可速來吾處。勿考也。所以不使汝輩與放者。恐當道知爲吾子。或以此濫昇。則予之不囑猶囑耳。且寒士而泣玉者。可傷也。諄切諄切。

示子孫

伎翁已蒙聖恩。留用仕路之險如此。爲臣子者。不可不自慎也。我連日感此。正有山林之想。願君恩未報。不欲言退。自今益加慎畏。汝叔侄當體我心。交際不可太泛。出入不可太勤。杜門靜守。以全我令名。他日潔身歸山。死且瞑目。

李潛

啓美原名詢。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葉文齋稿

復陸雨侯第三書

再接手教。欲小兒圓融處世。惇睦親族。夫聖於和者。惟柳下惠能之。魯男子便不敢學。兒輩庸才。識性未定。專務圓融。將流於邪僻而不自知矣。族人賢愚不等。漫然親近。恐薰染穢習。又無餘閒讀書。二事均未敢以之訓子也。又云百足之蟲不僵。有無翼而飛者歟。人生立德可以不朽。未聞恃足可以不僵者。蟻伏不飛。則亦已耳。必借翼而飛。一旦失恃。反遭彈射。且見囓於無翼陸行之獸矣。弟恆居教兒耐冷。禁兒趨炎。今未能遽然相反。極知先生爲弟防患之苦心。然窮通有命。禍福任天。近有人語弟云。某某工媚者。何以皆敗。弟告云。黨類先摧。主盟隨蹶矣。若積不善之人。未有不災及其身者。無爲弟過切焚堂之慮也。

答生心上人書

諸方釋子頗多。潛獨馳神。几席者何居。亦重師嚴。守毘尼。博通經論耳。二者曷言乎可重也。曰異時修定。修慧。作聖之基也。今惟聞大興土木。又手書達予。一言之。再三言之。以爲予有同好乎。不知愚見竊與師異。師傷寺圯年久。曰本自現成。師募橋樓整飾。曰陸地起風波。師算檀施數有二千。曰半文錢不值。師謂施者分釐升合。必安頓於千穩百當處。曰謝你費心。師謂人生難得大好事。曰好事不如無。師謂不朽功德。曰不過報在人天。如幻速朽。師謂督率心苦。曰自取之也。師謂欠六百餘金之債。日向債主道。貧納待他生。割肉捨身。師計將來之緣。曰莫動妄想。師請居士不可不一相扶持。曰休要拖累平人。師心服否。大眾聲言俱心服否。服則不須向外馳求。端居寺中。便獲安樂。不服則李子孤峯獨立。冷眼遙觀。大眾與師持疏沿門。雖到趙州八十。恐猶

未能駐足也。

李清 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示子孫

歲丙午予謁先文定祠。因憶宋史中有巧合三事。此王鳳洲盛事述耶。抑奇事述耶。亦盛亦奇。烏可無述。宋李迪繇狀元爲宰相。諡文定。壽齡七十。盛矣。先文定如之。姓氏同。科名同。宰相同。諡同。壽亦同。此一奇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盛矣。先文定如之。故歸田勅云。繇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夫從狀元登執政。非難。獨執政後復致政。正兒孫濟濟。不能讓時。而猶父母俱存爲難。此二奇也。宋慶曆癸未科入相者六。爲呂公著。王安石。王珪。韓榘。韓絳。蘇頌。盛矣。先文定主試降慶。戊辰科入相者如之。則沈一貫。朱賡。張位。趙志舉。王家屏。陳于陞。于慎行也。如之乎。曰過之。彼六而此七。此外八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餘衣緋懸金者。通計百五十餘人。以節義文章事功著。又不在此類。蓋自隋立制科後。其芬華鮮儷。而况宋慶曆。此三奇也。亦盛亦奇。二美俱兼。乃笑鳳洲分述盛奇。猶隻美而非雙美也。雖然。吾又因家榮而思國慶矣。

與周仲馭

讀請諭遜國臣疏。則微顯闡幽。金石並永。讀所撰遜國記。則鐵骨丹心。日星重揭。然言者有心。行者無力。

有說焉。蓋緣當今讀書輩。自做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羲黃前事。夢夢不可復識。故驟與之言。如對盲人舉手東西。不知凝眸。若反覆論辨。務求必勝。則又如鳥語之呢喃。閩語之詰曲。益糾纏不可解會。厭則憑几欲寐。妬則欲標而出諸大門外矣。甚舉裨官野乘。未付秦火之齊東。而奉若蓍蔡。鋼附忠良。因其腹枵。遂成耳食。可嘆也。年翁擬作遜國史。讀書種子。賴以不絕哉。

與朱全古

生自寒荆。亡後始躬理家政。彷彿赴童子試時。夫童子所苦者。作文難耳。然舉塾師之腐訓。時文之濫套。演讀數過。如描摹影本者。依樣畫去。尙可成字。若生悠悠忽忽。從不問家人生產。而忽欲霽斛較瓶。規袋摩屨。對婢僕作絮語。矇耳懶耳。此與之無二字。手指未能硬捉案頭。刻獨催句。竟搔耳摩腹。喀喀不能吐一語者。情狀何異。罪不至此。

與張西河

往讀章格菴疏。謂天下人才。半污賊庭。存者當碩果珍耳。固也。然珍彥於朝。尤宜搜逸於野。夫鳩鵲能言。人愛其慧。然未作籠中教鳥。而不知挾能言之舌。以無由矜慧者。凡幾。蟋蟀能鬥。人愛其健。然未作握中鑿蟲。而不知挾能鬥之距。以無由矜健者。又幾。人才踈伏草莽。而鳴躍無期類此。但惘惘妍媸。惟聲是和。是孟嘗出關之羣雞也。想當以情面賄賂四字。藥銓曹二豎耳。

又

昔歐陽原功修宋遼金三史以爲一時三大製作皆出其手乃今日亦有當修三一日記故事一千家詩一雜字或曰此皆鬼闌冊備抄耳何言修不知世間之書必至田父山民村姑皆能家紱而戶誦之方爲必不可少之書而令之不解讀是者幾恐塵封三史實難以爭勝奈何置爲成書而謂一字之增損皆所不能若汰蕪益奇以新書鏤行使世間無不讀書味詩又無不識字之民快孰甚以視元人抑鬱牢騷無所見才而托之詞曲小說以炫目者何如何如

與莊雷臣

客鴻至兩接尊教俱以假館祝敝邑近苦飢渴市鮮醉瑞有酒食先生餽半惡草耳忽聞方伯之子宗伯之壻欲屈首授徒則詫爲異聞謂非瑤池之瀝不足染指閔苑之果不足充腸如妾居聞鐘鼓驚走况某村居日久與俗客頗疎當其興盛咳唾皆欽書紳未已恨不刻心一朝羸寂人情萬狀丞相之長史已去而欲無附之張君嗣爲介紹而進之是失妾也雖香吐雞舌若颯風逝耳幸垂有不一

與沈蒼嶼

弟謂天之福善人以有後苦鄙人亦有後夫鄙人者雖富擁千頭而一毛猶斬若令渭城曲日唱於高臥則上帝尤忌其清閒而日思拂亂之此所以人而蝨斯也夫則百斯男乃臯家之獨慶而公卿士庶人之大苦質宅未已又爲市田市田未已又爲娶妻娶妻未已又爲蓄奴婢是名而翁其實乃僕以一僕供數十主役勞乎逸乎尤可笑者老而多情又誕一無影之兒易質猶倦蓋棺乃輟故曰大苦也想啓函時亦當破顏耳

又

吾輩數載分手。一朝促膝。猶恨身非形影。有動輒離耳。河干握別。幾欲零兒女柔絲。不得已以男兒戟鬚掃之。然歸舟後猶作移時。惡彼昔人所云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猶後之也。若良朋相對。方笑語聲譁。而每一念別。則咫尺階前。已情慘陽關。乃知別意在別境之先者。尤爲黯然也。翻恨文通別賦。猶未尋味及此耳。

與歸懸恭

近接某紳札。薦某友相訪。見其爲嚴親乞言。累牘不休。弟謂真孝子也。遂曉夜縷思。贈以序言。不意分袂後。又欲乞孔兄少許。乃輒然笑。昔人謂索文之使。毒於催租。今又識贈文之費。奢於嫁女。雖然。畢竟所嫁者醜女耳。若好文如好女。行見白璧黃金。絡繹君家。其又何費焉。

與毛子晉

聞波古閣儲書。洞心駭目。昔夜郎王僻處井底。終身不見漢大。故詫雄自如。若與高麗啓民稽首階帳。傍千官而覲百戲。其不從駭羨之餘。旋化懊喪者幾希。弟今日者。無乃幸而不爲夜郎。又不幸而爲夜郎乎。小記小序各一。聊識藏書盛事。皆燕辭也。若酒甌足覆。恐君家所儲。盡皆醒醐。翻以近旨爲福過。不若裂而焚之。轉深知我之感于此日耳。

與邱近夫

弟偶讀西京雜記。至明妃出關事。輒嘆。然彼盲目人主。尙解誅毛延壽。猶是憐色心苦耳。它年墓草內向。

無乃感此一念耶。若以下子相石兩工。當延壽前身。誰乎妒乎。誰誅者。此抱璞之士。所以歎歎於憐絕也。苟借延壽誅猶幸。夫至借延壽誅猶幸。而士之不幸更何如。

又

承示大刻。以六朝駢麗。寓八大家典則。二美合矣。豈非君研精斯道者深乎。若帖括簿書。古文之忌器也。而某往以一身兼之。故入斯道不深。且又斜趨於虞初文政等書。以身爲逐豔。元美慨想於韓歐。義仍企嘆於曾王。皆以殘年向盡。欲追末由。此某所以無其才而有其感也。若君則否。既以少俊靈氣。蟬蛻于帖括簿書外。以崇力古文辭。况指鶻惟端。有中必洞。遙睇竿頭。所進靡底。善乎鄙道元之論山也。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可見山境與文境。俱以百折千繞。無頓足爲佳。若頓則不佳矣。行拜新篇。以答鄙言耳。

與宗子發

數日內。實恙想已霍然。但淫雨積時。未知君家十畝。亦居然無恙否。拙刻三首。已浼陸懸圃斧削。望更爲削之。此非貌言也。蓋人第知落紙淋漓。頃刻數百言爲至樂。而不知縱筆薙勇。頃刻數十行。亦爲至樂。自知猶遜。而况卒觀。昔元復初有作。虞伯生爲削百二十字。而復初亦以精當叫快。此文人樂境也。鄙意猶是想能賜正耳。

與蘭之氛

昔梁武帝與魏使臨放生池。問使曰。彼國亦放生不。對曰。不取亦不放。是卽達摩無功德之微諷。而惜乎

出使臣口入人主身。皆能言能聞。而獨不能參也。弟昨晚挑燈夜讀。見一蛾繞燭飛。則驅之。驅之將生之。非憐其肩。已晨起。復見一蜂集于壁。則撲之。撲之將死之。如憎其尾。因思蛾自飛。蜂自集。於吾有何憐憎。而生之死之。顯翻乃爾。忽憶使言。恍惚有得。彼不取亦不放。而此有驅斯有撲故也。夫人終日踐地。不知踐死幾蟻。然不云吾殺無心故耳。可見觀生倪於有意。不若觀生趣於無心之爲得。無心則殺蟻亦生。而有意則生蛾亦未爲生。生動而殺旋伏矣。此蜂之幾死於撲也。

與艾山弟

承示吳鹿友詩序。爲擊節不已。方今白面書生。幸竿朱紫。遂不識丹黃爲何事。讀弟所言。洵若葦藥石也。當不使伏獵侍郎。於今接武耳。至援引李杜以印今賢。如風行水上。一拂卽過。而不必以兩兩比勘。祿吾所言爲佳。皆哉言乎。昔宋雲使外國。入山窟十五步。見拂影。然當遙視則紫相炳然。近視便瞑然不見。已漸漸却行。復見容顏挺特。乃悟影之妙。妙於形也。故吾謂遊名山以前瞻。瞻美人以半遮。而讀佳文以不盡。皆當作觀影解耳。弟然吾言否。

又

昨以拙作請政。蒙賜竄削。如遇指南矣。昔丁敬禮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虛哉懷也。又失哉言。若使敬禮當日。明鼎定吾文之曹子建。近語同志使知。遠告後世使知。相與競丐呵摘。去其惡而底於佳。甚善。乃云誰知耶。雖曰從人。未免護己。此愚所以不敢爲弟隱功也。吾文有禮。賴弟以不見。媿乎兒乎。

無睡亦無擲。想當刮目相看耳。

示諸兒

近書與平子兄。以澹齋集請教。謂取義於汰。此非無說也。卽如有宋文士。當推東坡山谷最。然究竟吮毫時。豈能盡佳。故精於選。而蕪于集。皆窮搜者過耳。乃知長吉表兄。投廁疑愛。其何云憎焉。若兒輩解此。俱舉我生平篇牘。或散落親交處。未經手訂者。獲卽焚。嶺南一炬。珠宮皆灰。蕩靡猶可。而况蕩蕪。若愛其羽毛而益之。贅瘤。顯兒輩弗以憎爲愛也。

與元子玉

近閱坡公小集。每爲莞爾曰。戲言哉。而迨其沒也。則梁師成以一闋豎。輒稱公出子。又呼公先臣。不意身後有此絕倒。無乃公生前之弄筆所召乎。乃一時文禁。卒藉以解。子長之史記。以甥傳。而公之文。以出子傳。然後知伊文始終於戲。而不難以出子分甥之功也。雖然。彼有置父書弗讀。而以覆家誣者。若乃出子耳。一嘆。

又

承示所詠明妃詩甚佳。然一時之丹青。以醜圖醜。圖固失實。而千秋之歌弔。皆佳言。佳言亦溢真。且君奚取前人歌弔之餘。而爲之賸句也。弟偶讀前漢書。見昭帝時。以宮女賜鄰善新王。祖橫門外。蓋已先明妃行。而容儀不著。姓氏俱沒。誰憐焉。無延壽可恨。遂無恨延壽。以憐宮人者。故弟謂延壽猶明妃功臣。而不及君。若舉歌弔不及之宮人。而形之吟哦。使千載冷骨。一朝芬頰。君其功首乎。弟亦與分焉。乞嗣示不一。

與徐述之

弟偶閱二書爲哂然笑。謂昔之盜聖盜城僅虛言。而今之盜書乃實事。噫。若罪豈止管。其一爲錢僭晉書纂本。從陳臣忠晉書詮要中出。而今遂掩詮要爲纂。其一爲陳其懷經濟文輯本。從張文炎經濟文抄中出。而今遂掩文抄爲文輯。亦云盜矣。若二子者。果潛心二書。汰蕪增華。或仍其名。或書其實。則精神所湛露。雖曰附見。原自孤行。且安知不後來者居上。如孔子刪詩訂禮。而傳刪傳訂。獨不傳作。幾令作者掩錢。是也。自掩乎。抑故爲之掩乎。願二君味此。

與木宿上人

承教謂果報云云。不爽鎔銖。然愚竊有疑。一謂世間畜生道皆係宿業。但自刳灰已遇。重開混沌後。想慈悲如佛。亦應普降金雞。彼鳥獸蠕動。與人並見者。胎業何所。猶帝王赦佛不赦否。一謂近世名公鉅卿。皆老僧再世。但佛法未入中華時。彼麒麟雲臺諸雄彥。又種緣何所。亦是前身鍊行僧。一念偶錯。自西方遠噴。來享人間巨福否。愚意未明。乞以示我。

與顧修遠

弟居恆自念。謂世人祕書之罪。高於焚書。誠見此書一祕。或剝於鼠。或殘於蠹魚。或飄零于兒婢之風輪線帖。不傳則絕矣。因曠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祕爲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爲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爲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彼。當永堅斯約。遍傳諸同

志。憤勿效顰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

與陸懸圃

承教謂某友人詆某所作某行狀。用老公二字。此非獨吳老公薄心腸一語也。夫王軌曾持周武帝鬚矣。謂可愛好老公。有本者如是。譬如江海浩天。雖惡草枯齒。皆入洪流而不沾。沾則垢膩。而不沾則蛻化。夫此翁不作某墓銘乎。阿婆雖老大。猶堪壓倒三五年。亦本諸唐也。是故不善用之。則好女殊增自妍。然學妍亦醜。而善用之。則阿婆老公似俗。然入俗亦雅。何也。其學其才高且博。則然。不高不博。寧弗用。故以規後人之效顰。則真顰。而以譏此文之作俑。則非俑也。君以爲何如。

與陳子韶

承示越王進西子論甚佳。然君弟知勾踐能用其妍。不知實用其惡。否則吳太子可生。吳國可有。其不盡吐勾踐陰謀。驚宵攻豔。思固吳室於金城者幾希。雖然。有太子友在。彼何覲焉。夫以褒姒長舌。佐驪姬狡心。則置友于宜。白中生。亦其揣摩所必及耳。乃知西子佐越滅吳。實癡人而非俊物也。不然者。越王何能沉西子於江。然則沉其可乎。曰否否。彼范少伯之去長頸烏喙主。而爲陶宋公老。無乃鑒於沉江一舉。而謂佳人之烏謀。乃藏在于耶。嘆嘆。

與徐述之

承教謂天道福善禍淫。何以間爽。曰有故。桀紂有時叫屈。則問高洋劉昺何以令終。元載崔裔有時叫屈。

則聞李林甫秦檜何以令終。王甫魚朝恩有時叫屈。則聞曹節仇士良何以令終。雖然。渠何屈。蓋世間有快必有鬱。若嘆憤可廢。則盡人盡事皆歌舞。而歌舞亦久而成厭。故天亦間與漏網。存嘆憤一線。此賢君而絲祿。與良臣而延齡。所以獨昭歌舞於尤快也。否則索然矣。無乃天道不測。而妙正在斯乎。敬復不一。

陸廷掄 懸圃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發

文章家予不甚嗜者。北則濟南氏。南則晉江氏。蓋一以其僻。一以其衍也。二公才不同。而學亦異。濟南所法。西京以上。晉江則宋之南豐氏而止耳。方予不嗜晉江文時。亦甚不嗜南豐。近則知嗜南豐矣。因復知嗜晉江文。而抄之。而惜乎其嗜之不早也。然其不嗜濟南文也。猶如故。非不刻意求之。虛心玩之。而其終不知嗜。晉猶如故。豈濟南所法者深。其造亦深。而非如晉江之易測耶。然濟南所學。自檀弓左氏離騷莊子。以及子長賈誼孟堅之書。予見之。頗皆知嗜。不似讀濟南文者何也。源之頗悉。而曾委之不知乎。是殆不可解也。足下好古士也。其初不嗜濟南晉江也。皆與予同。近則置晉江不道。而頗津津濟南氏之文。夫濟南者。予初不甚嗜。而今猶不嗜者也。晉江氏者。予初不甚嗜。而今已知嗜者也。足下初與予同。而今皆反之。是又不可解也。孰得孰失。足下定之。

顧九錫 思澹江南江都人

與何御六

嘗讀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曰。詩窮愈則愈工。此不可以不辨。蓋窮於窮者。必不能工詩。而不窮於窮者。詩乃工也。夫窮於窮者。其氣已窮。而欲其不窮於辭也難矣。惟不窮於窮者。既不得而窮其氣。斯不得而窮其辭。如吾御六。夙推風雅。翩翩佳公子也。當流離播遷之後。大非昔年。而意氣磊落。常有吐棄一切之思。故其於詩。自爾瀟灑出塵。有飄飄凌雲。冉冉欲仙之意。然則御六殆不窮於窮者歟。

梁于涖 欽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回首都門。總成夢幻。大抵人生。只論命。不論文。縱使文章有價。亦是偶然。湊鬼神之趣。其實冥冥中夢夢也。多積德。少讀書。莫離時文。淡情得失。造物或者憐而收之。

黃經 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某大令

尺牘新鈔三集

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厭有司之繁俗。而輕視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婦米鹽瑣糞中。有天理人情國法在。况其大者。願吾兄勉之。

陳

畢

天耳陶菴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澤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古人以詩書養氣節。今人以詩書爲文章。古初謨誥。無多語言。而人品自立。晚周以降。語言日繁。而人品反無以自見。遂以爲氣節之不盡出於詩書也。然天下焉有真能得詩書之理。而氣節不浩然卓然。與古人韻頗者哉。觀足下此卷。其欲置之於邱壑者。將謂嬰杵之志已酬。猶當奉其身以退。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乎。吾誦其言而窺其意。知足下之得力於詩書者。大異乎今之人也。

宗元鼎

定九梅岑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舟次此文至矣。僕雖雕琢一二字。昔人所謂猶是玉之本體也。幸勿訝。止所知娶某姬。

此食針一斗之禍母也。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已見於前車矣。人謹避之。君汲汲圖之。危哉。

陳台孫 階六江南山陽人

與滅齋

絲淚毀金骨。吾懼見此君。淚之絲絲也。

與林鐵崖

此君殆鳥之曲頸距者。獸之方喙鉤爪者。魚之侈唇鋸齒者。非惟彼族中畏吾亦畏。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此子喜其胸中無一字。尙可教。所謂淨潔白甌。易爲受色也。

張 璠 韞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每念吾輩壯盛智慧漸去。若苦所云年少奇才。必近其人。資其穎發。是還元祕術也。今得百詩。吾知幸矣。

汪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佛未嘗不以嗔恚化壽龍。願公剛以制之。

李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近接某友札。謂僕屹屹把卷。無乃太勞。及往過某家。非握籌則較斛。殊晝無寧晷。已聞插竹灑鹽。拂衾拋待者。復暮相競也。嗟乎。彼之屹屹。又一勞耶。昔某木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匠無物可與。念故人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能攜一物來否。又某宦姬侍甚多。忽闔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隙。不得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去。我自送來。若齊宣早聞此。彼貨色念二。其索然冰消久矣。未知今人聞此。消乎長乎。請追味二事。

吳綺 茵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得良書。咏新詞。懷抱爲之一慰。書筆共盡眉忙。此語真豔絕千古。

黃澍

仲霖次公勅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弟以癸未夏別章侯于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札于。並書畫簾子。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身已丑過虎林。從甬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謂募人而斷其腕。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茲先生又以四冊相示。弟見章侯畫乃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樞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鬼物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弟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卽向先生乞冊耳。

陳無競

鴻烈榕菴江南江都人

示人

取人之直恕其蠶。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范 涑 原易晞陽江南休寧人

隴言

示人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即視。觸耳即聽。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十年前之前。千百年之里。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鬧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

又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又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業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又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又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爲難。

黃 免 佐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炤杯。行人自黯然也。

又

嫡妾相乖。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入彼乖局中耳。無論尊識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太傅。卽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威大將軍之滅寇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爲兩夫人累。裔嗣終無恙。大要以得異居爲上策。必欲同室。轉見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驤之情。相狎之態。一切抹入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麵。則兩家相鬧。愈有興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人。阿于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釋元志 碩揆江南鹽城人嗣靈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尺牘新鈔三集

十年不見我子愚，得聞手札二字，不啻空谷之足音矣。及于來使，前展手索，却成意到句不到，途路消耗，固如是乎。然與其使殷浩空函，作世諦流布，又莫如馳書不到之可以定滄仰宗旨也。笑笑。

復韜諸侍者

香象渡河，擺脫鐵鎖而去。蒼蠅則溼可沾矣。藥師菴公之溼也，亦公之鐵鎖也。爲象爲蠅，公其自處，我不能加一言于此喻之外。

王巖 築夫江南實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爲索僕與伯籲之作。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託肥遯以自藏，則夫波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卽一嘯一咏，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間，亦不欲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酬，則我負子藏之言，又無庸遽聞於世。况所作者，既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詞，豈無小雅閔時病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螿龍之咏，小人皆得以媒孽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爲是也，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僕今所自處如是，吾兄以爲何如。承諭與伯籲互作小傳，今亦未可。僕與伯籲同心之言，每爲流俗所譏，今復爲此，適足滋詬厲耳，餘詳伯籲書，不更及。

孫枝蔚 約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澹堂集

謝家無言

澹堂拙集過蒙伽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暇日間覽子山之文輒重滕王之序所云陽都舊藁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爲庸俗所亂則又毒過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懶手抄幾將烏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蔚所未慮及便已先之有同劉沔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此實足激揚頹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銜珠無忘

與汪舟次

弟遊况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六千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春米精粗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若中得來何忍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

示兒燕

冬買葛夏買裘爲學當如是
裘宜冬葛宜夏爲人當如是

王道浚

若谷江南儀真籍江西豐城人
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示人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盡能己之心盡己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始終不倦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卽懦弱愚闇胥失之矣

又

世間但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但有炫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邀福人無積德人但有爲生計人未有爲死計人但有爲近計人未有爲遠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間亦有之可不謂賢乎

釋宏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靈巖和尚集

復徐昭法居士

蒼眉飯僧上壺頭兩日陰雨客少山堂如太古蒼眉語語入道乃相與語昭法則語語情至故我嘗言古今無不情之佛菩薩也蒼眉曰昭法過月半文成到山昭法之文不可得也止僧何辭但出僧不自壽人壽山僧山僧不受也昭法知我祇以我兩人交情成昭法之文至文也拈着我爲法門爲師長爲諸方龍象不惟夾

雜昭法之文。我所不欲也。山僧識廉恥。知痛癢者。倘昭法阿所好。必摘其長而忘其短。不免逢諸方之怒。以累昭法。在今日無廉恥不識羞者多。故唐宋佛法盛時。唱道者剝竿相望。諸宗師豈盡皆賢。然有畏忌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公論屏絕。二三十年來。變易祖法。何嘗有一點正知正見。小民不足論。聊大夫亦從風而靡。昭法愛我。自領意于語言之表也。珍重。

復顧螺舟居士索題小照

客吳門如孤雲。乃復念故人之客吳門者。乃復以古人之寄托。以遺故人。則真古人之懷也。道影倦筆。不能壯其色。

與寶雲潛

人呼我繼起。我則喜。繼起兩字。是先師老和尚鄭重記我者。且在當日直呼二字者。惟我天童翁。惟我三峯先師。先師乙亥入滅。不聞痛切呼聲三十年矣。師翁壬午入滅。又不聞痛切之聲。二十三年矣。祇壬寅臘月夜。夢中又聞兩聲。至今痛徹肝腸。人呼之焉不喜。稱繼公。我則怒。非惡其辭。忽公之一字。非我有也。人稱我大和尚。我則佛然。我生平無大福。無大慧。無大勢。無大力。何大之有。稱我老和尚。我則當之。年踰六十。不可謂不老也。且老與病爲鄰。與死爲鄰。至于晨香夕燈。滌滌除穢。皆老和尚事。彼雖尊稱之。我則以爲警策。且如今之爲師者。必欲爲法子謀祖庭。謀大利。靈震且國。祖庭大利占盡。猶自不足。此癡人惡人。昧昧者之所爲也。使其子若孫。果是祖師明綱宗。行祖令。雖牛欄神廟。後代不得不祖之。回心自看子若孫。道眼不明。行實有愧。將三

癸之不能免也。尸位祖庭。日聚千萬盲徒。益增其醜。不必不必。病榻偶聞此等事。書以寄汝。言雖不文。實是闕老子前一道鐵案。以後著述。用其意傳之。

汪楫 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悔齋集

與竹關大師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擲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爲之鏤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爲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爲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入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爲挺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韻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事實發源于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爲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闕吉安志一過。輒大噓擲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爲然否。

華 袞

龍眉江南江都人
春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濬先生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靈秀之氣。激宕而成奇。展先生畫冊。若游我於黃山三十六峯。泛我于武彝九曲。二十年遊山之興。於茲一慰。然此特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蘊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嶽嵩恆之間。他日訪先生于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遊。不越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虜敖杖跡所到。猶僕僕多事耳。

結隣集卷之六終

尺
廣
新
鈔
三
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七

趙南星

夢白儕鶴直隸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示人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密。公而不密則有顯禍。密而不公則有陰譴。

又

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鳳之歎。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又

或曰。聞毀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毀而省其有過。聞譽而慮其不符。

又

一儒者言。爲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割捨。求澈底乾淨。夫既云熱鬧。如何割捨。惟見的道理真。

性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遂臭矣。孔子曰。無惡也。此之謂也。

又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

又

鶴仙禽也。然乃嗜蛇。詩人稱鶴有言。及此者乎。賢者之短。自宜隱之。世人殊不然也。

又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于萬人之下。乃爲有養。

孫廷銓

道相社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人乃僕僕事之。盡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王崇簡

敬哉順天宛平人
冬夜箋句

與人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景濂震川。邈巖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視山齋集

與人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行合一。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于文成矣。

又

文清言。窮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輒逞己見。妄有疵議。勤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又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卽病。故用下之。非謂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血氣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身。吳草廬一生孜孜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又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然。以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著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

又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下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謙。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下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又

陸五臺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卽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尙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菴袁瘞不允曰。五臺佛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爲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

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魏喬介

貞庵石生崑林直隸柏鄉人
兼濟堂集

與辯若弟

臆僮兄至都幾一月而歸。臨別作語云。極聞人至京師竟作忙。然則極忙人可知矣。晨鐘初罷。便催人赴東華道上。霜風凜冽。自非壯士。能不懷髮耶。

與孫北海

向所著書。今已告成。謹裝一部。請正。然著書係勞心之事。春日亦遂緣此作十餘日病。每思過暗。輒以疲倦不能往。今此書上下關係數千年。祈老先生詳闡教之。茫茫宇宙。高山流水。此外正未敢多示人也。

與彭士報

今之爲文者。病於浮蔓。漫無式度。其知式度者。又病於枯寂。藻彩之不露。是之謂疲癯。惟昌黎無此失。雖眉山父子。亦未盡祛此也。程崑崙好講程式。此得作古文之準繩矣。而時發爲光影。露爲鋒鏑。木之豫章。刃之干將也。吾是以嘆賞不置焉。

與杜子靜

恆郡百年間風氣。乃生此五七人。老親翁抱利器而鬱鬱不得志。弟空爲扼腕。亦付之英雄一淚而已。恹

悠悠蒼天。奈之何哉。然而丈夫無價之軀。似當求夫善養之術也。晦翁大賢。猶自留心刀圭。吾儕何得遂視爲異學哉。望之。

答滿城令余論山

昨秋杪。得晤芝眉。聆厥警咳。知爲古之遺愛。又知留心學問。非一日之積也。故以拙作請正。不謂大賢見許。施之岸塾。春初北上。風雪載途。停車郭隗故里。詢及門下學道愛人之政。諸童環侍。實徘徊不能去。茲讀玉川義學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吾世而有慈惠如此。卽考之簡籍。亦未多見也。願門下始之終之。世將有見知於天。而不見知於人者乎。若僕以樗櫟之質。居重大之任。自先帝在日。已投之以鴻鉅。今又何敢卸責。而才疎志淺。難以報稱。抑以自盡其心焉耳。爾札譽揚過矣。所願大君子鴻漸鳳翥。爲國楨幹。則太平立視也。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遞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懷此有年。徒勞瘡痍。乃承褒獎。謂可媿美坡公。僕於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老祖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今人獨不可嚶嚶而慕之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公署高吟成帙。想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矣。

與眞定胡太守

日者鄉人至京云。雨澤霑足。秋禾茂盛。皆仰藉賢公祖之福庇也。又廟堂之上。有夏稅秋糧。依時徵收之令。從此黎元之歌咏太平之日矣。然良吏不舉。則有司不勸。而銓曹逆料天下之爲吏者。曰。恐開鑽營之端。是何其薄待天下之人也。生以爲在外之連帥方岳。宜宏其遠猷。以雪斯恥。

答高袞文

西躡太行。北抵黑山。篤鵠鶴之義。敘棠棣之好。遙峯遠岫。收入奚囊。煙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平之盛舉矣。讀台札青鞋布韉。遜心何已。

與人

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求之命。不要之德。而要之罪。是自疑也。疑則惑。惑則昏。禍福之言始中矣。言禍福者紛紛。世之所以亂也。

又

孰輕孰重。雖伯彝所揣。而人必付之衡。孰多孰寡。雖原憲所程。而人必付之量。非以其無心耶。故化人無心。則端默而天下取信矣。

又

於人有福則悅幸。有禍則恨嘆。彼福未必增。禍未必去也。而德之者至矣。于人有禍則悅幸。有福則嘆恨。彼禍亦未必增。福亦未必去也。而怨之者至矣。戒哉。

沈光裕

仲連蓮順天宛平人

與金道隱

武林山水融結。佈置天然。兼得幽曠。本自佳境。如他處則幽或偏迥。曠或疎散。今湖山鑿照。近如几席間。而四時朝暮雲樹之致。又攬對不窮。故爲勝爾。然亦以近人。覺太平易。每爲俗遊點破。墟墓疥之。揆厥所由。白蘇二公。實開色相之端。卽以稍掩本來面目。功過半矣。重以錢鏐建炎。踵事凌雜。人誇勝事。實山水之不幸也。梵宇丹碧。畫舫歌鼓。多不如少。况有興必有廢。興既誨俗。廢必增懷。嗟乎。文明設而大道漓。禮樂紛而天德隱。區界類然。豈但一湖山而已。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歲寒居集

答人

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與稱莫逆者。純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和。儒雅風流。亦不多見。至於孝弟忠信之人。禮義廉恥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晦于天下也。取友之道。原不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弟多愆多尤之身。而能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千古未有。身分愈高。所取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其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時玩味。

又

隨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米鹽綾羅細碎觀也。

楊彭齡 商賢順天宛平人

與所知

聞賢兄弟欲賣宅遠徙。不審果否。食指不益。又無他故。卽一旦輕棄先人之廬。甚不可也。禮棧先人之室。三日哭。謂先人歌哭遊處之所存而弗忍也。無故而去之而忍乎。不肯自喪亂來。捐背鄉井而南。假林氏之宅。有坡池亭榭。高樓疏堂。爲宴遊寢處之適者數年。去之不復念。惟先人之舊廬。每夢至其處。井灶依然。覺未嘗不流涕沾席也。賢兄弟他日得無蹈鄙人之恨乎。且好事者。于昔人之一井一宅。志其處以示不忘。况先人之廬乎。當念之痛之。重之已之。

與慎上人

師佛氏之徒也。比乃買田宅爲業。竊聞而疑之。夫釋氏之教。以空諸累爲宗。故釋迦以下。至阿難皆乞食爲業。不親耒耜。履南畝。而師遂有田宅何哉。又聞釋氏。不三宿桑下。其于身世浮雲耳。然所謂雙樹祇園者。屢見于其書。又何也。豈田宅亦不可少者與。吾今與師計之。無田宅不能備風雨。不能具饘粥。既食於人。又無

以食衆。今夫田宅有以備風雨，有以具饘粥，不食于人，又有以食衆。斯二者將何從？將去田宅與，抑有田宅與？吾道本乎人情，彼釋氏者豈獨異哉！具此類推之，于吾道也可以過半，吾師其思之。

答汪敦生

讀所示詩集，其可歎歎者十有八九，不觀歡愉之辭，可謂悲矣。敦生以避地故，移家千里，至無以將父，所在留滯，誰不爲敦生悲者？但敦生既自悲，慰其意者，又從而悲之，展轉幽憂，增吾兄之鬱，而益吾兄之疾，失朋友之職矣。于是思所以廣吾兄，吾兄其聽之。吾聞之心有所奪，則無所立，在上奪于富貴，在下奪于飢寒，是以無當代之功，後世之傳。古之君子，知其故而反之，以學道爲主，故能有立。嗟嗟，敦生無意于後世之傳，斯已矣。夫敦生無意後世之傳，何以致力於文辭？若是，是敦生有意于後世之傳也。敦生而有意于後世之傳，而不學道，以自拔于世情之外，汨沒窮愁以終其身，吾見敦生之文辭，且日以退，而無以致後世之傳，而豈不惜哉！吾兄以爲何如？觀兄自題詩集曰倦遊，豈有還里之意耶？若然大善，吾與子晞日望吾子。

答李彝卿

拙文聊示同志，遂爲不知己者詬病，承相慰之厚，但以弟或有介介則不然。詬病奚所恤，浮譽奚所喜，立言甚難，知言尤難耳。漢唐以來，文章正統，代不過數人，在當時知者亦少，司馬遷在，而史記未振，劉向揚雄不相遇，韓柳兩相知，李翱張籍當知韓老蘇，知歐陽，歐陽知蘇氏父子，彼此相知而已，未聞人人知之者也。歐公以尹師魯能識人用意深處，此外歐未嘗更許人，張耒差能長行文，當知蘇，偶觀其文，語多意少，其文如此。

其于東坡自然行止處。恐未盡識。豈獨文潛。使韓蘇相遇。恐韓所謂辭嚴義密者。蘇亦有時不之識也。一代文章之宗。兩相遇而猶恐未能盡識。文章難知如此。而望人人知吾文。不已踈乎。因事肆筆。吾兄當有感乎其言。

與潘江如

弟厄白下。兄困吳興。不意吾輩之窮至此。而兄更憔悴有疾。臨別尤爲惘惘。兄有子可教。不爲不善。又鄉居頗靜。望調養自愛。詩人之窮。莫如杜老。有劉會孟者。讀其詩。論其世而羨之。自以不及。是又窮于子美。使子美困餓道路時。得知數百年後有聞而羨之者。當爲破笑。吾輩之貧而安。豈知不有相羨者。可善自遣。

答施越山先生

長公至。得詳動靜。書屋停手。更復撓以塵雜。使人惘惘。其故皆本乎貧。居世不苟。自然至此。家居不易。無已且遊乎。姑以接長歲月何如。論文歸之學識。可謂本論。但鑿積爲學。立異爲識。又非先生之所謂學識也。齡欲趨下風。每有假年之歎。又苦爲病撓。天下不如意事。往往而是。作幾句冷淡語言。亦復不遂奈何。

董國祥 福兄直隸隆平人

示人

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于時。蓋世道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

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守僚。其終毒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爲遠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

申涵光

和孟冕盟直隸永年人

示人

宋人評駁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口推獎。近時李滄溟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濫之作。所載纍纍。至於題白雪樓者。無不俱存。黨同伐異。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身豚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里共學。譏誚而不及。總皆褊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喬鉢

文衣直隸內邱人

與人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道過。

魏象樞

環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又

儉美德也。仕路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又

爲人作墓誌銘，不壞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壞事蹟，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王克生

孟楨半石山西陽城人
懷古堂集

答安靜子

絳帳歸來，灞橋風雪。應滿奚囊矣。來致殊豁人意。於文字中種荆棘，是以文字爲葛藤也。於禪悅中起波瀾，是以禪悅爲浮瀉也。必期月投懷，直繩爲腹之人如門下者，而後可與之昵昵也。

王宏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砥齋集

與劉孟嘗

潤生歸廨一鶴弟構一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肅雜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不以書此額。今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謂弟仰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安致遠 再見

與劉生

見鴛人能令已鴛。見癡人轉令已癡。近况那得不惡。家止蓄一瘦窳一老奴。足跡所之。不過一二十里。所遇皆屠兒菜豎。輒以某家之千車羹。百斛麥。橫將矜誇。彼似未知吾門有端木賜。足爲勁敵者。黑熊醜語。衝耳迎目。如覩地獄變相。無復生趣。每思兄台。便是衆香國中閒禪散聖也。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桓宣武有言。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我輩牢愁侘傺。不惟不能駕御人。求爲人駕御。亦且不可得。悲哉。庾子山之賦。枯樹未至也。

周體觀 伯衡直隸遷化人
晴鶴齋

與陶菴

讀先生詩如登長石山無草木但長金石。

申涵光

再見

示兩弟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願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又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又

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即是立德。

又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又

尺腹新鈔三集

一四七

眞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周在延

龍客河南祥符人

與人

既已息此涼樹下。遂不願是樹一葉損。

澹思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道。死必倫於異趣者。無他。只爲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見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瞿曇不目外道。

李長祥

研齋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響山人書（梅杓司）

杓司足下。尊作冲和雅賞。眞不媿名家。愚言詩得二義。曰入。曰變。所謂入如過宗廟郊壇。皇都華屋。其動之于目。大約門壁牆垣。宮殿臺閣。若深居奧室。羅積佇藏。窮天極地之所有。不見不聞之所在。非身入其中。則

不能了然于心。一名狀。乃未嘗身歷。觀其門壁墻垣。宮殿臺閣。以爲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在是。則失之者多矣。此不入之患也。既入之矣。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內。凡所有者。俱了然於心。可一名狀。當脫去其故步。以出。不能出將固閉於內。一頑塊耳。既出之矣。乃迴顧其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而留連不能去。既去之矣。猶有影之溺于其心不能化。既化之矣。不復更有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也。猶之頑塊耳。此不變之患也。愚在越城。見杜于皇爲友人作跋語。有悟轉二字。詩不悟不能入。不能入則不能轉。轉則變矣。此意與予合。敢以質之。並望質之爾止。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僕嘗言碑與傳誌。文之大者。夫碑當別論。誌根乎狀。傳根乎誌。狀則人子之作之者。以乞銘于人。卽有文飾。揆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誌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日月。葬之坵原。後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于國家。有大恩德于斯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則錄之。傳則遂取裁於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誌。無其可傳者。雖誌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卽誌矣。爲誌者何如。卽狀矣。又諛焉。誌且加狀矣。傳且加誌矣。無不生有異徵。無不幼穉應對。賦物無不捷。成人壯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者。罷退之也。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觸之以死。其于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貧囊。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讀近代老名公文集。傳誌總如此。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者亦

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且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己。于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

范文光 仲闇四川內江人

遊蘇門與友人書

蘇門踞泉上。勢類覆釜而童。通體皆石。亦復小有嶮崎。乃知尋徑捫蘿。詩言皆過。卽崢嶸危峯之句。亦不爾也。然登其上。西山揖青。澄泉俯綠。雪林煙樹。平楚蒼然。咸來給目。蘇門蓋不自用。而能善用物。故百泉之上。蜂房蠶閣。泉至不勝其力。竟無錐鑿及之。能保山年。蘇門其不愧孫登。應加稽生一等矣。

夸蛾齋主人

吳人
桐下聽然

示人

以天下人視我。第一無用人。以我視天下人。無一有用人。世界原無眞人品。貴則大賢。富則小賢。貧賤則庸愚而已。問何以庸愚。曰貧賤也。何以貧賤。曰庸愚也。偶然有一件好事。有一句好話。都被富貴人輕輕撥去。出名用了。所以說人情如鋸木。一層薄一層。世味如藥渣。一次淡一次。元氣如冶銀。一回低一回。

又

識一分醫。增一分病。知一分地理。遲十年葬親。天下事。率壞于強作解事。

喬時萬

君開處後江南上海人

與杜幼安

余初不解詩。見百子喜爲詩。悅其音韻之諧。泠泠可聽。而又無所得詩。間取關雎卷耳。諸什諷之。依其吟詠。不減歌商頌者之聲。出金石也。既學爲舉子業。遂日墮雲霧中。目不敢旁瞬一字。然私自疑怪。聖人出語。如鴻爪偶留。舟劍已去。就其言下。數言可了。何至如許饒舌。佛大弟子。如水投器。如是我聞。止傳佛語。從不添設一字。夫子之意。若曰。乃人人欲作優孟。大是異事。會不如曩時。歌金石者之猶足諧耳。而又我言我志。當不墮拔舌地獄。所恨長既無成。幼復不習。率意吟詠。紙筆遂多。不忍盡棄。惟吾子教之。

示子弟

古人一日之食。每計一日之功。今人一日之功。止圖一日之食。營營苟苟。惟酒食之是議。悠悠忽忽。借博奕以猶賢。肆一醉于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云勝會。亦覺廢時。爾輩當鐵門限拒客。石心腸讀書。以此十字箴。祛彼二種習。

又

與人善而輕信其醫。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遽延爲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濫與爲婚。是以家門後

嗣試也。故聖門教人，必因不失其親。

朱漢徵

方黯江南崑山人

與季小有

弟前此半月，日想白粢甜漿，如胡麻沉澀，又想日光樹影，如銅鑿楮葉，種種妄念，今已度不可得，漸安之矣。計唯局戶不出，秉燭窮經，猶記玉鬚夏侯勝，並從獄中受尙書，弟且用此了吾曲臺之業，安知此極暗極羸，與溷廁爲隣之斗室，非吾洞天福地乎？弟且駸駸得意，口學夜郎王，漢何如我也。

趙宦光

凡夫江南長洲人

與人

大抵文人之言，未可作實義看。至於集敘溢美爲主，况好惡又棄而去之。夜氣清明萬分中所存者，蓋不多矣。而欲據一時片語，以定高下，坐見其夢中說夢。李端叔序韓偓集云：咀五色之靈芝，吞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高秀實認作真好之偏，曰勸不得也，勸不得也。若余評此文，則曰總之喫不得，一笑一笑。

又

自徇其文章，如慈母之憐少子，從腹心抽出，不覺自恬其短，是故非嚴訓，不能別子之賢愚，非虛懷不能

辨文之好醜。唐鄭守愚詩。若教嫗母臨明鏡。也道無勞紅粉施。名言哉。

顧咸正 端木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弟與仁兄。才不敢望百一。而伏櫪之感。約略相似。世人望我輩。幾似桃花源中幾百歲老人。然弟竊縱覽古今英雄。從強仕後。飛揚蹕廣。較諸驟盈驟涸者。反有長康噉蔗之味。因念宣聖四十無聞語。只爲後生下。鉗錘耳。老而好學。惟孟德與伯業。炳燭繼日。猶不患遲。况未至炳燭者乎。曾答友人詩有云。燕臺駿骨猶生日。漢殿峨眉未老時。自悲自慰。亦自腐也。

諸 曇

謝謝仙臞寫小照

昨煩神筆。兼餼珍饈。感愧交并。稱謝何似。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嶽峙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佳士。敢費寫真。實愧殷生。遂煩圖貌。乃辱伸毫拂紙。握管凝思。因使生面頓開。頽顏忽起。光猶在面。如逢鸞手之奇。頰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於晉帝。世以爲榮。與宗見味於王維。今猶爲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且。便欲補圖。既已出之。藥奩。便須

置之邱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裳。着以遠遊之履。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徐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如須先生子）

尊翁先生贈言。此弟久懷于胸。急急欲吐。以藉不朽者。嘗竊論太史公文章。非異人異事。不以措手。此非獨其文章之妙。獨絕千古。卽其擇題揀料。亦迥非後世所及。如尊翁先生之大節。正當世之異人異事也。正今日作文者之好題與料也。第患無太史公之筆。以摹寫之耳。雖然。敢不勉。

張灝 彝令長公。白於山人。江南太倉人。

學山園集

復錢某

猩紅之鬪。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適也。文茵之車。朱愜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飄緜之利也。已矣。夫。芳柯可彫。秋水幽深。吾將老於此中矣。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姓。陳氏。

與慕容方司理

趙悅道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以此觀之。公堂前亦有佛法。馮濟川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林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以此觀之。公堂後亦有佛法。既公堂前後皆佛法。何必向深山窮谷。始好參禪。無事閒居。方堪學道。居士蒞任福州。正其時也。山僧書此作賀。非將佛法做人情。要使人情皆佛法耳。公堂前底還之趙公。公堂後底還之馮老。只如正坐公堂時。朗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者。是甚麼人。行履處忽然颯透。不但佛法世法。一念圓明。而趙老馮公亦一時收下。何也。彼既丈夫君亦爾。豈肯讓伊以獨賢。

復沈司馬

軍旅中有佛法。不可更說佛法也。軍旅便是佛法。不可更說有佛法也。橫按鑊錮。掃除李慧。靜以應動。動而能靜者。自然直破巢穴。坐致太平矣。鑊錮者。當人之智慧力用也。李慧者。根塵中之影響也。巢穴者。起心動念之根株也。太平者。本來之現成活計也。靜以應動者。二六時中直據本分之作用也。動而能靜者。千應萬變。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雖然。依舊只是軍旅中佛法。若夫軍旅便是佛法。貧道不敢攙行奪市。待護法掃蕩。猶氣時。當而領大教也。

徐

增

子能而菴江南吳縣人
而菴集

與陸陶儒

六朝詩人輒以金粉薄之。而不知六朝人詩。譬如絕代佳人。盛服濃妝。而丰神自在。昔石季倫以玉聲輕者居前。金色現者居後。絢如雲錦。燦若霞光。使蒲團枯衲見之。亦當六魄無主。若責其不效西子淡妝。則可。而薄其金粉。則不可也。世人皮相。良可痛也。今弟讀仁兄和趙倚樓昔昔鹽樂府二十首。字字豔麗。初不損其清真。人盡道陶孺貧士。室中人不免躬操井臼。詩却直是石季倫珠圍翠繞。仁兄其詩豪哉。

與王正吉

千古來文筆。負奇絕之氣者。無如子長之史傳。子美之歌行。如項王酣戰。懷公醉草。歷落頓挫。不可止遏。吾黨貧賤。多由氣不能振。欲振其氣。莫若讀二公詩文。日百遍。使此身儼然有五岳三山氣象。指下風雷。何處不壓倒一世哉。

釋行岡 千仞嗣南澗問禪師

簡納納道者

順風揚帆。果然便到彼岸。余以爲岸無彼此。風有順逆。順處極易。失足。唯于逆處。猛着一篙。乃爲喫緊有力。若只趁風使船。忽然浪起波翻。失却一篙。爾時且於何處安身立命。足下幸勿認此岸。便爲彼岸也。別來又經旬月。到岸既久。消息必竟如何。又比來風景。殊覺不順。昨得函雲一札。業已觸熱作客去矣。秋風大起。恐難

禁一燕之東下。則在世境爲逆者。在君家或反爲順。然則順逆豈有正性哉。

蔣鳴玉 楚珍江南金壇人
怡曝堂集

示兒

名士門庭。決無繁雜。二三知己入座。以瞻仰儀德爲先。問答閒雅。舉止清芬。若有餽及時事。瑣及米鹽。探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堅忍默對之。

與人

嫌重起於矜身。若上可陪列百神。下可同卑田乞兒。此人豈復有纖芥胸中。淨穢自他。親疎恩怨。有一不遺令去我。皆嫌地也。有嫌地則生心。心生詭轉。人世殺機。從此始矣。

又

狀元二字。二十年驅遣不去。昔人驗此最爲得力。陽明先生云。脫却衣服。依然是幾根窮骨頭。此豈有煩我驅遣。而十年二十年貼骨乎。

又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中。有寵爲辱。主驕爲禍。府驕不在寵。有長即驕。有恃即驕。有年即驕。驕之禍捷而大。凡自以爲剛毅方正。眞言奮發。及指畫古今。好爲人師。皆驕之病本。楚解周天格謁其座師。師曰。人能恕我之

貪不能恕我之傲。誅傲百於懲貪。余聞之汗三日下。

賀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載酒園集

與人論詩

西清詩話稱少陵用事無跡。如擊風捕影。因言五更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過漁陽操。其聲悲壯事。三峽星辰影動搖。乃用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事。余意解則妙矣。然少陵當日。正是古今貫串于胸中。觸手逢源。譬如稊和麴蘖而成醴。嘗者更辨其孰爲黍味。孰爲麥味耶。

又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於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舉橋廡下賃春婦。與臨邛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

結隣集卷之七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

卷之八

余大成

集生電士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承手教。自居于好懶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短乎。自不佞視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爲薑桂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薑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覺爾時。閉眼合眼。一場懨懨。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覲面之呈。交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別後相思復何益也。

答馬半邠

我輩從八股頭中。做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搥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祇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穩。孔

子翟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尙未交明。遽爾開口。安知非識心紙墨中之殘膏廢藪乎。反不如分韻騷壇。引杯文社之爲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旻昭涉江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畫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蓋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怪。若思若尋。春秋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今夫入邱林。見境大異。則勇作畫。不奇禍。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畫冊。可謂奇秀矣。大米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爲余攫也。

與周減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忌鱗鬣分明。纔分明即出水死鱗矣。當如烟樹荒冢。急雪行人。又如圖瀟湘夜月。漫沒縹渺。始得其漾花吹絮。如忘江湖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身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卷集

與卓蓮旬

僕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爲桃都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于三百年中。得先生一人焉。夫翟塘三

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它溪澗。非不澹蕩也。而勢不傑矣。雷。雷。雷。鼓。其聲脆以亮。襦。襦。昭。昭。怨。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嫺如也。而興不附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邱。麴。蘖。引。人。着。勝。地。歡。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身。烏。能。似。此。味。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先。生。詩。高。且。縱。矣。孰。快。于。是。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化。人。潑。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吳國賢

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會王父
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往見嘉隆士夫。立心行事。大能忠厚。其發爲文章。必原本六經。綜貫兩漢。以及唐宋大家。故雅雅。纘。纘。尙。煦。盛。世。和。平。之。福。今。之。所。請。文。章。家。一。意。刻。薄。小。慧。爭。高。此。樹。一。議。彼。效。其。尤。便。辟。叛。道。冀。解。人。圍。遂。至。翻。古。人。極。不。堪。之。事。以。爲。難。遇。鄙。古。人。最。至。當。之。論。以。爲。迂。闊。每。展。一。卷。險。削。剽。劫。之。氣。如。從。紙。上。作。刀。劍。格。鬥。聲。噓。可。駭。也。文。章。關。乎。國。運。如。此。釀。結。日。甚。一。日。悠。悠。江。河。將。何。底。止。乎。

胡虞逸

澹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述酒亭稿

與杜于皇

尺牘新鈔三集

向高素之士。誇說勢焰。譬向不關休戚者。訴痛若徒自口角熱沸。而聽者耳根。冰鐵不知。彼原不爲卿面作計。奈何鬼手捉人臂耶。冷眼如先生。當已早爲覷破。

與林那子

知命人之奉天。如孝子奉嚴親。雖楚撻交至。而飲泣順受。其親必且霽威而撫煦之矣。予每罹坎壈。初無怨尤。故九死之餘。尙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靜者。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不爲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某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諷語。此何意也。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効法。思讚歎。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或誤。疑或別有所爲。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臍薄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謹食忌爲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噉不宜噉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幽昏之后。必嬖諂媚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卽不利於社稷生民。所不恤矣。君子康濟一身體。豈不通於天下國家哉。

與某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倘導引有差，進步茫昧，則百劫千生，失陷到底，譬大
路在西，錯指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漢子，還可趕上喚回。若是精靈強執之士，脚力健，腰纏富，草蹊牢，一往無前，
因錯越走，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與堦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順。兩目瞭然，而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順者以收聽。瞭然者
以燭物，不睹者以反觀。外郭不虧，中運獨朗，挾此游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調

杜子怡雲謂予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者。此語大有省發，見思之。

答友人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一定要出
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兄今日，捨可不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子之佛
也。名纒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祖庭有如此油口頭皮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逸與老兄有知己
之素，茲拈一詩辨惑。若尙有人理在，當速負一團一鉢，歸環川，楹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水者，結茅焚修，往
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不然，令活母飢凍，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敬 聖一退庵江南江寧人

答王貽上

東隣之女。美而一目眚。西隣之子。倚戶窺之。見其美。不見其眚。從媒氏求焉。則宛然眚者也。西隣之子。不咎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足下向見僕章句。亦從戶隙觸之耳。若再索全集。則眚者見矣。幸速爲掩覆之。毋徒使人詬足下爲媒氏也。

羅孕尹

瑕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名光璽。
鐸壁稿

與劉公勇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楞嚴。正如禪子不讀楞嚴而讀莊子耳。

與妙意老人（宣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立千仞。下有棧道盤入。才數折。卽不可得見。有一人勒馬於數里外。仰面注視。如入雲裏。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爲之。初看疑其磨。細看竟成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噴唾。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億身。爲庸天俗子之所礫剝也。

與簡道人

或云欲事當以漸減。如炎摩天。意喜相抱。或執手遂爲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爲究竟化樂天。共相瞻視。遂爲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遂爲究竟。下士曰。此非薄淺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八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周禮井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嗚呼。彼尙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禩。不畏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漫憑藥格之有無。手指之勤倦。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辟之診者。先不知平人之脈。又烏知病者之脈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祈招之詩。何等簡奧。有意味。今人連篇累牘。莫逮也。且因事關祈父招。遂以祈招命題。何等新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嗟乎。不典不雅。不鑿不奇。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之妙。政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讀古詩書。縱讀亦批糖瓦礫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即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樸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稱爲六朝佳麗。靡曼自失。士夫既如是矣。漸流及於閭閻。甚有謂金陵人。卽賣菜傭東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豈不

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蔡祖庚

蓮西抑巷江南江甯人

與石溪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脩法講。啓我闕悵。適遇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廬中話。及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莊。夜深作畫。時某甲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答。吃茶便行。十年後示寂雪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便拈筆爲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夫小影。何敢輕辱揮毫。但念旣已妄追雪公之杖履。又獲坐石老之煙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溪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嘗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向後卽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喚。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清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復友人

嘗雷礪龍文思自尊署歸。備悉茹藥飲冰之况。及掣衿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

矣。年親翁宦况蕭然。自無他慮。而芻蕘之誠。欲爲一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致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線草蛇。莫非罽罽。風裁似當劑峻爲和。持法似當以寬爲猛。僚案紳衿。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爲然否。

程希孔 望尼躡菴江南江甯人

自簡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賤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我。是我自賤也。故客至不卽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免於賤。豈可得哉。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甯籍歙縣人
四辰堂集

答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實之間。今展轉思之。斷不爲堪輿家所惑矣。竊笑里門素封。酷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迫力不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祖墓必佳矣。何朱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塋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聞人。竊料瞽腹如繇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眞也。胡爲反出亡國之桀紂。世稱葬書。

推郭璞爲第一。按璞爲王敦所殺。自用其術且如此。况遵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命。一父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葬。兄嫉弟合。弟忌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合數子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棺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鄉賢公曰。從天埋上下地。不必向豐城口中覓頭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止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爲然否。謹辭。

張芳 菊人鹿牀澹翁江南江甯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茗以尙白能元。是真迴秋水于伊人。徒令悵春心于一方者也。弟以孱材。謬先結綬。五稔于今。其効可睹。每念環山春晚。孤檠清言。香生研滴之雲。氣噶浮杯之月。爾時朱顏健骨如峯。元常活花在筆。家大風先生。復以輞川之簡遠。修淨名之清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好我輩之疏狂。而雲矯磨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窗榻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臂槐翁家大風無事長相見行。真是舞神顛翻。亂插繁花向晴昊也。洵當年快事哉。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聞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峯之麓。中暑鍵戶。聞蒼頭至。開械快讀。不自知煩疴之去體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朝夕笑

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之艱難。迨相去歲時。睽以方域。資以困衡。使其居焉無以咨行。焉無與輔。然後恍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震風凌雨。毋相悖負。是爲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益勵者。真久要不忘之言。卽弟五載湘南。中間素處何跟。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閒蹉過。爲可惜也。

寄胡雲矯

弟命本飄蓬。束帶崑崙。望里門。仰在天際。自室無萊婦。每顧玲瓏弱息。滿目凄然。人世宦遊。真有何樂。曩者致一椽于記室。以兒女百年爲覲縷。念荆布遺骸。未遂邱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小女隨殯北還。素笄麻衣。歸依護樹。弟方拭淚漣漣。正未敢以親迎爲請也。迨客歲舍弟至署。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圓。舅姑之命。又敢辭焉。第方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爲懽。實所不圖耳。弟于此女。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閣畔。能琅琅誦七字詩。得儷鳳毛。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慚攀附。老姻翁爲安定名裔。誦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前。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美一時。風高千古矣。

與繆中實

春初興言理棹。不及造鄰一卮。記閣雨凄疎。花燈晦菱。雖練淨煙霏。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當以慷。恨無旂旄雙鬢。檀痕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恍惚如夢。蠟展到門竟去。尤難爲懷。千五百里間。答箸沈浮。襦襜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爲年。獨端居取次。蓴羹集。續連往復。髣髴遇佳人于燭下。擁名士於花前。觀俠客之弄丸。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道兄。賦心詩律。詞品才峯。無不涵養情文。含咀聲節。獨其意思之所栖託。如

尋幽夢如觀仙霧不覺突兀於楮墨若感遇詩曰好名應自素心知只厭庸疎不厭奇一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寂寞漢季嗜酒著書好名也否則闒然行媚何渠不得快意而低眉鉛槧以老乎晉人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又賢賢但以名爲身後之知如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嶮崎淵穎之至性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矜自惜于其中所謂顧影娉婷無限情者初未嘗闕迂爲身後之計而吾謂非真好名愛奇則不能爲也因搦管爲道兄草秋葦堂序至數百言恨囑于作字俟相見時同佳集並上而略一引端於此

與黃俞邵

遶樹一枝至俾老毋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尙非吉土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郭否則良常仁畏之間耳臚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賤骨應爾弟嘗怪少陵欲還嵩雒扁舟可徑到而自夔涉荆自荆涉岳自岳涉衡屢遷其地何耶雲月鶯花是處常新憎喜喧淒是處嘗變蓋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使屢遷矣來教至知滅翁又罹無妄驚惶不能已比當路者之衡鑿不知亦探聽三代之直道否也盩山竟化爲異物耶弟近亦有哀挽朱槐里三詩詩成輒作數日惡以此輓方老詩每拈輒廢也

紀映鍾

伯紫慧叟江南江甯人
真冷堂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爲文磊落峭峻，如其人。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髦投予二詩，盤空硬句，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髦真先生子也。壽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是，孰爲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以是壽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真實之教也。長安風害，墜戶枯坐，得壽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興酣耳熱，出步河濱，栖鳥啾啾不下，層冰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撐立門戶，而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勣，雪夜間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鼎足天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予其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甯人。
栖霞集

與楚雲和尚

霖雨兼旬，苔侵竈額。晨突無烟，數息安坐。因戲吟曰：萬綠陰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爲貧。若能辟穀應舉，誰與名山作主賓。拈呈吾師，乞一轉語。

又

昨坐孤峯上，俯視遊人勞。勞勞攘攘，費費緝緝，不知忙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紛紜可厭。况碧落上下視野。

馬乎。經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鼓發狂亂，真可痛也。午餘當過丈室極譚。

與友人

承示郁溪先生易解，鉤深探賸，良工心苦。然易道易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賦，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內，有賓有主，有尊有卑，或語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于乾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世，先儒奉爲拱璧，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竊自念七尺之躬，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侈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適之旨乎。夸父逐日，祇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真實參求，始有入處。無論塵勞擾攘，不得如所願，卽如願矣。此二十年中穿衣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換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鶴子飛過新羅了也。輒獻狂瞽，知不河漢。

與周滅齋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江總棲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嘗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脈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籐籬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蝕，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下，一巨石崩殞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一沉水底，以爲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鄰耶。又所存字畫完好者，石質必細潤，受撫摩

而龕疎者多漫滅。此如人之溫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面印之。寺壁蝟蝻碑。楊時喬摹者。附一紙去。幸辨之。

與姚塞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產。弟手製也。道兄試于揮毫微倦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啜之。兩腋當亦作梅花香。宋宣仁后云。指揮建州。更莫造密雲龍。棟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盃。不敵他密雲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部江南江甯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諱非貴池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倘于降帳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僕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非一人私義。以爲大全集注。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屬之朱子。不知鄭司農。鄭北海。注周官。十異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主左氏。或主公羊。不相爲也。紫陽金華。風稱臭味。而讀詩紀攝主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於大故。僕亦有志于是。冀留此讀書種子。而末學之士。各是俗師。輕非往古。彼義疏之雅

故。象象之微言。不墮蟲魚。卽沉罔象者久矣。然宇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口授。卽爲魯壁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僕卽不學面墻。亦思懷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闈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弟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精神。新鈔藏奔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有之書也。竊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鈔藏奔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當如大川名瀆。委輪貫注于天地之間。鍾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與計甫草

讀足下與樸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喻之。如遺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知也。善哉喻乎。雖然。卽使其真能剗削巉巖。鑄磨邱壑。究與巖巖何損。仰而唾天。自汚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事。當歸熙甫先生時。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地。至目之爲翟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熙甫先生姓字。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卽欲爲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爲斯錄者。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與羅以獻

張澹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禪。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釀酒肥馱。以供醉飽。放箸無餘。粟且不繼。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盃。足娛吾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茗之爲樂也。澹翁曰。然則子且脫所愛以莊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質琴珥。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貧。其內人復割畫叉錢。鬻法苑珠林以稱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雙樣盡一編。漏五下。起衣冠與同輩候座主門。猶袖一冊。背人私閱。如舉子槐黃期近。將踏省門者。昔人云。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澹翁者。方克稱洪範嚮用之義。

與滅齋先生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酗暴虐。浮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于蕭子顯。皆承纂弑之際。欲爲道成衍諱其惡。故不難爲。故君甚其詞耳。兇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兩造陳詞。亦決不目怨家爲西山柳下也。先生目光如炬者。必有以辨。祈教我。

高 阜 康生江南江甯人

蘿栖稿

與周滅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薛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染。葉葉鱗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某更領略秋冬之際。霜深宇淨。落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人意思孤遠。因意此蘿爲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先君

見背已二十餘年。猶令某對之肅肅。不敢作凡近想。生我之教訓。固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爲書羅櫛字。以寵其居。誌不忘也。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戰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忻然神賞。何暇更及其他。况以彼之筆。寫我之事理乎。彼鵝湖鹿洞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庸沓。不足起其勢。又何以卓爍古今也。或曰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者。以予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卽國策之權略。又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可採者。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根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胯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記上老人然。僞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爲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皴染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瀾波萬狀耳。

示遇兒

禽之鴉鳥。獸之犬驢。以及蛩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思。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慧業文人。實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人羣。豈可輕爲傲忽。而莫之泛愛乎。

與蔚生弟論畫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繹娘。項前二鬚。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致杪。不得徑以灣直舉其妙。儻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窗。窗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窗視之。其窈嫋縱送。屈身自如之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遽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卽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文。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已。至於聲響色澤。固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無色哉。觀其處處赴節。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青黃赤碧之謂哉。淑秀秉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爲舜華。或以爲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哉。

與黃俞邵

凡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卽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古人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爲淫蕩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言嬉戲。則至於蕩閑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起先生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既不得輕言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與周鹿峰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待解其意義。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道遙便如鯤鵬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令人一上口。已覺舉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髮君愛國之念。纏綿不解。欲挽回無從挽回。欲舍置不忍舍置。自嘆自解。直有無可奈何者。故篇中薜荔芙蓉蘭芷之類。前後數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不然。但聆其聲響。則不免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主於聲音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豈至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俚。龐眉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尙圓通。故有識者多謂當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模稜兩可。全無持操。

爲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其成心。留爲吃緊一着。用身。彼倖倖自負者。託名於立朝。貴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濟。以之召釁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非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攫搏。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隣集卷之八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九

釋袞宏

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檀菴居士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蒞政已在旦夕。護法一事。試略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矯枉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緇侶樂於庵居。蒼生哭於原野。釋子榮其繫帶。儒生褫其冠衿。豈不大可傷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爲處官之正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惟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真護法也。尙留神焉。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旬仁和人
澆籬集

與黎爾瞻

古之真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

正襟盛飾。閉目匡坐。爲世指名也。卽如詞賦家。江潭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住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者但如穆王之俠飛仙。而遊於廣寒之天。與之默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既妙於詞賦。乃復於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非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思邈入龍宮。得禁方三十有奇。而不肯盡泄。乃雜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眼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與鍾小天

僕少年得句。深自祕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寅之歲。自南中歸里。簡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爲蒼頭狼籍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頗識文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字。本是慳業。翻成捨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念態。文章宿習。藉此剷除一空。

與區叔永

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鬪雞喧闐馳逐之地。而每於荒煙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舞女。亦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莫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爲良友。嗜癯則以草木金石爲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真可告語耳。

與潛夫

客謂予吳姬十五歌喉娘。遠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蕋初綻。去零落時尙遠。若銅琵琶鐵鞞板唱大

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祇解詠塞山文殊。捨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不復作。但聽兒輩爲之。

徐日久

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刷集

與余式如

嘗觀草木之類有色焉。璀璨絢爛。奕奕動人者。則咸共欣賞。詫爲殊異。然第可瞪目相對。取適光景已耳。每入手搢之。則中之所存。斷與文采遠不相肖。此名實之際。未有或辨之者也。若夫色之至者。歟。惟青赤。試原本所以爲青赤之狀。于色何有哉。就若似若遠之質。以水火變之。工巧劑量。又初非有意於爲色者。而不知其然。青與赤於是焉在。蓋余嘗學文二十年。一日見種靛者。而得其說疏如此。乃今之學士家。侈口談文。窮工極態。此如文章鋪緘。極青赤之變。而未始思。未始有夫青赤之原本。一斑耳。食之士趨而效之。運厄風濤。偏多戈獲。亦若濟貧子之枯腸。與小人之詭遇。于是焉更爲之說。以相壓。使夫鑽研揣摩。勞精費力。究竟不得以鋪張撮澐者同捷。其又誰甘之而誰信之。悲夫祖龍之虐焰。萬萬不能燒燼六經。而由今無改。竊恐世界靈光。不免銷鑠于文人之筆舌。其爲業障。可勝言哉。

復錢長人

天下事未到手時。俱如洋洋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踏實。漸漸理解。自然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閒。今乃云

學問無他。只是一捨。竊謂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尖利。心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是眼中花影。自己不著。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置說。若猶在世。則自富貴功名是非榮辱。遲早輕重。自須寸步着眼。善抱之猶恐其脫。而敢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拚得做去。則如人履險時候。勢必至自己攢辦。只顧這簡。別的原帶不起。又非捨之謂矣。

又

忽見花間萋灼。取其最紅者搯之。汗乃不紅。其染紅之至者爲紅花。花則未始紅也。至染色之初。濃汁尙棄之無所用。至洗之漉之。而後真紅始出。然則紅者。花之所未嘗有也。爲文而不加以洗漉。求其豔如花。難矣。

答孫

爾問其默足以容。余記王陽明年少時。見一僧端坐。不視不語三年矣。陽明至其前。喝云。這和尚只管眼睜睜看甚麼。口吧吧說甚麼。僧不覺張目而逝。正是外面關得緊。裏面越是妙闊不過。若是含元氣的人。真是放了就罷。寂然太虛。隨他天翻地覆。此中儘寬着。儘勾旋轉。何曾有些子絆礙而不能容哉。如舊義反說見容于世。不惟看這君子不像。且于文義亦還。

寄易茂才

日錄可謂大備。媿文不稱。祇益吾醜。雖然。何害。文之不至處。可忽乎哉。余曰。方孟旋持論次骨。余承其弟。畜制竊謂不如無言。孟旋笑謂余是且藏拙。蓋余生平之欲得便宜類如是。然余嘗讀史。觀古人行事。終是討

便宜爲第一義。寧獨文學。宜作此觀。余之出門之日。便遭傾跌。緣此法失也。世之謂余文者。如是乎。

復友人

日嘗無事。則攜壺酒。覓單一人。往樓上暢飲。醉卽偃臥於純陽之側。此公幸不言不動。不以禮數繩人。而可以爲侶。江濤前後無際。爲洗發一切惡夢。因緣醒來無事。真是此身在霄漢上。更有何者是相辱耶。

與人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晞暘爲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歉。余宦遊漸久。癡愚認真。雖家資寥寥。人所共見。至於骨肉之間。不能無望。卽余亦中自歉然。今讀此語。殊覺斬截。但思宋語終含元氣。如范之轉語。却似秋冬矣。

與李萍棧

弟謂李瑤圃還眞。足下謂眞字好難說。弟謂說到眞處。除是精金。無些子渣滓。此便是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的手段。吾儕相與。得見有成色的人。雖分數不同。儘堪寄托。如今世態。不止將銅作銀子。直是紙錢楮幣。通行得去也。

復梅惠蓮

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死活不得。終日作文。終日煩惱。又終日不住。成文俱不敢示人。卽示人而隨發赤。以爲遭輕薄者不可耐也。遭讚嘆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遭鋪張談說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

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爲。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噴鬼國尙不自知。亦可憫矣。

與龍無字

一節。楊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兄名字未彰。當事者尙未知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人救人。卽此見胸懷。

復龔與嘉

一官局身。便于友近聲。于文近瞽。

示人

世間生知者尙有。若生而能學者絕少。生而能困者絕無矣。古來惟舜一人足當之。此外如勾踐輩。則已是矢在弦上。不得不急。豈是他生來會得如是。只看他不可以共安樂。便見底裏。蓋生而能困。這一種堅忍之性。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決非尋常等輩。所以人只須學那困的。便是好。

與方孟旋

夜來聞三公示爲部曹之法。極中吾隱疾。一夜尋味不已。乃知下根人。不但要一個有見識人教導。決須得一個有勢力人打罵。不然。則這一副癡骨頭。知道痛癢在何日也。

與人論文

知備食料。而不知甘苦酸鹹。知甘苦酸鹹。而不知鼻舌心意。知鼻舌心意。而不知天下之嗜味者何故。不自信而信易牙。難矣哉。

又

也有蓬鬢亂髮。固自佳者。若向來意在盡飾。則些子不到。便成不雅。

示人

以水照天。天在水下。雖淺水人更不知底裏。如此亦是文字一等三昧。若水中所有。盡數搬浮水面。便不免爲兒童竊笑矣。

又

草石參差。從中看水勢經行。曲折紆迴。致可尋味。

與胡遠志

君謂人當看內典。若史書都是說說的本頭。看他作甚。弟意若道說說。如來也是騙人。若自己已有定盤心。便看史亦得。且滇甚的事業。就想出世。也還是從這裏透出纒穩。

復徐元晦

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父兄去教道他。小兒爲此一着。至今便覺團不起。滾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傾悅魂夢。

與劉濟甫

場事近矣。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束縛。亦不由自己放縱。便是佳境。

與汪歲星

君謂古人爲事所迫。今世事爲人所迫。所以成敗相反。弟意古人學問。如種子在地。不慌不忙。待氣至時。自爾發動。從土生根。母子有序。人力不同。天自不違。後世豪傑。不免急於自現。如將現成樹。位置移植。持根就土。無間厥初。若工巧殊常。氣候偶應。則敷華結果。亦自不爽。然所徵者適倖耳。如今則似採花置瓶。取悅朝夕。拚得壞了。就換拚得。不求結果。豈有講于生息之理。與歲終之計者哉。

卓人月

珂月浙江仁和人
菴淵集

與孫鳳林先生

月猶憶常山梓別之後。曾寄陳昌箕兄。致一緘。候起居矣。嗣聞師母老夫人之變。卽草哀詞。附同社以唁。今屈指十三年。通問無幾。疎怠之罪。可勝誅耶。則有說焉。念十三年之前。師臺之所期於月與月之所自期。豈謂其寥落不偶。逮於十三年之久乎。十三年之中。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而日復一日。未有善狀。則月方自疑其手。夫子方自疑其目。月何敢屢姓通名。致師臺之屢嗔其負我。又何忍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爲月憂哀而慰勞也。由是往往欲裁一尺素。藏之魚腹。而踟躕不果焉。往往欲褰裳溯洄。望見顏色。而踟躕不果焉。又往往

跋足而遠視。冀赤鳥之蹇然而出山。化成天下。施於我土。而不意先生之亦踟躕不果也。抑先生不念此蒼生耶。今廟堂用人。其位置之當否。雖不敢知。然月以諸生言諸生之所習。則自四書五經之外。今日舉宋儒所著小學而領之學宮。五其書。六其經矣。月豈不謂此乃敏德興行之盛典。而猶怪建此議者。似未嘗讀四書五經。併未嘗讀小學者也。未嘗讀小學。故妄謂此中必多奧妙珍重之辭。而不知其即採四書五經之緒論。未嘗讀四書五經。故以村學究之文理。齊東野人之故事。而妄謂其可與四書五經並垂。夫內篇既出于四書五經。是枝指懸疣者。外篇又出于村學究齊東野人。是魚目狗尾也。且夫驅秀才而爲村學究齊東野人。則其所以位置秀才者。亦可悲矣。又豈但百僚之位置草草乎。則達人君子。安得不自位置于烏山之側。鵲梁之上。桃梅塢之間乎。然師臺苟出。而圖吾君。爲鸞鳳之鳴。爲鷹鷂之逐。則天下事亦何至於不可爲也。如遂樂于自位置而已。則師臺持論。必貴知希而賤行義。月之皇皇無君。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者。未必爲夫子之所首肯。而月之寥落十三年無一善狀者。必爲夫子之所疑所噴所憂哀也。抑文中之門。不可無房魏其人乎。或出或處。月從何途之從。月是以不敢爲樂志論。以崇師臺之隱。亦不敢爲感士不遇賦。以譟小子之營。而惟師臺之所指南。近刻然疑草一帙。雖屢遷其道。以至於斯。而仍未卜其與功名之近遠。此月所謂自疑其手者也。亦惟師臺之所指南。又附之以八鬢詩中興頌各一帙也。昔少陵贈花將軍伎人云。此曲祇應天上有。說者以爲譏其僭侈。昌黎越在蠻荒。乃窮思畢精。揚勵元和聖德。以贖罪過。然則二公雖爲歡愉之音。而其雲蔽長安之怨。雪深瘴嶺之愁。無乎不在。師臺其以是觀之。或不以爲詩近於淫。頌隣于諂。而實其唐突大君子之辜乎。

李日華

君實九疑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未見書

吾輩榮名素澹。雜嗜無關。所用漱澹神情。開益智慮。唯是松光竹蔭。滑几恬薰。消受三餘。橫陳一冊而已。昔李文饒叙平生快意事。以爲無踰讀未見之書。裴晉公抄漢書未終篇。以爲永恨。彼所謂魁壘丈夫也。是皆濡吻富貴之膏。盛色旂常之樹者。而猶嗛然欲厭心。於是矧余輩遊斯息斯。方與蠹爭食者哉。顧今天下號慕古者衆。書亦稍稍盡出。而三吳澤國。轉輸良便。少縮鎖鑿之餘。無難耳目之及。有如品目懸著。簡帙重大。且競爲國門之懸矣。唯夫庾詞隱笈。單乘孤詮。咀吮多海錯之奇。雜陳駭遐方之賂。詭同雞吐。貴等蛇啗。往往嬰珍。積內匿耀帷中。有者弗傳。傳者弗廣。今天抽珠玩月。絕意荆山。擊筑飛霜。忘情法部。專愚沉痾。莫之與瘳。亦可悲夫。誠令彙萃瓊璫。編貫條理。各登所善。遞相灌輸。存古人之大全。垂宇宙之絕業。欲飲則人人適河。索照而家家取燧。龍嘉無限。表樹龍宏。不亦爛然羣玉。而洋洋雅奏也哉。余願博雅君子圖之。

與王穉方孝廉

不佞黠淺疎昧。不自揆度。輒思縱心千古。遊意百家。攬其菁英。稍資潤澤。不甘菌腐。薄效鉛刀。懸髦垂纓。迄於今茲。髮且種種矣。而修名不立。殊足媿也。每見古人。巨壘鋪張。則爲嘖驚。遇淡泊元奧。又爲默醉。片言方服。其居要。千轉亦嘆其不窮。金鼓鏗鏘。耳不一受。旌轍紛互。足踏踏躡。徒涉萬藝之林。靡有一家之樹。今則順

口歌呼。隨手應。削期於酬俗而已。足下曠朗無前。鑿達空際。乃誤以文人相目。不佞何敢當。但有捫心耳。世途衝衝。自軒車以至徒步。咸受輓轡。求止不得。及乎繩索一斷。機運悉停。則又偃然寢乎巨室。向之驅馳。竟何爲耶。嘗謬謂植戟叫殿。不如一簪暗日。宮懸九奏。不如半室虛閒。足下以丁盛之年。挾經緯之具。而嬰疾安處。謝塵鞅而親網軸。人間之勞。盡釋。宇宙之觀。不廢。正天之巧。縱足下。而奉以千秋也。伏承獎借。益惠好音。固山宿昔之舊。不遺管蒯。亦以臭味之齊。收及椒莢也。感激感激。

與高明水膳部

不佞嘗三夢入朱陵。又讀南真魏夫人傳。與陶華陽真誥諸書。鬱鬱芊芊。如在祝融紫蓋之下。赤君旒幃。鸞鶴彷彿可邀也。無奈孽緣未謝。病後氣力衰少。未能治瓢笠。問路重靈。有如台丈。軼材仙韻。捧天子節。駐霞煙窟中。吟嘯登臨。山靈水司。悉從部勒。大則咽芝餌丹。天地並老。小亦如元次山。鰲石鑄字。標天雨之勝。垂千古奇蹟。真令人妬絕耳。何者其人無文情。無道韻。卽履天都王屋。了不相涉。不免頑仙之論。正唯慧業文人。若台丈。又置之仙靈境地。又不深煩以簿書。偃仰彝由。殫勝自足。乃真可始也。

與戴穉賓

以扛九鼎之力。運寸管。以營四海之目分位置。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以鸞鶴冲雲之勢。領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變態。以激雪嚼冰之韻。歸峻潔。以水到渠成之理。還自然。詞筆二家。咸佩斯印。

與魯孔孫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論天下事。元章終日摩弄奇石古物。與可亦耽篆隸。讀書談道。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無觸卽爾迸出。如石中爆炸。豈有意取奇哉。

與人

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真闔杜陵營壘間。奪其兵符。易置變亂。無不如意。俯視中原紫氣諸作者。不堪偏裨位置。乃翁之追趣洽而取名淡。不行家集。不登國選。徒於所作墨戲林壑樹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烟。生動躍然。人或謂翁詩以畫掩。余獨謂不然。今人雕鏤標炫。羣兒自貴。意中以爲一煩囊梨。便足千古。不知篇中無語。語中無味。一幕再幕。不過癡盡數千番穀皮。卽婢消霧落。不復更知有若而子矣。翁畫世已有定價。如寸珠尺璧。語曰美則愛。愛則傳。以必傳之詩。附必愛之畫。是詩以畫壽。非畫掩也。僕於二事。亦嘗涉其波流。未必能動人愛。而工力奪於讀書。一灑墨卽任其散落。如左師麟龍之論嫁女。利其一去不返。豈顧勝哉。

與程松蘿

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勃溟滓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元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禪宗捧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文。元人氣韻蕭疎之品貴。而屏幃卷軸。寫山貌水。與各狀一物。眞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腑。實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乃糞掃堆中。偶

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米肉價於早晚間耶。

示人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須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借與人。其他可隨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又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豎便是根基。一事撒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又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雖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隣於弛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

又

山谷與王直方東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住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澹相聚。全以翰墨爲戲。其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遺勝地。今日酒肉微逐。不唯摩氣寂寥。即求一筆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輒爲三嘆。

王

璽

子安浙江會稽人茂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書

史筆與家乘不同。家乘者人私其所尊親。非詳莫悉。非盛勿重。故細而繁之。小而張之。然巨筆尚有矜慎之思。若夫作史則載多人。大書特書而已。且有載其一事而衆端可廢。亦有詳其一事而衆端具見者。故家書乘累紙不了。而史筆欲以一二行了之。此中着眼如箕。下筆如刀。非去貪割愛不可耳。若夫子長妙處。宏篇巨冊中時有一兩段閒澹沒緊要處。虎頭之類。上三毫。長公之旁見側出。史筆之精神與其人之精神。波瀾生動。刻畫無痕。乃爲至也。趙叔鳴名宦官副使江都人有言。昔人謂儉人宜取心肝。喻於致命處。彈力耳。毛牌焉足試乎。斯言可思。微獨文章。經濟道德。何獨不然。

祁駿佳

季超浙江會稽人世培先生兄

與繼起和尙書

世趨口下。法運亦際秋晚矣。凡天下舉一事。消一患。而求其一平如砥。無少阻格。古且難之。況於今乎。茲者消弭之役。實屬盛舉。而旁撓之人。彼此不無。惟二三正人。相信於光天白日之下。堅持宏願。不爲所搖。則幻影頓消。赤漢如故。宵壬伎殫。而旁撓之路絕矣。蓋主盟須耐旁撓。猶之居閒須耐交謔。亦事勢之必然者也。譬

之越江拯溺。入海探珠。卽有狂飈巨浪。惟賴舟師一人。舵柄在手。終必獲濟。若必求其微風不興。輕波亦盡。世故無此江海。亦何以顯長年舟師之大神力哉。幸和尚堅持無惑。

復沈求如先生書

承大教謂嚴統一事。宜以理論。以道處。不宜公庭質成。此至當至正之論。譬之一身之中。忽發一疽。宜內消不宜外潰。宜藥餌不宜刀針。雖然。人亦孰不知之。而孰不願之哉。乃刀針之術。卒爲名醫所不廢者。夫固有疽堅毒厚。藥餌勿效。於是有不忍坐視其死者。不得已起而一決之。以延旦夕之命。然而一體之傷。固不免矣。豈願之初哉。此蓋有大不得已者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壽啓和尚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窮道人乃僅以一畫一字。仰視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然向讀東坡怪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字一畫。獻之知識之前。又自祁道人始矣。

致陶水師昆仲

弟久有外方之志。今乃得遂。然自慚其遲遲也。弟念吾之所不能捨者。祁季超也。弟昨已懸餽陳蔬。爲文自祭而別之矣。祁季超已別。則當無不可別者。而况身外之長物哉。生平玩好。原不甚多。今已盡行分散。凡相知朋友。皆隨意分送一二。以謂我可捨長物可捨。而朋友之道。終不可捨。適架中有宋榻圍帖。本昆玉五位。

幸各存其一。以爲一時笑柄。他日有散髮披襟。曳策行吟於吼山曹山之間。非他人必季超子也。但梵志有云。吾猶昔人而非昔人。不知諸道兄猶能識此山澤之癯否。一笑。

孟稱舜 子若子寒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承示云。韓子曰。道高而謗至。今子謗言日聞。意子道高所致歟。嗚呼。足下之言。其諛我耶。抑譏我耶。不佞無退之之才。而同其阨。命坐磨蝎。動與謗俱。退之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斯言若不以得謗爲恨。而以得名爲喜。夫人之謗我者。將以毀我之名也。謗至而名隨。則其謗我也不滋。以益我乎。顧舜則但有其謗耳。未有其名也。然名實非吾所樂有。名愈重則謗將益甚。故欲止謗。莫若澹名。昔之學道者。將使坐者與之爭席。而後其道爲益高。今使人謗我。是猶使人知有我。使人知有我。是我之杜德爲未深也。安在其爲道高而謗至乎。然則我名之不如退之者。不顧反有愈乎。而又何譏焉。

胡介 彥遠浙江錢塘人
旅堂集

與人

沈幼宰云。秀才學醫。如菜作齏。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

庸醫而已。聞子將云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吾願足下慎之。

嚴 沆 子餐顙亭浙江餘杭人

答嵇留山

留山堂圖。五閏月乃克成。弟畫安能留留山。適借留山留弟畫身。然弟畫安足留。往時兒戲。聊復爾爾。此事關至性。乃作痛偉辨山之深淺。樹之曲直。漁汀蒹葭。位置方響。猶是畫苑良工。况併此未會研討。而儼然揮酒。豈不可媿。王宰不受迫促。乃肯留眞。無論今人概不及古人。卽知古人者亦少也。往在長安。尙能讀書作詩。一自里門酬酢。心境俗惡。此事都廢。不自知性情汨沒何處。此豈可博宗匠一喙耶。

曹 溶 鑿躬秋岳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文章家弟近又得一人焉。爲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論。足與于皇相上下。弟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概視。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弟所以深服二子者。良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率臆妄作。放手野戰。自以爲過於古人者。旣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點畫畢肖。

然離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臯與叔子。既優入古人之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迹。擺落格套。如書家得古人之神。而能自爲書。以妙天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祕藏。以問劄。實弟志也。

童本立

木有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人生最不幸者。寵祿及身。左右交遊。取容之人多。敢言之士少。習焉不察。始由燕笑。而卒致禍敗。不可以不畏也。務在知言。知言必先知人。昌黎諫迎佛骨。佛若有靈。必取此疏。而朝夕跌誦。不以謗已而非之。牝穢如墨。猶能以違心之言。歸咎宰相。以勿沮右承。敢言之氣。正人正言。蓋可忽乎哉。

陳

濬

開仲福建侯官人

與滅齋先生

夫子之德於濬者至矣。白玉四環。明珠一寸。恃有七尺身在。

徐延壽

存永福建閩縣人

與滅齋先生

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必來附。我公卽無意招之。應自來集也。
乃公遂如是已乎。白羊至人殺不能作聲。可哀也夫。

蔣 玠 絢臣用毀福建閩縣人

與滅齋

時人選詩雖惡。然亦行足探者。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

何偉然 仙隴浙江仁和人

與人

深藏厚蓄。多水火盜賊之虞。天道之惡盈也。若孤貧之人。天道何所忌。而備難之以多虞。想其憤激嗟嘆之氣。盈而欲溢。亦爲天道之所惡。故知盈之所忌。不獨封殖。倘一息一念。少有過情。皆盈也。水火盜賊。其伺我者。甚於藏蓄者也。

與吳文中

見地獄變相圖。刀山戟林。鋸磨沸鑊。極刑陰慘。而此中無怖者。潔修定養士也。見而怖。怖而惕。然若身處

其地一刻不能自安者。亦有意外好修者也。懲戒惕於前。而懺罪除過之念。絕無萌芽。必其所行所爲。有甚於圖相之陰慘。反覺刀山戟林。鋸磨沸鑊。爲尋常事矣。則地獄亦無奈此等人矣。何況懲戒於閻影中耶。不若轉畫一幅西方極樂圖示之。或不得於畏心者。庶可回之以羨心耳。

答卓左車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瘧。卽字義已與雪反。安得更置之朝嵐中耶。明日霧。當登山一睇。寒氣沁人。坐破樓如百重紫絲障。不忍出。奈何。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鹽人
爲可堂集

與范遵甫書

王粲避亂居荊州。依劉表。後世稱依人者。必舉爲喻焉。粲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在者一篇。意卽登樓賦也。旨趣淺薄。虎之一毛如此。其斑亦可見矣。依人之國。當爲其國効忠。而粲一無短長。操至卽隨劉璋降操。他日從軍詩。指操爲聖君。又云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蓋欲效伊尹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尙在。而居然諂諛如此。此無忌憚小人。不知當時蔡邕何以倒屣迎之也。又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亦指操爲元后。比譙郡爲豐沛。有文無行。令人髮指。陳思王與此輩遊。宜其無成。表求自試。其誰輔之。將何試也。愚因粲及楨等。而嘆虛名之無益焉。當時並王粲在荆襄間。有孔明德操諸人。世人稱此遺彼。豈粲遊表慕諸人。俱隱其地耶。

此後作詩贈人。無輕用。依劉登樓故事。以羞當世之士。與足下共誠之。

與滅齋

平山橫古木。遠水接長天。荆浩空遺筆。何論趙大年。此修舊題。楊龍友畫句也。作畫密不如疎。濃不如澹。近不如遠。多不如少。大作家正似不到家者。惟滅齋先生能解此意。

陸彥龍

驤武浙江錢塘人
燹餘稿

與許天儀

入臯亭纔六七日耳。日與麗京鯤庭。披襟散髮。箕踞長松下。曠然佳勝。然以向所觸熱之身。忽屏羣碎置涼適中。積暑激發。交戰于中。輒作數日惡。吾頭岑岑如入身熱。頭痛諸國也。亟歸覓足下所稱長孺者而治之。乃長孺一老秃翁。通閉解結。未能反之於平。甚思有心斧子。爲作七發枚生。豈如右英夫人所云芝草與汝食。汝亦不能來耶。

上職方李立齋舊邑侯書

龍承聲教所訖。習見亮節義聲。神明慈惠之治。爲近古所未有。冀得一望風采。以爲洗濯向化之地。於願足矣。迺蒙國士殊遇。所呈詩古文詞。往往聞之同人。謬獲嘆賞。華袞下擬。青雲爲昭。且郊勞報謁。折官位行輩以下交。容接之際。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布衣革帶之士。所難必之。王公大人者。而龍於豈弟君子。猶冀

數焉。古人知己之量，所以重於感恩也。雖然，知己之於感恩，亦相爲見者也。王公大人之於布衣草帶之士，未始不相需之殷，而或往往多相遇之疎。此豫章梓杗，必得匠石之斤削，而蔚爲國禎，麒麟駉駉，必俟良樂之歸盼，而聲出金石耳。若既知非朽株凡馬，猶聽其偃於空谷，困於駟驢，如士之憂鬱窮閭者，匡坐絃歌，纓絕踵決，又不甘爲沁沁俱偃之徒，苟有所求於世，而采菽不足以事親，拾橡不足以自給，阮塗之窮，蜘蛛返轍，當此之時，有抱木而枯身，然而瞻視仰望，猶尙有知己在，得不爲之一悲鳴哉！昌黎爲一代大儒，所上執政諸書，齒及於齋用升斗之需，而屑屑於米鹽凌雜之細，生平嘗陋而笑之，幾欲薄其爲人，及躬處流離，切身爲患，欲告之他人，輒而赤口吃而卒難一語，始知古人當困約之際，量而後言，蓋亦投誠控訴於上所知我之人，而有所不可已也。今龍竊附韓子之節，惟執事圖之。

繆伯聲

浙江山陰人。繆公以葩經名，宿爲上元令，有仁惠聲，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

人一生愛養此身，可謂無所不至，及至回首，即此一身作楚，與我爲仇，相離而不相顧，湛然師云：世間無主，莫如心，忘恩最是身。敬菴先生亦詳哉其發明之矣。

事涉刻薄者，卽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人生五十以前，所恣意者，皆足以致病，若我有以招之，自此以後，種種相尋，不招而自來矣，卽此是現報，何論後世乎。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十

黎士宏

媿曾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上某先生書

日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憐不肯哀集近文。令自通其言于左右。然宏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于當世有道。或負鸞其書於車前。或隱其姓氏爲人賃舂。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敢自呈其無因之言如此。今宏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識姓名而上之長者。則宏之妄亦已甚矣。宏生三十五年矣。束髮受制。舉之書。雖聞收時譽。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數百餘紙。然亟亟乎爲之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公集有集行世者。率皆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於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重也。宏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不接於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賈班。

言可凌崔蔡。亦何能無權而笑。不感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嘆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曰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相。偉績豐功。登封戰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魁奇跌宕。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將卒。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一當單于。此自文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後五年。天子果遷后土。封泰山。卽推量之過也。假使宏不卑且賤。少徵天幸。蚤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所見。少半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者一二輩。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露風雲。作此寒儉無聊之語。與砌蟲春鳥。爭其音節哉。宏之所以自况。誠不自量。而以概乎天下之有才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爲之三嘆矣。先生人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卽當援引盛德。布請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狂談。恃先生之廣大。憐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爲三隅之反。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遙擲。煥煥可勝。

候李元仲業師

宏以丁未八月。裁缺離信州。十二月爲家弟掛吏議。憂愁駢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疎闊之罪。上通于天。宏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妄冀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啓其騰驪之路。卽伯樂當詣。安能使之長鳴而仰沫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維揚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策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前言如參。如緣分有限。墮地已然。眞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

可喜。宏始將以半生之宦趣。等一日之棋枰耳。既已落落無所措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似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着皮毛。短才者失之單薄。夫折腰齟齬。固足爲妖。使徒奉一結額椎髻。及單襦絕粒之人。謂足抗瘴光而凌鄉旦。行道之人。皆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峭削。無徑可尋。向馮密庵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鉅眼如箕。誰能發此未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真若飛仙劍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瞿世士。敷論其黑白哉。當世未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賦。不可得而強也。宏志薄才疎。賦于天者。既不敢望。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宏之斷斷無成。亦已自料之矣。相隔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教其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有窮。尊稿已謄副本。致之櫟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如渴。遲當有以報命。付去小稿一冊。是宏理信時一二讖語。不知足摩觀聽。然六年苦心。猶冀其萬一有存者。是又宏之妄念不已也。

東堯夫兄書

宏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夏又值季慮凶。半年會省。愛憎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嚼甘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維揚陳山人。爲當事延至。其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建平相人之名。謂弟可以入世無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之。稽康謂仙不可學。獨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如此。每伺候大人公卿。見車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寂寞空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尙未漸滅殆盡。故偶一觸之。便如逢故

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遙隔。無因一至尊前。吐此積悃。小詩三首。令兒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也。

與邱慎清書

慎清足下。溯流上都。有過眼文書。偶得三疑事。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輒辨。卽舉念憶某人聲音何似。皆必然可數。惟己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面目。視記皆真。強記者如古人見車師半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己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而失之。卽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自臨模。輒行者。若刻畫己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凝想而卽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夢寐間尙復可想。至觀畫美人圖。卽精神極致。當前非不奔悅。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以心察之也。既已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己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安得有一心而聽己之聲乎。人之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於面目之外耳。己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卽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而目之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己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人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聞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知年兄閒極。又肯作理解。敬馳以相聞。

與林爾千

歸路讀紀遊諸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章蓋。至於賦頌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爲

之。歷觀近代所號爲能言家者，遠如楊升菴，盧次樞，無論若陳人中，未免纒續奇言。王季重頗傷諧語，惟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敘橫披，巨源云亡，典刑久爽，何幸更得爾千也。匪獨以張吾聞軍，吾不知千百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于子虛上林何等耳。山城爛熳，紅葉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一賦，以傲爾千，而含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於此。假使爾千釋不律，俯而縮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簿書，不識逸致開心，能復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傳有命，以至忙至俗之小吏，而猶欲捭連文事，與爾千競一日千古之談，真可謂當車之螻臂矣。詩筌博觀，淺斐，匪敬，統望付典書。

復李化舒

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爲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施於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前無退之，近代諸賢，無不爭唾抄襲。左國者爲臭腐，至其所作古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僕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能冲舉，冲舉小復異人，何至終爲雞犬，甯槁項死，終不願此白雲鄉，妄繫仙人之屬籍也。僕近疲甚，倦塞一官，仕且廢學，周章人事，錯慮忤心，既不屑食其丹餘，而又日以蒜汁澆面，金書玉簡，將忍待他生，惟日夜候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從望空遙禮，讚嘆非常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強以進人者，如僕也，何以殊是。放筆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化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辦得

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踪稽阮。頽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着筆便可得二三十紙。蓋隨意爲快。取適性情。行固自歡。止非興盡也。緣向名場大熱。恐落筆不爲元李劉白。天下不復知有我在。今偶思得如隔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知。則茫茫四海。杳杳千載後。卽沉香作像。鑄銅爲身。彼自像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墮地始立名字。是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黎生。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趣轉活。詩不爲名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閒中念此。尋味無盡。要欲兒輩知之。

何 綱

省菴福建晉江人。匪莪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爲宰相。得爲諫官是矣。以生言之。士不得爲諫官宰相。得爲師儒亦可矣。蓋師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就人才。培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簡貴重。非他官可比也。况師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爲宰相諫官者。盡出其門下。天下事何必身親爲。然後爲榮且盛哉。惟祈先生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輕先生也。

周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賚葛

價定越峯聲高鄴紉雪華奪麗蹕翼慚輕昔阿谷所遺惟贈佩璜之女萃澤所賜徒歸素盞之容未若惠
出上公恩覃下士袵堪以表繼可相蒙雖使赤纁掌節丹衛總轡固已涼生舉袂爽起披襟

謝賚綿衣

雲襜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遂使帶緇枯槁塵改舊容見村襤屨頓更新節自憐
袖短每內手而知寒彌幸裾長尙及門之可曳

謝賚梨

上林纏帶未如津潤之奇箭谷金柯謝茲融液之美地仙可致子橫之記有微輕身自學曼倩之經猶信
豈徒煩餽頓釋階階立除但恐石城靈實不得復歸哀家珍果見啻蒸食當鑽念德取小知恩

謝生日宴

鶴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攤脯自輕黃臚之珍某躋濟玳筵從容綺席應同王子泰琅璈之響有似
會孫與幔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極乾坤還效君山之頌

張光世

行祕福建莆田人
不履園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先生曰。客之過我者。三日。便有不同。光世不敢當先生之客。安敢當先生之三日。先生又曰。讀行祕文。知行祕天下才。則先生已許以不同。何待客三日。雖然。光世之稍有不同。皆先生日者飲食教誨之力。三日之客。又烏可已。今既客三日。光世有不同乎。飲食如故。教誨如故。則其不同者。光世不知。先生亦不知。歸白門時。故人望顏色。觀笑言。曰。何物行祕忽然改觀。光世謝先生矣。佳刻種種動人。各再錫救部。爲先生廣之。

陳肇會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偶見謝獻菴答應仲謀書。竊謂其言之不無過激也。夫遊客之惡。誠可痛絕。至謂近者士大夫莫不皆然。此語亦覺過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盡皆依阿淪淪。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士。然諾不侵。廉潔誠直。不乏其人。卽閭巷布衣。有共財同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皆浮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哉。古士相見之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毋適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肆意詬罵。同遊無賴。

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遭讒被罪。皆游客逢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汗蠖之。至於此也。男子生而弧矢以志四方。故欲其遠涉遐攬。不踟躕下。乃以細人之屑見。儉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士。盡爲於陵蜎蜎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爲德。亦所以增士氣也。至于養士而與持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而尙自德色。謂加膝墮淵。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之人。率以資厚勢大者爲雄長。而講古尙友之士。遇之而不致其肅祇。恐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亦未必能杯酒往復。忻合膠漆也。偶見獻菴此書。有動於衷。故切言之。然僕于獻菴。實未嘗有所軼轍矣。

釋道忞

木陳廣東和平人
宏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道以情封。知以見隔。舉世類然。獨不慧。衰鳳自慚。乃吾師逢人說項。曾不以雲月是同。谿山各別爲限。直欲混四海以爲家。破町畦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識哉。

周

銳

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人情難過者。生死毀譽兩關。生死至無可奈何亦畢矣。而毀譽一關。賢者未免動心。然碌碌者苟而已。不

肖者自便而已。其毀譽原不計也。夫不察士之真。與人情所以不免。而定其中焉。猥聽浚愷之吹疵。以苟且不肖爲超毀譽。而責賢才之俊。以警不畏死爲超生死。而責雍雅之士。豈不冤哉。

甘亮 欽采江西永新人

答人

君問耳順。日知身逆。聞逆身之言。而順斯可通矣。

史桂芳 景實惺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負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負天。倘一善虧欠。悍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爲終古欠債人也。

鄧漢 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僕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叢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邸舍。朝

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騷，下逮三唐，細閱而深思之，神明默識，豁然悟汗，乃知我代諸公之學古人，都在形骸之外。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竊知和尚道風孤峻，思企有年，闔歷滄桑，始展欽矚，蓋漢武恨於相見之晚，蒙叟寬其且暮之遇，殆兼之矣。日昃邇還，未伸小叩，如田廖兩生，下嵩山折花傾酒，有步步惜別之感，淺學於道未有聞也，而自幼志之，然非同社所能知也，亦以茫昧，不敢輒與人言，竊以三乘五車，本無二諦，願其教令不同，門徑遂別，其在六經諸子者，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如其闕暢，則無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已該三部，卮言日出，因以曼衍，遂有五燈南嶽二枝，青原三葉，自老馬石頭而後，如黃蘗赤眼者幾人，五家以後，如大慧黃龍南者又幾人，邇乃鈔纂重刊，居然自命印祖，以弟觀之，似太早矣，故嘗閉口不言，遵昔賢之戒，有爭氣者，勿與辨也，雖然，此風不止，使臨濟爲曹谿之罪人者，必時賢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談何容易乎，一詩致虔，五緇獻笑，倘以爲可教，尙圖襍被求比永嘉一宿也。

蕭士瑀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與人

李長蘅贈人以三言。謂蓄以奉天。巽以合倫。斷以制欲。能奉以周旋。可兩忘於天人相與之際矣。

又

言有未行而先紀者。是違往聖之訓。然余有私傲焉。意中之事。一筆諸書。若宿債之迫身。身必償足而快。又如負重行遠。跬步未到。終非駐足之地。欲藉此以鞭其後耳。

又

日奔逐不暇。究竟于自己分中。毫不相干。殆永明所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礙法中。自生繫縛者也。爲之浩嘆。

又

語云。好形狀人者。近于死者也。况譏謔人者乎。語可書紳。

又

偶憶語云。人若於日用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蕭士瑋 再見

讀某集示人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鶴白鳥玄。眼橫鼻豎。夫苟因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警。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僕最心折者。惟此公之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駭雞視。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蕭伯升

孟昉江西泰和人

與減齋先生

閣下高名。照耀今古。伯升方在穉齒。固已服習閣下國門之業矣。維時年力未充。如管公明不得三升醇酒。不敢遽見長者。逮及弱冠。晤王大允使君于湘江。因得盡讀閣下所著詩歌古文詞。心竊向往。會逢喪亂。故未遑也。年來侍竹關於青原。交伯璣於南浦。又幸以編氓故舊。仲交情於長汀。愧曾黎公。每一促鄰。未嘗不嘆閣下今日之龍門也。其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有古昔偉人所不能及者。私心徘徊。以爲使伯升得緣先人遺緒。一拜閣下於床頭。其爲榮藉。何可勝言。既而思伯升枋材耳。自顧無尺寸之長。兼多難之餘。精彩銷亡。何以見閣下於今日。則又未嘗不感奮躑躅也。然每讀閣下選書。輒珍重之。不啻中郎之祕論衡。獨至大選。所載某君札。知閣下垂念先太常之厚。而某妄謂與先太常交莫逆。義非之詞。銷骨毀肉。則伯升不能無憾焉。會一白之長汀黎公。蒙公久之。以台札見示。閣下之虛懷期物。伯升伏讀感泣。益信閣下文章之友。與閣下及門

之士。向所謂閣下之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者之果可徵也。夫以閣下文章之友。伯升得而侍之。及門之士。得而交之。而獨不得先容。致賤名而左右者。則伯升緣分之薄也。然既因長汀公開於閣下矣。則伯升區區之誠。又何待先容。而後引頸長鳴。以酬知己之賜於萬一哉。謹略陳陋陋。并載拜上所刻先集三部。刻書六種。悚候斧正。伏楮纒。竟忘卑賤。伯升死罪死罪。

金光弼

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竺山房集

與友

昔吾先子謂弼曰。子識嘉隆之詩乎。詩盛于嘉隆。而衰于嘉隆者也。齊天下之門畦于一途。而天下無步趨也。約天下之性情于一模。而天下無性情也。倡者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搆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同。調太熟。蓋至于今日。而幾乎套矣。吾江以西。自陶潛劉瓛。虛王季友諸家來。往往超然自爲一境。不共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餘烈。弗改于興允矣。其于子美之氣格。摩詰之丰神。或未盡悉也。蓋海以內。詩主同。而或脆于骨。豫章詩主獨。而或格于趣。兼詣而出之。實有悟門焉。不可強也。小子勉哉。弼魂驚而走。豈以舉世所難。而小子獨異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驎。弗前則却。鷲馬十駕。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水窮。真境自見矣。受迪以來。讀書金竺山中。山有靈蛇。犯者雨如注。兀坐焚香。廣攝冥求。亦既有年。然以閣中故業。不得專。又嘗一月以十五日變麴蘖事。無暇點竄。用志既分。神不主矣。念涉世

多故。頗負牢騷憤激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強所不諧。中間沉升墜合之感。靜攘險易之變。愴悵誰語。悲發之詩。高秋悲涼。風勁弓鳴。於境似合。積時成帙。不敢示人。敬以呈足下。惟教之。

羅牧 飯牛江西甯都人

與人論焙峯

峯妙于生。手妙于熟。難在于勻。已如法矣。猶有出入不自知也。始以細心而得。終以忘心爲至。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家南昌勤補堂願學集

復欒下先生

承示古文。未可專事簡朴。深感至教。衡亦竊有所規。如近人古文。又間有病在不能簡朴者。率取類書成語。鋪揚過半。借爲已作。忽于中幅取其人姓名以傳會之。雖縷縷滿紙。令讀者欠仲思睡。如昌黎荆公贈送序。短章居多。其味外之味。玩之無窮。卽五言古詩十九首。與陶謝諸作。不過敷衍而止。少陵始變爲數十韻百韻。姿態雖復橫生。神韻未免頓減。非敢啗點前賢。要亦時代升降之所必至也。昔之北地。今之孟津。推尊少陵。然孟津不及北地。積漸又不及孟津矣。未得其妙。先趨于率。江夏清空如話之言。遂爲粗疎藉口。有識者不得不以中晚救之。景陵謂假初盛。不若真中晚。景陵之詩或有疵。此論則深于風雅性情。殆不可廢也。虞山嗣景陵。

而列朝詩集格調總近中晚。且多宋元逸致。先生試一覆之。虞山之深于少陵。正如禪家從門入者。不是作家。難與淺學拘儒言耳。仰恃知愛。忘其妄誕。惟先生終教之幸甚。

復愚山先生書

昨多拜別。此心依馳。累夕不寐。古云感恩有之。知己則未。若先生之視衡殆兼之矣。衡每自矢無繇報公知遇。惟益自勉于文章行誼。使海內始終稱公取士之明。差爲不負公耳。頻年戀戀東湖寂寞之濱。忍飢僇臥。不敢出而曳裾彈鋏者。微欲一矯靡風。全三四鉅公之知也。今先生與柴雪晴鶴兩公。俱去西江矣。回思十數年間。衡之所以事三君子。與三君子之所以期衡者。卓然以古人爲程量。不啻昌黎之於李翱。永叔之於子瞻。豈徒以其斤斤自守而已也。今忽漫遠離。高談無所與陳。微文無所與衷。則衡之抑鬱無聊。將有不止。戚戚于貧賤者。不知先生何以爲衡念哉。柴雪公持別。低回久之。衡相與約曰。若公林居。與愚山公家食。衡或扁舟過訪于石臼春穀之間。不百里而兩知己草堂相望。使陳子者。仍得析疑賞奇。如追隨江西詩。誠稽昌佳話。惟時鶴公卜居無定。未免益難爲別耳。先生聞之。得無重有所感耶。

賀貽孫

子翼江西永新人

心遠堂集

復謙庵先生

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爲正人也。世衰道微。以無用爲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倖得之。方以

爲喜。豈反爲醫病耶。且大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窺。彼所號爲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於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彼且以僕榆爲渭水之熊。以蝮蛇爲南陽之龍。如是者既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甘爲無用。老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爲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三申辨。則望置之勿問。以靜嘿杜蘂。非之口。此眞長者之行也。又承諭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肆爲譏評。先生易傳。毋論索解。人不易得。設有解者。能別立異論。往復辨難。此正先生所承收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譏。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此。且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義之一畫。皆多事矣。嗟乎。經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崇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譏先生以多事者。譽先生者也。自諉於無所事事者。自譏者也。以譽爲譏。又自諉焉。忠矣。卽病狂。亦決不若是矣。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竊惟三閭介矣。而其姊以爲規。懷英遁矣。而其姊以爲誥。兩公各有所就。卽二姊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實難測識。若貽孫者。爲介未能。爲通不可。全軀泉石。負慚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成先訓。不但屈姊讓其慷慨。卽狄姊亦應羨其從容。幸逢我公。主持風化。若復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以對姊魂。是敢披陳大略。仰備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枯桐。尙抱微音。其爲功德。曷可言喻。夫廉恥所在。死或輕於鴻毛。名教所依。言乃重於秦嶽。蓋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托以爲重。然則

公之言。固幽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諒亦我公所醜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於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耳。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子雷奮龍奮皆有文名
翼雲堂遺集

復趙雲侯孝廉

憶門下薄遊而入閩。閩固財賦之區也。入閩而逢寒飈之不肯。猶采金山者必棄石。探淵珠者必汰沙也。門下不棄之汰之。而氣味沉酣。一月若久。千秋若暫。至今念之。似仍置弟於漚潭鱸堂之上。彷彿與門下解衣磅礴之時也。快矣幸矣。今歲南宮之役。弟遇同人。必問門下至否。以下是科得人與否。若韓張兩公。以子瞻兄弟未到。請展試期。惜哉其心是。其力非。而門下亦竟不至矣。拊心才難。寧不三嘆。弟仲冬自北徙南。入冰罨則白雲封戶。殆足擬深巖跌坐者。雖無從作活。而神情甚恬淡寡營。幸免於過。即人不免終過之。弟亦心不愧而色不沮。唯此一節。差堪爲故人道。其他非其事。且非其能也。門下薄遊之計。非博陸生棗中裝。乃子長寄一部史記于名山大川。古蹟都會間如此。則雖遊不病。且有功矣。

復羅紋山

閑函捧誦。何年臺之善自搥損至此。弟意花不必較。茵褥瀟灑。總是旦夕必盡之緣。故不若看至結子時。一着何如。古之行道濟世。偶有所格。不得直遂。迨其後也。身榮而名立。此正結子地位。年臺當無多讓也。

何屬乾

不息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鼎臣北上

清才無兩。屢擢一第。承詢所由。猶向盲闇途也。大約吾輩立品不可不真。作文不可認真。立品不真。則爲君子所惜。爲小人所托。作文認真。未免眼高手澁。從來名宿入場。思第一人。究成局外人。皆四字病也。此際相遇。妙在有意無意耳。劉孝則甲戌及第。東會堯臣曰。今科率筆爲文。乃得之。靜思此語。益知相遇在有意無意矣。愚於此道。殘牙鈍齒。老作阿婆。冀吾弟寧爲真人品。毋爲真文章。斯兩得之。

結隣集卷之十終

尺牘新鈔三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

卷之十一

蘇惟霖

潛甫湖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弟病苦無賴。道力未辦。不無愛生之感。故不得已而有是舉。人生色力壯健能幾時。不以此時大作佛事。利生自利。而邱壑爲高。則枯槁寂寞之腸。大雄氏所謂焦芽別種。不堪紹聖者耳。若不出此而避人觀望。是市井墮心腸。豈有豪傑而算利計害。爲烏紗長命圖者。弟之徑情直遂。略無回互。仁兄所習也。無如病何耳。

郝承健

惟順玉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自往年七月後。不得吾丈一訊。私心竊訝。謂吾丈遂已忘之。迺胡文源歸。則謂吾丈猶時時念我也。文源出示所贈乃翁大作。鄙人莊誦數四。愛莫能置。文在茲矣。惜不能多致爲恨。僕蚤乏師承。長甘自廢。於茲技本

不宜漫有言說。照以狂瞽之識。蠹測之見。恆思有以請正於下執事。夫今之爲文者。刻畫以求工。點綴以較勝。則曰可以爲文矣。嘗竊思之。季子延陵之誅。纔一言耳。而千載誦之。猶堪下淚。荆卿易水之誦。纔兩言耳。而一時聽者。靡不嘖目。空梁燕泥。景寓目前。青草池塘。語涉神助。此豈專在於言語文字間哉。抑其意妙天然者。固自有在也。假令此數種語。俾後人模擬爲之。卽如拙工之畫。衣服楚楚。而索其風神。靡然無有。所謂與優孟無異者矣。僕非知文者。每羨足下博雅宏肆。奇調古思。方其業舉子時。已自不拘拘於有司之尺度矣。矧今以文樹幟。以史業官。衷石渠之祕。而博其趣。羣金馬之彥。而極其旨。匠心獨運。迥出凡流者。不知其幾于萬種。然僕之所望於足下者。則不在於刻畫點綴之工已也。夫刊落舊說。成一家言。此最不朽之盛事。以吾丈之富於年。富於才。又富於學。其爲此特一加意聞耳。近與一友人偶談及此。渠乃曰。方今之時。作者大備。凡今人所能言者。古人皆已先言之。淺學之士。涉獵未周。偶有所見。便指之以爲新語。不知其皆古人唾唾之餘也。此大不然。且如漢高安劉。必勃一事。自遷固而下。未有發其微者。千餘年後。却被蘇明允看破。作爲權書。雖使高帝復生。將不復辯。卽此推之。天地間道理。昔人發揮未盡者。豈止一端而已哉。今且不必遠求。只如唐太史竊符救趙論。常州新建關侯廟碑。此等議論。亦何曾有人道得來。試使吾丈爲之。當尤必有出于此者。非僕淺淺所易窺也。別吾丈久。無從商確。援筆不覺狂心至此。吾丈不以爲妄。尙其有以鞭策之。

曹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蔬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某伏草土中，讀先生之書，垂十許年，以爲當代有范富歐陽，而昌福不如明允，深用嘆愧。及走金闔，沂鹿城，先生儼然在鹿城之中，而不敢潔費以聞者，理弱也。然窮有感者，先生奇才偉負，自宜陟木天鎖鑰之班，而辱以五聽之司，唐之萬難之地，此何爲者？應龍摩天，光影萬丈，天下之所仰爲風雨也，而枯河東身，則庸夫穉子，皆得困苦之。且是物也，霈澤以爲施生，而鱗爪亦足以觸物，故威靈之隆，爲瘡毒所不加，文章氣岸，亦吾黨之所謂鱗爪也。勇剝而刊落之，則不足以爲龍矣。今世所稱縉紳先生，相率爲偶人之拜揖，息深至踵，頭俯至地，而其苞苴之委輸，又未始不如庖丁鼓刀，悉中肯綮，以是致高官，膺廡仕，斯得耳。若夫當世之士，推論人物，則齒唾之所不及，先生今世之指歸也。某家衡南，實知衡，衡之傍爲峯七十有二，皆環翼拱服。今年春初，上雨花臺，則尺阜短邱，靡不俛首金陵者。先生于此日不猶是哉？李門郭筏，固自以得到爲榮華，何必求通遂稱于澤輿，以若所干亦有之。琅函禹穴之書，多多益善，高文奇字，落落星斗，雄談偉論，滔滔江河，坐某百尺樓而壯其觀聽，亦先生雲雨之施，膏我芄黍者矣。

與李元美

遙聞翻江墜素之餘，更有紅拂竊姬之遇，此雖亂離之快事，亦懼歡樂之不長。况西陵羽檄，非天台靈藥之山，南陽草廬，豈丈夫成功之日，而我元美銷磨慷慨，理葬溫柔，按度麗華之詞，流連金谷之飲，是僕所大惑也。古來權臣握鉞，雄主側目，則有歌舞以見其途窮，田園以示其終老，亦有日暮疲策，豪氣不施，彼其深宮酣

舞之懷。要卽祝宗祈死之意。而我元美處盛大之年。當盤錯之會。豈有汾陽震世之勳。信陵招忌之的。而婦人醇酒。行樂不休。泥淖爲安。忘其陷沒者哉。桓元子亂世之桀雄。猶以客言盡遺婢妾。况我元美堂堂之士。乃甘腐此七尺乎。弟向坐是。今乃覺悟耳。

與周簡臣

長途廣陌。不問而知其清明。烏道龍阡。相顧而難其弗塞。五都之市。百貨之所貯也。三尺之童。亦得以步履於其間。而叢鷲翳翳。卽非揉鳥。不得以爲升處。先生所著凡數十萬言。揭嘗有奇文難字。詩曲聲牙者哉。然其義類宏深。意旨洞白。是昔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爲進退。所爲是非者也。上下數千百年之間。焜耀者以爲日月。晦昧者以爲鬼神。孫樵劉蛻之文。吾以爲不如子長。李賀盧仝之詩。吾以爲不如太白。吾以爲不如天。下亦以爲不如。雖彼四子。亦自以爲不如也。先生言滿天下。而化域一方。則大用其言。而小用其人。是明允所云乘天者之罪乎。天而棄焉。易以坤始。春秋以侯貴矣。吾繇易與春秋。以參先生異日之所就。將裴度相業。韓琦膺功。日有逼而上之。昌黎永叔。又何稱焉。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韋子寅

十三年之別。何足道哉。歸心甚淡。隱計全缺。筆亦難述其苦。惟容識天眼。必遙知其辛苦。神遊我蹉跎處。

也。老年弟兒未審尙一見而後死乎。抑一死而不復見乎。造化主之矣。

劉敷仁

濟甫月懷湖廣江夏人
添學草

與郭無咎

足下於文毅公集。以家貧不能舉其全部。而以禮佛詩先行。昔昌黎有子。小史傳其魏科。而訂較韓集。酒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主爲製其序。而過過無功。漪歟無咎。賢於韓蘇之後遠矣。

呈叔父

盛唐之李杜王岑。中唐之元白皮陸。每閱兩家之集。如見一箇之往返。真是快事。

釋正志

石人槩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槩菴別錄

與定齋

人情於誕日生子。口婚宜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顛。折一箸。斷一釵。必藉藉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刳腸扶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不豐。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隻雞。右手提刀。當吾戶而礮之。必以咒詛厭害。齏之不置。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炙鵝鶩來餽者。則又頓首謝不遑。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奚異。至於病婦人。皆繇定業。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宿負。今烹宰求禳。

獨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必不再。再不應。雖三五禱不疲也。幸而定業已滿。漸有起色。則繁闕謂禱功。不幸而定業莫逃。終歸於盡。則寂然不謂禱過。獨不思神而正直。溪澗之毛可羞。苟徒計較於卮酒一盃。以爲喜怒。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又安能爲禍福天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卽以人爲犧牲。何不得。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戕物命。增殺業。不可以已乎。

答文用昭

世不乏同牀各夢者。則古人以千里爲同堂。萬世爲旦暮。非虛語也。世間無足道者。出世間法。又非可以言宣。祇此數行。依然白紙。

答尹翼子

若實際地理。晝夜且無。何有三世。纔道窮未來際。爲一晝夜。已是剜肉作瘡。流於婆婆晝夜中。分人我計。窶親。以有限之年。作無窮之業。受無邊之苦。安有智者。而肯自謾若是乎。

與李君

奉別以還。于今年三月。感三峯一衆。饑疲。不忍獨飽。遂發意打飯供之。今七閱月矣。中間六個月。一日麥粥飯。一日吃麵。與衆同餐。總不得純米飯入咽。而且病痛不辭。寒暑不辭。是宜有人道陰陽之患。相逼而來。然天亦不以此減其算。益其禍。而世間之減算益禍者。又未必皆有以致之。則正志所謂固落得做耳。欲言殆萬斛。因大故不敢多及。

與石谿兄

擔着頂上棚。是處逢人乞。生被個老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半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何殊癩狗絕生天之望哉。鑑閱長發日。正是其時。自辰至午。曇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捧將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飯罷歸來。臂已強。蹠已酸。非時食不得。路上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閒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厚福人閒。祇宜哭不是。若起一念心。責其疏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長。不能前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遂左右知是何年月日。目前事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與法子錢湘靈

予不文。既闖入瀉山水牯牛隊裏。益不欲爲文。然見文之匠心者。則又笑罵爲閒。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獨不作一切文人敘跋。于義何居。乾達婆王獻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者。無受者。如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劑。曰孰黯然而黑。孰頹然而長。孰巍巍乎山。孰湯湯乎水。便與須彌峇峇。海水騰波。話成兩隊。何怪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除。然則吾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許子文之身分。之聲價。已爲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欲然不以爲足。必欲向已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斷。既倒斷已。欠伸欬唾。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爲文。與電光谷響。松濤麥浪。以至空中鳥跡。水上風紋。都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爲得。賤之爲得乎。抑措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予與吾子。亦相遊於曼衍。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

則已矣。噉噉然以爲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敝與跋。則是爲虛空安耳穴也。吾子不受。予亦不受也。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青谿集

與滅齋論葉榮木畫

竟陵詩淡遠又淡遠。淡遠以至於無。榮木畫似之。每見其作斷草荒烟。孤城古渡。輒令人動作秦月漢關之想。

與龔半千

畫有繁滅。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邱萬壑。無一筆不滅。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予曾有詩云。鈇幹銀鈎老筆翻。力能從滅意能繁。臨風自許同倪瓚。人骨誰許到董源。悟此解者。其惟吾半千乎。

髡

殘

石谿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躍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菩薩留惑潤生。恐墮無事甲裏。石禿如累夜夢。漫人登場。大傷目力。到得睡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顧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

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吾楚湘山，層巒聳嶂，不可窮畫。目爲之炫爛，足爲之酸澁。若山陰道上，祇不過應接不暇耳。春日偶作此意，甚近之。老杜云：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唯深於筆墨者知之。臨摹家則未可語此也。幸有以教我。

與蔡龍文論書畫

書畫文章，此中關捩，假于天不假于人者也。吾道所謂無師智，纔一拈出，自別常情。山谷云：一邱一壑，要須其人胸次有之。若卑卑摹擬效顰，禪家呵爲僕兒婢子邊事耳。居士蓮筆，所謂腕中有鬼，真得無師之智，將來足與逸少並垂不朽。因寄拙畫請正，附以敬語，莫謂老僧不會道破。

朱日濬 菊廬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別去卽于本日午後抵黃安。日前遭遇種種，細檢往事，誰非古人受過的苦，而古人處之泰然，僕輩曉曉，正不欲我輩出古人下耳。沈龍江云：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嘗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還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爲人可知矣。此一段話，可以破俗情之見，消世路之爭。

顧景星 赤方黃公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竄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遠難盡。一刻木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燒窟窿。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絕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兒輩置喙。越括徒讀父書。故趨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况才未必逮古人耶。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復張長人

兄之文善矣。論瑯琊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頗當。墨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爲兄規者。近尙八大家。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爲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擅歐蘇。自刻自評。某篇幾段。某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爲頭。爲胸。爲腹。爲尻。爲手足。是礎之矣。神龍騰空。蜿蜒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喬一段。伸一段。屈一段。風若齧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初學。折腰鬪齒。而古文荒矣。畫竹者。兔起鶻落。胸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於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判度先定。辨士應變。處生從容。自若。今之爲文。正如僉農。評訟。抵掌竊擬。往復訊答。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躁鄙。彼眞夫人。談笑說鹽米。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避辭爲工者。是僉農之擬訟。而獲婢之簡言。

也。觀今名家，何以異是？以兄才志，掃滌掀翻，何所不可。願取歸安鹿城月峯荆川評閱諸書，束之高閣，如是數年，弟雖鶩，當與兄極論之。

王澤宏

涓來吳菴湖廣黃岡人

與陳徹庵

晤菴門，知近况清苦。夫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而世俗人視爲畏途。先生回思往日，千金入手，瞬息揮蕩，意所欲爲，傾囊不顧。其見地會有如今日乎？使先生而仍如往昔之隨取隨足，其著作品行，亦必不能如今日之見地超而踐履卓也。

杜

濬

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答王山長

承教弟傲慢不求友，弟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此是實語。

與孫豹人

僕近作寥寥，惟以溫經爲日課。蓋嘗竊慨世之黃冠緇流，猶各誦其本教之經，卽吾仲尼之徒，亦或持誦

彼教之經。視日限若干遍。且刻苦用心。不使間斷。而吾儒之經。反終年不上口。以致聖遠言湮。學無根本。風俗日衰。職此故也。僕因而思之。向使其肯以持誦二氏經。視之工。誦吾儒之經。肯以持誦二氏經。視限課程。無間斷之道。孜孜誦吾儒之經。則六籍之文。曾不抵一部華嚴。一藏內景。一萬大悲。視身計。可以人人爛熟。縱未必卽爲醇儒。其可以免作白丁無疑矣。此其功效。較誦彼教之經。豈不尤正大直撥。不落荒唐哉。以此自念。生平經學。雖涉而不精。作文援引。僅同剽竊。可恥可嘆。莫此爲甚。於是不知老至。特於今年六十以後。謹擇閒心吉日。呼我密友及兒婿數輩。各治一罇。送老人上學。使其隱然監督。不容作輟。立課簡易。用圖久遠。每日溫經。不過五葉。正襟朗誦。不過十二遍。餘工酬應治窮事。倘得如此十年之工。則六經可以暗誦。左右逢原。作文不敢游移。作人不致時樣。祿命家謂僕晚運頗佳。其在是歟。目下先理書經。慕伏生之忘年。次及詩。又次及易禮。則寒家世業。春秋四傳。曾用心一過。但經文反不熟。此易爲力耳。從此肫勉。雖長在客中。所至無論人家僧舍。必先以此意白知主人。然後展卷。不然。恐其駭笑。此白頭老翁。尙思應舉也。大率我輩天分有限。又半耗於詩歌。今始專精經學。庶幾有得。不論蚤晚也。既以自勗。並以望我同心。雖以足下五經紛綸。無俟重理。然杜詩史記。尙不厭百回讀。况聖人之經哉。高明不以爲迂。則鼓舞老蒙童多矣。一笑。

與蔣前民

居恆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僕云。其先尊君雲澤公。官至宮保。尙書。中間敝屣。按浙撫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案篋千金。及撥革。執其子之手。

而嘆曰。吾備位大臣。潔已率下。奈何家有千金。吾豈管墨哉。蓋當時前輩修廉隅。矜名節。大概如此。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尙書。以有千金爲媿。則一日未仕宦之措大。有十金卽爲至多矣。足下豈不嘗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臺先生。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担。人號爲劉一担。今足下雖貧。點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担乎。則是足下之富。乃尙書之所甚愧。而總憲之所遠遜。爲不如也。奈何尙愛貧哉。僕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夫娶不可不聞此風。然後知節操爲足重。淡泊之可貴。而世俗之以貨賄相高。惟利是務者。爲夫古太遠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爲安貧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量。其法僕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敝。此不可敝。珍重珍重。

示兒

讀二典三謨及禹貢之文。何等爾雅風致。至商周之書。盤庚五誥。乃更詰曲聳牙。因知論語平易。正是吾夫子文章起衰。直接唐虞之統。不但道德巍巍也。知此。并可知眞唐宋。優於假秦漢矣。

答汪秋澗

承問云云。可謂高人有不急之務矣。敝鄉有詩而無畫。顧宋時無論。至子美浩然兩襄陽。其時畫道盛行。亦不聞楚人能畫者爲誰。至近代二百年中。長沙下雒公安竟陵五先生。以詩迭起。雖論者不一。然固已皆爲詞壇盟主。執牛之耳矣。獨至於畫。無卓然名家者。直至今日。突出二人。一爲石谿禪師。一爲青溪太史。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峯石跡。迥絕天機。原本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數爲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一出便

到恁地。猶之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爲湯臨川。伊作者盡出其下。皆天地間怪民也。

又

僕向謂詩文書畫之壞。至俗氣二字止矣。無以復加矣。今始知有甚於此者。時氣也。或者不以爲然。僕爲譬喻以曉之曰。時氣之爲物。猶之近日江閩新窯。摹倣宣密成窯嘉密款識。燒出瓷器。非不標致清雅。而其一種令人厭薄處。都自不可解。若是真正舊窯。雖復款識稍俗。亦自可耐。此非時氣又甚於俗氣之一證乎。雖聖人復起。將不易吾言。眼中翰墨紛紛。惟足下堅守古學而無時氣。僕故盡情言之。不足爲外人道。

答卓火傳

手教再四。促傳經堂詩。此詩諾足下有年。豈得不作。及見惠示李東堂碑文。典則多風。則謂此堂只消此一篇文字便足。其餘概可無作。古人求人詩文。只求一人一篇可傳。不似今人亂促市傭。無所不有也。然使僕竟自不作。則似此段說話。祇是自作游說。謹勉成二章奉去。其實雖拙作可無。况他人乎。狂言并發一笑。

與張虞山

蒙漁獎拙作序文。多有道之言。不敢當。此文特見其端倪。未盡也。蓋愚見嘗謂男子之能詩賦文章。猶女子之能紡績針紉。只是本等事。無容矜異。其不能者。由未受之於天。於己無與。亦猶女之拙者。於紡績針紉。有所不會。亦由未受之於天。無可奈何。正不必深愧。惟於節操大閑。則無論女巧女拙。皆不得草草也。世人能詩文而自矜。是女子之自矜其紡績針紉也。矜所不當矜也。不能詩文而自媿。是女子之自媿其不能紡績針紉。

也。媿所不必深媿也。此乃至平之論。無絲毫之矯激。第斯人憤憤相蒙耳。足下知吾言。故并及之。

答友人

僕之論學。於朱陸兩家。總無所解。而獨以涑水氏不妄語爲宗。蓋人能不妄語。則行必可言。言必可行。爲躬行實踐之君子矣。至論其功效。則尤爲最大。試爲足下陳之。今夫家庭之有離間。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離間絕而家和。朝端之有讒佞。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讒佞絕而國治。民間之有訛言。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訛言絕而天下安。以至于處朋友。不妄語。則無風波。處鄉黨。不妄語。則無爭鬥。作文不妄語。則不至顛倒。千古之是非。作詩不妄語。則不至淆亂。一時之情事。自古及今。和平之福。休祥之應。未有不由於誠實之君子。而破國喪家亡人。未有不由於妄語之小人者也。至於一種士人。不務修身積學。而專作妄語。用自粧點。其爲醜態。尤慘於破亡。近已有爲之而敗者。然使後生初學輩。有所鑒戒。而妄語不至於太甚。則若人未必無功也。蓋僕始者。不過遭細人妄語之累。有所激。有歎服涑水氏之爲聖人耳。久而方知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率不外是。則歎服益至。而從事益專焉。但僕之資質庸下。骨力軟弱。爲之覺甚難。兼世道尙僞。如操千金之璧。而行於盜賊之徒。兢兢乎惟恐其失也。吾夫子稱忠信篤敬。是邦可行。益贊禹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欺我哉。足下老學。幸不惜鞭策。使益堅所守。是愚心所望也。企切企切。

復粵東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

夫好僕者之疏。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身。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不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歡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賚書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于子瞻。如所見其長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其明審之識。有過絕于人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祇是頑骨。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不同于戰國之游士。是以其骨力之堅。橫亘千古。至今仰之。嶄然如萬丈之峯。峻削而不可及。今足下負識如此。其無乃行當接武仲連先生歟。僕尙未焚其筆研。頗著文自娛。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第恐足下少安無躁。俟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爲合作耳。璽復。

戲答練石林

僕固好爲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同甫。又新參一歸熙甫。而止。鄒以下無譏焉。若來教某君。僕未嘗識其人。子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狀。殊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怪有一老友。年大於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不窺舊傳。妄自菲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徒取誅戮。爲可憐憫者。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着色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况今人伎倆可知者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諧語。可以奉入足下雜著中者。近有一友。爲僕述某公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蓋舊有此謔也。僕應之曰。今某公無周公之才。使麟且吝。豈非半截周公乎。聞者莫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

疑足下蒐羅編纂多年。今始得此壓卷。笑抃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勳色相識。毋自入彀乃可哉。

又

貽我壯悔堂集。美材哉。然此道之難言。全在丹與汞之分。古人沒興煞是丹。今人得意煞是汞。吾末如之何也。

與滅齋先生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得真詩。又可免情面於前。息怨爭於後。潛初聞而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妥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或錄或不錄。則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今不載姓名。而顯惟其詩之存。則是其美惡全在乎詩。美者真美。惡者真惡。更無隳閃之地。有無以爲榮辱。去取以爲喜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情面于前。而怨爭于後者。不益甚乎。况衡鑒出自先生。尤與汎汎者相萬。將見選方經始。而衆已宣傳選者之姓名。抑之而彌著。此尤好名之士。所一飯不能忘也。然則先生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尙有論定。則遴拔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如留姓名矣。愚見如此。惟明察其是否。

杜紹凱

蒼略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皇弟。緣督堂集。

與吳山賓書

尺牘新鈔 三集

以一身寄處於古今治亂上下。苟遯世無悶。嘿行吾志。又不能已。則必論其世爲世者。卽著書立言者之地。吾地不可爲他人奪。寸步尋丈。皆吾疆土也。抗之則不必墜。之則不可。如螻之窟。龍蛇之伸。乃富貴貧賤。升沉顯晦。不同之極致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弟竊歎今之碌碌富貴者。什之七。碌碌貧賤者。亦什之七。碌碌富貴不足惜。碌碌貧賤。假終南爲捷徑。亦不足惜。惟儻倖千古。橫踞壇坫。使通都大邑。深山窮谷。指曰此巨公也。按其著作。旨趣茫然。充隱而已。我輩豈可隨其倏忽哉。

羅世珍

以獻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牀父母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覺衣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裏。高閣宿星漢。使君一酣其上。得聽黃鶴仙人吹笛。無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

與譚韶成

夜來鳴雨如注。簌溜與溪流相亂。如深山洞壑中。使人塵夢一醒。早起見萍痕漲綠。村徑皆水。又孤墅如鳥抄書之外。惟與梅花共飲。幽興入懷。忘却甌甕皆空。此皆貧者之不足。而造化佐之以有餘。得喪物我之外。有此一種便宜處。除林和靖陶靖節諸人。未易得也。走以相聞。能欣然着屐否。

嚴首昇 平子湖廣容華人

與王季豹

初春接手書大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輾轉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徂得喪不繇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石龍

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鶻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元。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相穀去幾何。而魯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於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正復。舉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顯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輒覺面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章作書。鍾玉韻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於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爲。邇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曾有句云。漸老憐心小。久陰覺歲殘。仁

兄聞此當首肯也。

告同人助鏡如上人歸山書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密。布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爲僧。非僧或無以食。無以居也。僧之祿也。晉時待出家以上賓。隋授沙門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司者。近代給牒得優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欲貴者。思爲僧。僧之爵也。先代度僧。皆由考試。中試給牒。披剃。僧亦有賢良方正。博學宏詞也。後世例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算警郎。耐金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民之好名者。思爲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蜀朔及近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杖一盂。惟意所向。僧中之穆天子。司馬太史。天下皆是也。蓋自是天下名山。強半歸僧。僧住山必舉必嚴。必阿。佳處輒爲所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室者。輒有異懷。爰是大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思爲僧。僧又民之歸也。鏡如思選勝結方丈。題曰歸菴。匪鏡如實歸。余等輩咸有歸願。余輩既願其歸。當俾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也哉。是第一波羅密。

與薛諧孟先生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僕已刻詩。皆年二十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欲然內漸久矣。憶戊寅秋。攜是詩于江陵暮年。聞荆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僕未或忤。語曰。得夫自知。不其然乎。丁亥冬。山棲無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欺。有任臆。

證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知已爲古人先得者。有意注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盡者。大約玲瓏有餘。纏醲不逮。爾時胸未萬轉。跡匪千里。不知而作。無惑其然。今日者。匪曰日益。庶幾知非。是故慙之。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開口常笑。天地之大。舉非予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憐。旁若無人。固十年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嗷嗷然。如有填尾流離之音。一似得氣之先者。僕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僕以是慙之。終復愛之。踟躕累夕。刪者十三。竄者十二。先生視是詩。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周蓼恤

貞萋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以道德文章之事。與朋友往來。未有匿辭而不覲面之時。然亦有有時不覲面之朋友。以道德與文章。非今日之所急也。古人云。併道理亦有論不得之處。真至言也。

結隣集卷之十一終

尺牘新鈔三集

二四三

尺牘新鈔三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結隣集

卷之十二

何如寵

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諡

尊公眞品亮節。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事方在紛拏。俟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珠耳。三台之尊。以頓遷爲快。一字之衰。以晚得爲榮。足下策之審矣。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銅陵訓導曹生某者。不佞爲諸生時。以道同盟。以技對壘者也。爲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填箎。鵲起。有在昔。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廉。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旣晚才。得一廣文齋爲靈光殿。不知造物之眎曹氏者。何以異古鄴下耶。君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噲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不佞者也。

葉

燦

會城江南桐城人

尺牘新鈔三集

二四五

與某君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即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生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吐詞爲經。矢口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微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咏。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概抹擯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說詩又各各不同。豈詩爲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墻。別開一門戶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能知二地。爲元微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爲楊大年之以杜爲村夫子也可。卽爲近日之嘔嘷王李輩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閑眼目。恢廓胸襟。永明不云乎。衆生言論。皆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况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卽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爲然否。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五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真諦。徹悟根宗。流雲泡沫。何足溷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歇絃瑟。金銷蘭滅。攬玉霜之夜下。日旅雁之晨飛。俛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卽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弟輩獨無遐心乎。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獨

武曠其近衰。鴻厝未知將老。非惟藻思半凋。抑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雌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蓋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空滿眼。如兄之冲虛恬澹。針芥相投。恨不獲促膝論心之爲快也。真切真切。

姚康

休那江南桐城人
龍戒山人全稿

酬債堂集

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答公良

弟近委頓已甚。強半山中臥。時入城爲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覓看西冷。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八口意。今皆不能。其一足所不能。其一而所不能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令。恐聽傳事版時。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噓。

與人

閒居適性。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

劉若審

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公府衙門。椽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語。黃冠緇衣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修。但取免徭役。持

門戶是亦以膠庠爲養濟院也。程子所謂浪然爲天地間一大蠹者非歟。

方拱乾

肅之担菴江南桐城人
麴菴集

謝冒辟疆賀七十

不肖馬齒日增。鴻爪莫定。雀舄難返。衰顏難畫。麒麟。杜老未歸。浪跡空占鳥鵲。人傷蓬轉。天縱榜生。每見
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飲班范之傳。德比古人。心念陳疇之舊。徑蓄且啓。時勞載酒相過。江
水春來。屢拜分甘。遠惠頗如劉峻。負愧深交。每感王孫。不忘執友。行年七十。萃貧賤富貴。患難于一身。而少不
如人。何況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失之九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杜賓朋。唯自敘行藏。大
略。同念生平。幾知己。但私憐語嘿殊方。忍捧鴻魚。兼披瓊玖。廚羞載錫。海錯分甘。更拜佳章。益顯至德。蘇張近
體。遼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重我山陽之感。東海僭奔。
際平時而轉懷往事。願無忘同谷之行。眉山父子已多材。而加以杜陵野老。陽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
家兄弟皆名士。而重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競爽。當者逡巡。白髮如賓。頗愧梁鴻之老婦。青衫作客。常憐
劉表之諸兒。何敢當荀龍寶桂之稱。兼寵以江草莊椿之比。雲霄誼薄。雖敬老爲其近親。金石崑深。快知我莫
如君子。拜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末詞陳。期命袁宏之鶴。牀
頭釀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於父母。夜光遠曜。世交永締于雲孫。臨楮欣瞻。望風欽謝。

方孔炤

仁植潛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闕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響之論也。韓脩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卽天地之情也。冒以急口愉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入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何

采

第五省齋江南甯籍桐城人
文端公孫

與減齋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邇來三月食無鹽。弟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醉我。當撒鹽爲報。

又

溽暑蒸人。立如一丸封戶。戶外事絕不相聞。致車騎言旋。遂踈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疥壁耶。幸示無誤。

從事佳墨如襄公百練。足令皇甫湜愧死。

又

老蓮篋子。眞生平所未見。况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佳句爲憾。俟開春爲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文通作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消鑿。最吉祥事。其何敢辭。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爲司空見慣。當不罪耳。石公畫何日可得耶。

又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體須珍懃。然亦不宜太煖。弟體中尙未平。今日更苦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逼謁。正見此君皮強骨健。亦止謗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較炎天尋煖處跑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又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是躡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釋迦佛。活濂洛關關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尙想到參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又

凡兀幽居。幾寒盡不知年矣。乃因蒙債追呼。始憶年前無幾日。通身汗下。如觸翻湧器時也。窮親貧友索。歷日與追呼等。敢以此小小債累先生。多多益善。

方震孺 未孩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禪者箭鋒石火邊事。良馬見鞭影而馳。得其意而已矣。如以跡求之。刻畫肖象。愈似而去之愈遠。先生直捷掃除。自是能大士一流。業已日擊道存矣。而又問日課於念士。念士者。所謂刻畫肖象。而未必得其跡者也。使念士而可以益元孺。何異無鹽東施。既痔且癭。乃向洛神飛燕而侈語曰。卿若何步。若何低回。若何瀟灑。若何拂衣顧影。不亦可媿笑乎哉。雖然如元孺者。乃可以問課使元孺。詎云禪已在是。則所謂日擊道存者。跡而已矣。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道翁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倩流。瓊華敷藻于外中。璧樹含芳於左右。冰絲皎剛。

尺牘新鈔三集

二五一

織子雲。油素之書。范艷班香。桃孝穆珊瑚之位。名動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清飴濁酒。時等
味于五鯖。謝米潘興。尙待資乎三釜。而人惟菊似。容許蓬路。孔座雖登。氣長橫鶻。精疎獨許。性不馴龍。卓乎孺
子之遐標。不愧真長之畏友。卽嘯詠日盈於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柏梁。近矩魏晉。揚
開挖歷。上初丁晚。漢艇巫雨。宜大呼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就。步爲花搖。執扇笑
迴。髻將柳結。莫不比晉八律。絮采七襄。固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簫當橋寂。山高紅樹之闌。角爲
晨吹。城墮玉鈞之月。鈿轅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綉。同銷烟草。昭明溝古。傷流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
似夢。固已身同秋士。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江香靄。叔寶能愁。不只閱斜目于鳳臺。遙題吳晉。眺荒
烟于越嶠。獨響鷓鴣矣。夫詩之爲道。以言性情。論詩于今。尤必取諸懷抱。懷抱遠者。其人必忠孝。其辭必幽森。
其取友必簡嚴。而遇物必深厚。正則之想。靈叫帝。勸蓄蠻荒。捐玦珮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清蔚。起
楚水以波瀾。終古而還。椒者猶椒。桂者猶桂。君子以安其歲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聽猿拜鳥。
驢路腸迴于罷酒。故園眼亂于隨風。乃猶妮妮龍秋。祝春姿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以奉
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憔悴。世隔悲歡。或含辭負屈。絮語如顛。或泛梗依人。低頭忍泣。開萬
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鏡難托。漁父何知。其別具懷抱。有如此者。道
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方當拳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深。似此心期。不揆今
曩。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邊。與吳陵諸子。揖驢而坐。杜兼索水部于季孟之間耶。

與冒辟疆

為老至都出示手函。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弟子宛君如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瀝淋漓。猶髣髴歡場。宜揚幽篔。至今美人雲氣。縹緲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嫋嫋紫幃中。尚謂金蘭譜中人。有為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管幅之遭也。阮公鄰女之感。情至不堪。况于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闔閭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蟬鬢。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玻璃易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鐘情特至。展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誄詞二十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伎猿三下矣。欲附數言于芳華之末。為沉澗招魂。勞篔簹韻。絮語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桂旗而酌翠羽。未敢忘也。

孫國敕

伯觀一名救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弟惑焉。沉鈞而出。自比目。舉戈而落。雙飛。雜取舊律中既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攘為己物。如是而已矣。弟每思之。先詰作聯。久著詩苑。譬則文簫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靓。各以仙而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宣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儲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嚴光之與梅福女。各以隱而耦者也。王濟之與謝道韞。寶酒之與蘇蕙。趙明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容生割。而人

乃公行剽竊。別爲配耦。必欲重婚秦玉於梁鴻。再醮孟光於蕭史。強匹易安於右軍。則無論伉儷非倫。共傷心於珠璧之點。抑亦摹擬多事。或血指於壓柄之訛。作者襲舛而莫悟其非。觀者沿習而漫呼其號。豈不千古一大冤案哉。弟思前人詩中。自有隻句之作者焉。古則有晉律恰調之句。律則有起結不對之句。絕則有慵煉可對之句。余乃擇彼孤芳。覓其奇似。巧爲媒妁。各遂應求。雖其移桃接李之勞。而無糞糞續覺之病。豈不煉女媧之乳液。補天地之遺憾者哉。譬則上帝遣天潢中白水素女。化爲江上蜩。而畜於謝端之家。以爲耦。又若周瑜之得小喬爲耦。司馬長卿之得文君爲耦。當其隻也。若有所待。當其耦也。若固有之。豈不千古一大快事哉。又譬則林逋以梅爲耦。下將以莫邪爲耦。箕以畢爲耦。斯又得耦之神。而遺耦之形者也。集句者甚多。而隻隻句爲新耦者。實自弟始。中間或所耦非倫者。亦願足下爲我正之。

孫汧如

阿匯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靈

昨暮有所見。見鼠方得意拱穴爲貓獲之。而獲不遽咬也。縱之去。復爪而回。作伏挑之使蹶。或搥擦觀其僥倖。相侮無已。鼠怒。掉面向貓。反怖爲鼠。齟齬齟齬。疾呼如響。貓益玩。舒趾擦撥。鼠忽嚙貓趾。弗釋。貓痛失聲。亦怒。始辭鼠首。如折冰柱。而其趾亦血矣。鼠死。貓亦棄鼠弗食。而自舔其趾之漬。若悔其辭之不蚤也。錢牛以道眼世法。眼并觀之。當宜何從。

答顧偉南

前教云。內苦。顯側。外苦。憂患。弟以爲非多事也。方寸莫廣矣。坦矣。而入。顯側之物。往而不納。而返焉。而憂患起矣。益顯側其方寸。以敵憂患。而憂患熾矣。天地之大。呢管無所容。而呼伯助予。莫若坦於憂患。而憂患彌烈。方寸內五獄四瀆。列國備焉。而仍謂顯側者。未聞道也。道彙古今。治亂禍福。而通之。則顯側化矣。何憂患之足云。

施閨章 尙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竹關老人

熊伯老寄語云云。未免病痛。近人談道。往往騎着兩頭馬。鞵鞞不在手。名爲不倚。其實已離。大師逼其窮。突。是高一。步法。若向脚下一棒。且問擇個甚麼。正恐茫無着落。擇善固執。是不倚根基。止要加存養。先儒云。養出端倪。不有種子。端倪何在。不知養字道得着否。近略體貼叩盤捫。燭知所不免。今只求一肯叩肯捫之人耳。來教以無我爲過關。以因物之則爲適當。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以此見知於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微索不已。聞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知也。

默守而無悔。有婦于此。日侍其夫子舅姑。揭然鳴于衆曰。我不玷爾帷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爲婦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舅姑。猶日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迫而索以牲豕之速。雜珮之贈。辭牒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蹙。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臈茨見醜。而侈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慚而唾逐之也哉。今爲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驕娣矧。然以告東隣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昨爲兄治裝。亦不敢不略盡。兄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郵便還答。想復一笑。

與所親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與張某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并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眎我爲何如人。弟不敢謂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遺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無私也。况彙集羣言。刻爲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往跡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爲其先人請視鄉賢。乞香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爲稽據。觀其書太抵東南人所爲也。南俗善佞。度不自公始。然公長者。願此後勿復爾。慎勿一字假僕。既不爲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日飯脫粟不一升。亦安往而不

得貧也。言切而直，惶恐不宣。

張羽自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詒清堂藏稿

過門姪某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單主造化，故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處。如夫婦居室，非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貫之指用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又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人之自己，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落自己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己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甯人
履心集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飲。語曰剛制於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弟不能止酒，而願以酒遠名亭，然不三蕉葉醕酌矣。願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以導我。

尺牘新鈔三集

與朱際有

承示審器。驟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手。駭歎久之。再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爲僞。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其外者。愚人以驟耳。世詎皆驟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誇爾久矣。昨入高座寺。舌始截之。味在鹹淡外。想卽南唐歸宗寺之淡鹹齋乎。因憶阿翁蒲笋同分三月雨。帶鹽開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茲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主祠祭也。與譚髡約法三章。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唾膚浮白。操縵安絃。履絲曳縞。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詩髡如是哉。今乃無僧無詩。無僧無集。無詩不可爲僧。不可稱善知識。甚有善知識俗臘。走使數千里。遠近徵詩。爲泥金屏障。以爲祝頌者。嗟夫。僧圖作佛。固乃爾爾。此櫟下先生見善知識。輒稱曰名士佛也。

程文林

瑤生江南休甯人
留月軒集

病中留別甯野四兄

昨自宛陵掖病過新嶺。憩僧舍。憶前冬吾兄度嶺。風雪漫天。兄挈弟扶。一行十躡。冰花雪蕊。爨爨吾兄鬚。

眉間。弟顧兄笑曰：儼似海雨水晶人。兄亦喑然應之。比雖被樸荒涼，而興會豪舉，不謂年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兄手札，並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弟搜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兄，俛首凝思，含毫欲腐，嗟乎！弟病狼狽，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傀儡，但使登場，扮演，毋論悲歡離合，務使各盡關目，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闕，遽爾息鑼歇鼓，人生不知種孽何狀。年甫二旬，溘焉朝露也。禾黍之腸，改充參朮。近日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讀書，詎知弟身雖憊，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煩憂轉甚。二親既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亦藏之，弟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衰弟病，時時撫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額，弟淚交於頤，兩淚逆流，入口成血，柔腸爲之寸寸斷矣。且暮望兄歸，執手永訣，效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弟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弟敝篋中所攜應制文，經書題不下五百篇，昔欲藉之戈貴，今竟因之戕生，不覆醬醢，即投燈燭，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皆病中語也。乞見憐其苦而存之，使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弟衰弟者，謂程子璠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冀人憐，吾兄視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弔我者比之蘭摧玉折，笑我者等之夕權朝菌，任之而已。

吳

非

山賓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說文引
經三唐編年武兵畫記阮居詩話蟲戈

與滅齋先生

尺牘新鈔 三集

二五九

非頓首先生閣下。白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襄選事。寓白水。寓崑野。耳盛名。口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戶。及非則草野子民耳。非不得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糊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積有隨筆。願以分特懸殊。地復遼絕。請教有心。親炙無自。如木中蠶。雖仰見天日。然間蒙唾餘。即猶陰霑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聞雷霆。然間蒙墨繡。即猶均施衣食。每思憶子田水月。知將來之爲公安者何人。亦竊思于陳織屨。知繼此之爲景陵者何人。若無緣獲遇于其人也。遲之身後。恐莫可得。况當世乎。則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彼蕭恭之所諷。人多不好歡興。仰眠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真笑人耶。嗟夫。窮愁如非。即不敢言著書。亦安得夫歡興之爲好也。無以自解。則亦惟寄歡興于著書已爾。傳不傳笑問焉。惟執事察之。

王士祿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樵下論畫

奇峯錯互。長松鬱鬱。人在雲氣中。嗒然相對。此際胸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有此人。

又

傳樵范中立卜居終南大華。巖隈林麓之間。覽其雲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寓筆端。則千巖萬壑。

雖盛暑使人凜凜挾纒。道生畫亦從終南太華間得來。

王士正

貼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樸下論畫

乙巳夏正在青州真意亭爲先生題畫冊。因憶辛丑在揚州。壬寅在眞州。前後爲先生題畫賦詩不下三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生方罹憂患。居自門。而正年來衣敗絮。行荆棘。泓瀕久廢。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爲之流涕。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險。弟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爲慷慨破涕如正否乎。

又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館。憑欄四望。江流瀾汗。遠山渺然。帆檣歷落。隱映岸側。使人襟抱曠然。髣髴茲圖閒意。晴窗披對。輒復一往有褰裳濡足之想。此故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觀子韶所繪種種蟲魚。覺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婁子柔號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絕。得風騷三昧。長蘅畫稱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

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韋帶。不出鄉曲。以翰墨相娛樂。一邱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輩風流。遂無復繼。俯仰身世。可爲慨然。不獨摹山擬水之工也。

周明瓊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鋤園稿

與朱質軒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汎覽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誠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徒業。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溫公言。學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上性一書。未終卷誓不他讀。王緜山每讀書。自首至尾。屹屹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曰。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矣。今架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鹵莽滅裂。忘前失後。何曾受學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惟劉眞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可以概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烏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人守得一靜字。卽天地鬼神。且無奈何。况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示陸甥渭陽

趙承旨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其草稿點竄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是學。蓋漸養之功。具是進一解矣。

周

寰

廣菴大瓠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卽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譏真語。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爲累故。

與季滄葦先生

先生譚靜。何止等身連屋耶。四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某不敏。何幸齏礪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素磴碑陰。坐臥不去。觀止矣。特吾輩覆食人。終日瓢飲。先生雜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猩脣。縱矣願如飲河之腹何。

與沈貞居

腹虛氣通。味淡脾固。八字不獨養身要言。亦足貧居受用。持贈隱先生。亦坡公所謂獨享爲愧也。

與徐伯調

陸士衡欲賦三都。因太冲而闕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遂隱已作。魏朗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兢沈佺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子瞻。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與沈友聖

栢欄子生膚囊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蜜漬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東坡以饋仲殊。詩所謂。爾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廚。無限羹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僕凡庸。愧無仙緣。而喜攪草木英蕊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墮生家法。窮饑無聊之所爲。坡老所云。誑口而已。莫將眞率閒家味。說與朱門食肉人。彼食肉者。固有所不屑也。

與趙半眉

梵志翻著鞵。人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飭其母。以草具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鞵法也。弟所輯書。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輒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向。或

不屑此而弟顧樂之亦翻著穢法也。稿本先呈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陰覆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吾輩終日熾然。內焚其和。試問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滾湯鑊中。立地一服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玉山陰所謂六月連朝逼壽詩。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與黃贈岸

曉登昆盧閣。閣峙萬松之巖。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烟。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雜和。閣中栖鷓。不可數計。天風穆如。幽鷺若眩。窅然而覺。慈憫之覆度也。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蓬點聲。聽閣上水聲。如雷轟砲鉤。咨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况。未幾篷破。沾灑妨臥。覆以油綿襖。被仍濕。嗟乎。樓船橫吹。容與中流。何人哉。

與沈賁園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八字。以保桑榆。

與樸下先生論畫

畫家老穉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芊芊。浮於楮墨。乃爲可珍。若

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峯骨磊砢矣。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骨自蒼疎。清闔之法關全。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結。遂爾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瀉山。總是曹溪一滴。畫有頽唐放筆而不嫌其漫。有矜慎惜墨而不苦其拘。關捩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參漆園之獨解矣。已而寢食焉。坐臥焉。似不容更豎一義。更綴一辭。益信稽古所云。詎復須注爲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做士衡連珠之式。演爲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醉罄咏兒。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蝦釣出。隨其所獲。都成游戲。猶詩家律陶律杜之遺意云耳。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八晉之中。惟絲最密。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顧殊以疎野愧公。

與減齋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埴

遺民滅堂江南上海人
大雅堂集

與潘九閔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斂。以養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結隣集卷十二終

尺牘新鈔 三集

二六七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十三

錢某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翟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下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骨肉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木同朽。而巳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與顧與治（時與治爲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是下者。訪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漬酒之土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

之爲。必有過比玉之慕。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與胡白叔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爲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爲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令紛然屬和。王右丞一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俑矣。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爲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冠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齊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

與梅村先生書

某白。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探剽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依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以筆爲彼

引。非謂樸學諷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頌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薰習者。覆覆無幾。俾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窺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祕。輒繕寫求政。唯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與周滅齋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受學于元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投其瓶於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晚年游華山。馱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猥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敝里藝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畫。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生。而僕媿媿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賞鑒。必不以僕言爲無當也。

姚希孟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尺牘新鈔 三集

不肖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糜嚼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踢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并墨兵之潛。亦不欲哺糟啜醎。惟啖神仙字爲脈望。行且爲蟬蛻。毋爲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卽蝨類。庶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參達生

朔方去京師遼遠。後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括盡長安棋局。如漩觀之倏而彳亍。倏而南冠。又倏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蟻螟。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蠹臣。弼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爲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爲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之爲有。大悲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猶覺其有英雄血性在也。漩觀履患難。頗有遺世之志。出福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新直指。欲放仁兄早歸。弟則不以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場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觀喝采。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軍。甞院子。旋進旋退。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邸報之塵蕩。爲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風接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羣醫臆集。藥案盈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欲買參耆。而掌記者庶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於涉遠。草澤而陳單方者。疑而非用。却而非進。至若禱羣望。糞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靈篋。而不敢動動之。恐觸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肓矣。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瞻金支翠旗之氣。講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鸞馳道之觀。迴瞻帳殿。駁娑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杖刀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攸飛之容。還過莫愁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檠之樂。信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清涼寺無高座談經。元武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畫壁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郭公毛髮。銅渾天儀。款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經史百家。諸生販繒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列肆橋門。多籬壁間物。無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楫。唱烏栖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又爽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峯

斷雲。梧桐一聲。猿鳥驚啼。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珠。而吾猶戀腐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脫朝服挂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習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堂待我耳。

與吳默置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十首詩。爲諸生立條教。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曼容之風。顧一年懶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於弟。以此蒞事。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於罪戾。年翁之賜也。雞鳴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笑啼不敢。而芙蓉獨矜枝閉葉。以謝吾逋客。讓年翁獨享。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尊鱸稻蟹。斗酒黃柑。不堪落窳。恆無繇持獻耳。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兩獲南開。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霄客冲靈。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固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概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草木。以相引輔也。僕受質隘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獎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甘礎土。離望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探九品之評。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駕下。以遂繇來。而私心惶惑。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

者。在於守道。宏命世之規者。在於濟物。二者大小必有攸分。故嚴正自持。每易允折。宏通廣運。必委藉蛇。然允折者。一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解繩墨而擅神化也。僕奉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學問。神宇疎淺。既挾積生誣誕之性。而又懷元禮是非之心。蹈世末流。必嬰多咎。意欲思周任之戒。守老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焉閑稼。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懷。先生迨庶之資。語默中道。睿時量才。其必有以教鄙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軌物。要其醜穢。豈有間然。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誦。而日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卽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宏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豎節概。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圖之說。亦非襲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人。每厭疾之。稍見跌宕。亦長聊慢世之意耳。然弟之疎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

之聖賢。方將哀憫之。而祈與昭晰自然乎。奈玩弄自喜耶。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於琴張曾皙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

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關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三過讀。使我夜坐費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製。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稔。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峯極。固當急持其後。不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爲慰。家君既終。遁窮荒。雯也復遭再別。深慚故人厚義。退而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膺息單弱。今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被入者。皆無昔日之雅。杖馬簞銜酒杯者。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燕居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於窮巷之中。不愧金石之義。其意氣豈特曹氏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於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成窮交。布衣下士。特時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太史公璣孟堅。揚微闡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雯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而見。所願順時自愛。更期

三年。妻雖不才。猶當背城借一。或斐之北轅。卽爲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昔言別之初。自以爲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冀得一當。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鶩近塞。作歌咏以揚邊聲。此亦文士之瑋瞻也。何圖糞土諸生。落度不偶。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酬良朋之雅望。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每持遠人之懷。以爲此身爲主。名遇爲賓。竊笑當塗之士。馳朱輪。擁華蓋。顧盼左右。輒生光暎者。皆是挾客勢以驕人。於主人無與也。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眉目然所施。歡笑無所展。乃是慕其所賓。而愁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又不能不爲者也。

與沈彥深書

闕聞問者久矣。向者寵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慕履詩筵。衷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列南行。未及裁報。計足下之於雲。凡一遺室。再寓書。而差池相失。遂成間闕。中心鬱絕。復何可言。夫粵人之於秦也。舍舟零陵。旋車輻輳。不三月而已秦矣。雲間去練水不百里。而一朝別去。輒五六年。良以寒士失志。行止濡澀。舉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負知己之望者。復何顏當厠睽哉。曩見雍瞻。知足下蕭條之况。近聞臥子。言足下勝事能作。氣岸不衰。二君之言。皆爲實錄。乃知丈夫堅壯之概。足下真不愧馬文淵也。弟年少時。每思及壯樂建功名。疎宕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滉落。三十年。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

可期。而髮客難待。彼養生之家。猶尙如此。而况競羨耗其神。憂愁滑其慮者耶。是以每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視七尺之軀。乃復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椎壁也。今足下之齒。既非盛壯。而髮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卷快閒。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金鼎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遒盡。昨得朗齋。少迴餘妍。我輩悲涼之意。畏此艷陽。及觀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捷。喜知己之獲伸。彌復難於自况。身無井源之高潔。每望風塵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衣。不啻若蛙黽。似此情味。終爲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鎖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被服陌上。踴好馬。躡躩弄影。輒飄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聞歲多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己。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園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整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有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汪琬

著文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容)

僕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目爲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窺見。是宜如何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僕交遊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得梁御史日緝。今復得足下。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勸僕過常。僕且信且疑。退而復檢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鍊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以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灑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衆流。又能周遊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見所聞。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浮詞云云也。

答陳謁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詞。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坷。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邴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絮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探其虛譽。謬

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謂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朱程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閔風至縣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攝政荊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而願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唯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變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籓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僮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懼於其氣。而然也。非爲於其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

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之疑僕也。尙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託諸鼎彝敦卣之數而傳。始皇之篆，會稽嶧山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託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工，形模之不朽，則購藏而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託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糴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效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托焉。今琬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爾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託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賒上瞻琬，以雙鶴，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思欲託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見其人也。伏望應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且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殮。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賢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尠。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頗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懸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亦不吝而難信矣乎。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宋懋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
九籀集

與寶之兄

門雞走馬，蹴鞠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信，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雖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過呂翁，適其雅謔，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況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強料人未來事也。

戲黑二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

莊 元公江南岷山人

與翁季霖（癸未）

弟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其山之人見者皆驚，蓋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此災異之見於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於人事者也。不知今自史官亦當並書之否。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屬盛觀，而併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雇一小舟於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西風緊，將吹到

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苞朱實。知已爛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璣 廣明椒峯江南武進人

與曹峨帽書

峨帽足下。僕昨至京師。搆所爲文數十首。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爲昔揚子雲著太元。世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以喜也。既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卽知其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者。有敢比於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僕文。卽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夜自思。怍怍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愀然不能已於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既已願爲文章。其文章既已謬爲當世所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杳無足觀。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既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望僕過奢。而舉未足爲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尙有六七載。自此以往。葦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

鼎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卽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冀向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此書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減齋

下里漫漫。無高山大麓之奇。無洞壑清泉之美。地靈旣少。人物亦凡。荆川以後。罕有以古文辭名世者。瑾生也。晚無才有願。不自度量。竊於二三同志。皇皇深程。妄思縱步學林。長驅文苑。鳩此邪許。縱先賢之後塵。詎膏南風不競。去歲冬初。旣失董生。今茲秋孟。復喪鄒子。同魏文異物之痛。切昭明俱逝之悲。文友文酒自蒙。沛國國山。風流盡墮。程邨恂恂。春風玉質。觀其握管摛詞。駸駸未已。而金刀掩銑。長河絕流。翻龍凌雲。鱗摧激浪。緒業可悼。非哭吾私。每過二生之家。書桁依然。筆塵不御。老母隕絕。稚子斷魂。仰思海內愛才。莫若我公。卽昨之提挈。二生何殊。任彥升之二到。于襄陽之一韓。固知聞訃盡心。有異他友。同里誅輓。何足以爲二子光。倘蒙大作手賜之傳世之文。死而有知。誦且拜於泉壤矣。先生其有意乎。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論生不好名書

近遠之人。所翕然稱慕之。不翼而走。不翼而飛。苟期得乎此。而舉他物不足以易其好者。非名也耶。君子

疾歿世而名不稱。富貴貧賤。去仁則惡。乎成名者。君子之所甚急也。而子乃高譽僕以爲不好名過矣。今夫嬰兒之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戲。雖嬰兒。羣而噪呼。謂之飯也。羹也。戲也。此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昔者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耳。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然後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調於馬哉。楚人呼石未剖者爲璞。鄭人呼鼠未臘者爲璞。楚人之遇鄭買。聞其聲請視之。出之則鼠也。齊之女有設爲不嫁者。行年三十而有七子。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若是者皆僕之所恥。是以不敢有此名也。僕豈不好名者哉。

楊大鯤

陶雲秋屏九搏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對此君。覺陰寒之氣不可耐。急走檐下。晴暘藹然。與足下期。卽使坐無周郎。當與顧雍割席。

與友

經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聞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謂誦讀知人一案。

釋通琳

玉林厨麟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與學人

耐。
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筌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刁魚魯殊不

又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過龍潭。凝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鍾筏臥遊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與人

病僧易病。對客人卽病。稍觸暑卽病。然亦易愈。暖水卽愈。飲雪羹卽愈。極病垂幃。不見一人卽愈。小病讀書卽愈。今日胸次幅幅。聞前書此紙未竟。海雲空水。同一浩汗。翠峯競爽。涼徹衣袂。

顧

樞 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梁汾君諱貞觀之尊人。
西疇日抄

示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擢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

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珙 荆山江南武進人

募賻建陽令書

同疆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夙好。乃見交情。三千餘里之旅。楓難歸。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齡之老親。尙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僭佈短言。冀聞高誼。萊陽蓋公某者。筮仕建陽。挈家赴任。行臨閩界。羸病遊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空題縣令之銜。來暮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尤藥餌以難敷。含斂何來。露衣裘而不給。上有白頭之父。胡地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招魂北海。纒帳暫停杭郡。鵲血啼殘。靈輿孰返登舟。孤邱望斷。路歧涕泣。凄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驚宦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澆露堪憐。責存我輩。既屬登朝職費。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齊譚聯轡。白帶弔生而兼恤死。或驂駢可脫。彷彿古道於沐棺。或雞黍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捐阿堵。用代生芻。宏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愛屋自可進推。割朝廷之祿。以贖朝廷之官。傾囊非爲過舉。但得客路一靈。過返。庶俾夜臺雙目早瞑。倘襄事尙賸餘資。卽乃翁稍娛晚景。備棺無擲。不煩顏路之哭。瀕淵問若有餘。聊代會參之養。會哲。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爲仁人君子盛心。氣千丈以干青。誰不如我。血三年而化碧。豈忘報君。嗟乎。張范非遐。左羊可作。情深埋玉。能不悲王子敬之琴。誼重斷金。豈遂乏吳延陵之劍。蕪辭倡首。謹告同心。

賀撫長

黃序江南陽人
煙鬟閣集

弟病瘧與此

人之避疾者。始於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而病不去。忘身者。方其康強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醒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性而喜怒哀樂。故病乘吾所弗備。既至矣。悔無及。則當斂思攝形。堅持吾力以勝之。而瘧尤甚。夫瘧之爲候也。信。患者信其信。則其去也。如釋縛。如聞赦。而來也。如就繫。如揖盜。如尾生待水。如粵人迎蠱。身不寒。早爲欠。呻吁之狀。以俟之。熱未甚。預有探湯屠火之想。以緣之。此其氣已先奪矣。瘧安能愈。吾爲子借箸。設策策而攻焉。一曰守。四肢百骸。我之城郭壁壘也。飲食衣服。我之侍衛虎賁也。剛果勇毅。我之干櫓甲冑也。敵至無將無迎。勿怖勿畏。豎城壘。增捍衛。奮勇敢。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無大創。敵必退。一曰制。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鑊湯中。暨熱時。如吾身在鑊塘。射八月潮。如襄子決水灌智伯。如梁鴻滅灶。卽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曰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齋風檄。若手提鬪讖詩。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偃旂息鼓。敵自疑畏不敢入。一曰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去未來現在心。卽吾所云俟之緣之心也。心不可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修羅。皆悉供養我仗經力。瘧鬼避舍。一曰療。患此者。方藥千百計。倘攻補雜投。體削茲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胃。滋腎爲主。弗期速效。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期月。而不霍然者。我以頭賭。

賀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伏讀來翰。知足下見友人之負僕。謂不終峻拒。疑待之過厚。以僕之不能絕交爲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爲盡善也。僕性好友明。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祖父之餘貲。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贖人之貧。固常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於僕。亦世風類然。何獨於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於其相遠。人之相嫌。未有不於其相拒。向僕之受累。正以賢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疾惡之嚴。其于保身之道。未得也。夫我之於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負我哉。友既負我。而遽遠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愧。愧則生恨。將有隙末而凶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容。于人何所不容。又奚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近見足下所爲臧否。有類于僕曩日之爲。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計甫草

承翰示。漫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僕。僕何敢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不自量。災木者甚夥。時時強以作序。然脫稿即棄去。無有存者。如其剽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氣自半生半死之際。甚者妄扳時貴。謬託知音。稿不十數葉。輒板以示人曰。吾能爲古文。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僕不敢也。且實恥之。如我甫草。實爲閒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隣集卷十三終

尺牘新鈔三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十四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餘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體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事理。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罵。理恐疲癯。賈賸之夫。貌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米葛。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廣。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霆。凝爲怪雹。動濤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聊雲且

尺牘新鈔三集

二九三

日。甘雨融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瓊琬易羊皮。終必爲明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某先生會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未幾橫折。推朝宗開漫織。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在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間成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塲。摹擬古人。俯俛畢肖。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不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貫澈于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筭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望與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與魏凝叔（庚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爲物役。卽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于大道之旁。頗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覬覦。其事既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爲止。遂有家禍。匪爲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泰適耳。勺庭藝植。雅飭池圃。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窺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

止宜畸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達不大。古人德業勳名。每因愛染耽着。生出大弊大害。茲不必叔子損其跡。亦自損其心而已。否則吾輩同觀古今。卓犖獨立。而其志乃反出中層。蟠呂微之下。奚可哉。望比一室九口。寢食坐立。殆非人狀。恆竊念陽羨書生。求寄鸚籠中。宛然與雙鵝並坐。籠不覺小。負之都不覺重。鵝亦不驚。故腹中能容得許多人物。擺佈得出。收拾得下。輒復儼然自失。此雖稗言。可以喻大。達之則顏氏翟翟陋巷中也。叔子宜同念之。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盾禧膺禮

與人

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嘗謂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纔思彌縫。彌過去。遂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入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脫。然何如不入棘叢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采書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又不可不答。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於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充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脈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雕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也。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惟患性情之不至。蓋嘗觀於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之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擲管之士。逆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形貌儼然。而終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嫌古

人。夫而後知文之必生於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王文恪公七十二峯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每峯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峯本位。無有一字。乃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一籌莫展矣。

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藜藿既飽之餘。強以珍饈。亦必膨亨而不適于體。收結恆須緊束。或故爲散弛懈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之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反爲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徧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利員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竅行直寫。若規做其辭格。苟非市井。卽小兒耳。(規做俗所謂套。如李于鱗輩之作樂府及唐古風之類是也)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

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交之段格章句長短。亦復如是。

魏

禧

冰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有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峯天峯之節義。以至四方之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雋。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常。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以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髻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

有天命。然居常不變身之無後。而變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諱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非白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怵乎日抱處士虛譽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得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熠熠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慾。氣奪于禍患。心亂于飢寒。行移于風俗。學術壞于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燼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求必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名任齊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洩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

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卽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咸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人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晦翁不能懾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鐵。種種辨論矣。偶有所觸。質之中叔。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危言。獻之不暇。而敢斬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沉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意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以成其惡。故明智近於變詐。深沉近於奸慝。果斷近於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操賊此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之刀。卽以作賊。近于敝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求。指其謬妄。幸甚。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耳。僕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荷偃訟厲公。亦旣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沐浴而振衣。豈

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期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讎。視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蜣螂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蟬而白者。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扑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疚而苦。予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朴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魏

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謂而不怨。善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也。區區之心。竊所跋

望於我友。

魏世傑 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帖括沈人心知于當世務不知馬之幾足塞耳泥首老死隴下。聞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羣指而笑之。以爲是怪物異類也。交友道喪。亦是之由。况誰復能自得師者。嘗觀奇士偉人。不生於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寥闊。萬物幽塞。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大人論留侯曰。圯上之納履。與博浪沙之擊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是成其志。有共力。而後可以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於艱難險阻。危疑利害之間。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嘗一執贄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而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於三年之久。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識。與其力。固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傑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爲勺庭諸子羞。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怵惕於其心。日益不能已也。

呂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還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

秦

鏞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 如何不飲齋集

與某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孥蕭索。共踏火雲。殊爲可念。諸子矜欲勉留數日。煩鹵分一達當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塞菴遺稿

答周減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評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駁錄。于復有駁駁錄。大爲可笑。記前修有言。只管曠作甚麼。二十年後。各各有一士餒頭在。此語不識兩公會聞之否。

周文煒

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從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卽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末，失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己，當於前三四行謹慎爲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隨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爲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夢，俱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事，少見一個人清淨道場。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嘗實堂集

復長汀馬生次京（圻）

某少時略識之，無讀書，纔能上口，便妄意學爲詩古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遊覽四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編紉，奉音塵，亦莫不千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證，豈某果足以廁壇坫之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操有近已者，喜引爲同。

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謬比之陶杜。歐會。在足下雜探虛聲。無暇考其蘊實。而某亦不敢自外聲氣。不謹言以相正。蓋今日之詩。不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止。今日之古文。不患不歐會。而患不求歐會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會。而實爲有識者之所掩口。總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襲爲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爲陶杜。始焉以歐會之文。擬爲歐會。繼焉以擬歐會之文。爲歐會。轉相倣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肓。而猶自以爲全人者。豈不可爲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爲陶杜者何在。而發爲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因而推足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爲歐會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某目前爲吏牘所糾纏。不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梁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必不少也。

復上杭劉生麗兼（金開）

當今風雅凌彝。文章道喪。得足下宏明斯事。既探理奧。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爲詩歌古文。則異日起衰振弊。繼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靳嘆賞咨嗟。不啻口出。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長一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使夙志忽忽。從風塵吏牘中。因循疾逝。自恨蹉跎。恨悔莫及。而來教殷勤。過相推許。若於不肖有疇。猶之癖者。豈非吾岑雅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不佞之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爲砥礪。如古昌黎永叔。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爲己責。使其道日見之施行。而後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仁義之言。藹如也。

足下負英異之姿，篤沉澁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焉閉戶以窮年，一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黼黻皇猷，潤色鴻業，文炳文蔚之偉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叫爲壯夫不爲者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爲嗷卑嘆老之言，以庶幾賞晉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敬之於白雲者，又豈不佞之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不佞雖復憤然聾聵，極力表揚，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浪費時日，效世俗所爲，徒於大業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答長汀李生化舒（日長）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繼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爲文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爲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爲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其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擊，則不可以升英太空矣。使以百鍊之質，而雜以炙上之威，則不可以爭貴鼎彝矣。予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吝之，尙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猶有不足於此哉？亦以爲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爲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尙書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讀足下古文詞，蓋真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襲爲秦襲爲漢襲爲唐宋大家之文也。敢於足下一暢言之。

復江寧劉生黎先(然)

良書見及。若不屑沾沾向帖括家。僅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疎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僕爲聲氣。必欲與之同調。僕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知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爲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澤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屹屹然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故矣。方今大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廬陵之絕業。既已不振於區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游園太初兩先生後。遂離廟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爲俗學所奪。不爲風氣所移。固僕所且夕欲見其人。與其所爲文者。苟非足下之虛懷下教。僕年且髦矣。亦何由及見高文。冀一日得見足下之爲文哉。今既當吾世。見其文以虛幾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爲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昌黎廬陵之絕業。以召來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一言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爲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爲成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循循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襲其聲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爲擇別。言之非人。毋論其言既失。而並使氣不光偉。非文章之小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事相翻語。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會庭闈。曾怒拒之。遂及某。某即出而與東鄉辯。毋論東鄉學業有本。非

某所能訾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千秋大業哉。此不可不慎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之根幹。僕豈敢有異論。獨宜稍自矜慎。恐溺於章句。漸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振。足下視紫陽伊川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况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卽辯晰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蔽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唐宋以進。親秦漢之堂奧而已。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足下之意而推廣之耳。文選僕三十年來。妄爲裒輯者。出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幸自成家。惜得名差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隱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簞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簞南事皆失實。左譚魏蕙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己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譜傳記。毒嘗匪類。妙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譏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卽甚惡其人。甚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誹謗諸

正人者。又當何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有一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奈之何。

與康生

桓豁鸚鵡。能入甕中作鸚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魏中鸚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答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卽令得大軫國紫米。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卽使天能雨粟。亦必如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概雨。則予依然日窺米甕矣。公尙苦饑。予將奈何。

與黃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指橋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峯以峯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橋皮成耶。抑松花撲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餓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關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元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轅文學憲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膏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去其肉。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莆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安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隨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噉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曾城初無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令甌人索之。梅花厂石間。問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甌人以無人過而問之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爲未嘗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焉。欲求荔大如瓜。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纒纒。任人提弄。近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堂遺稿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卽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鼎而絕脰矣。

結隣集卷之十四終

尺牘新鈔 三編

三二

尺牘新鈔三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卷之十五

唐

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曾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代歷之不能高古之說。殆未盡然矣。時天氣凝寒。取溫水盥手。兩手入盂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微笑感悟。淺人讀古人書。始如吾冷手入此水。深人讀古人書。始如吾熱手入此水也。淺人讀古人書。古人將而我軍。深人讀古人書。古人軍而我將。夫我爲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光弼。殊不足定。至異日以朝儀既灰之燼。而李郭當之。若掣其肘。何也。其所以爲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李郭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子魏

方孟旋先生與予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未有能盡者也。棄之所攝也達已。要當視其有可棄

與無可棄耳。子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大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容止。年二十。得字庸夫。晝而飽食。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抱絕世之姿。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縱然嫁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相如。黑頭之怨何如哉。昔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而子瞻病之曰。豈有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流涕者哉。子瞻獨不思賈生平日讀書。流覽居諸。其釀淚之本者。蓋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撥其輪緘。自然呼號傾瀉。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爲遽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載風窗雨夜。呼嚕叫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不能邀曲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栗。將爲流涕乎。痛哭乎。殆非取辦於立談之頃。而子瞻亦不能忍譏其爲遽者矣。

與何匪莪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逞達。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而氣猶未靜。至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分。可謂切骨之鞭笞。而低徊墮淚。不敢求伸一辯者。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爲憫憐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有不同。而其不敢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凡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觚之士。遏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爲瀑木敗穀之吾。此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爲晦昧結轡之語者。予政不病其思之有餘。而特謂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則口頭話言。自有萬之不盡。而味之無窮者。夫寒士窟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藐如河漢。窮簷幽隙。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理其間。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鈎鏤。探出古人肺腑。以爲異日合轡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神。躍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宣萬方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構一不明不白之圖畫。卽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之心事。又豈能達霄漢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憫。通九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人持教中國。不欲見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焉。若兩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相遇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伏羲河圖一人也。堯舜禹臯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之好飲食者。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其願力不一。福罪相參。不能合一耳。人有百骸無恙。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爲害。而人斃焉。此一官一臟。皆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中。有仇讎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子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支一身而不足。厚者一日爲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

爲一義而寸寸皆斷。見相之虧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曦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胸頭打攪。前塵又各有一件可食可求之影。寄其攀援。驟指其笙歌魚肉。而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澆火炙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讚嘆貴人。貴人某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服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間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諧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蹲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捧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眼下不稱心。既是苦業。而前塵貪戀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田耳。何曾頃刻種樂田哉。身外一絲一節。重如性命。胸頭湯澆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樂。天亦不能奉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技。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種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唯見曦侯而已。

與季小有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

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噉。以哺其懷中之人。此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凌世韶

官球蒼舒灑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前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尙遙。不謂占却人日作生辰耶。粹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然幽算積雪圖。大堪作壽供。不煩繪事。已作繪竟。而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初擬問南川之渡。卽宿草之阡。取近村醴醴一醉。空煙。聞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序悲憶日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慟矣。

簡吳玉宗

世途千載一悠繆耳。怪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收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屈。誰當屈者。念此乃行着痛瘡耳。公解人。自能辨此人言。

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澹然。遂亦澹然豁已。

倪嘉慶

篤之樸庵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峯和尚

戒子弟

君恩置我嫗鞵。鍛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誤矣。

釋大然

笑峯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諱嘉慶

復趙居士

高咏大函。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葛藤。而本來平泯。無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薦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眼相照。則鼻直眉橫。手持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覺岸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從來辦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掛。而未足以辦天下事者矣。要知祇是潔已邊事。若謂持此遂無不可爲。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潔己者多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卽此一絲牢

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詡詡然懸諸而門。以爲莫我若也。平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志手援者。不在表已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潔之已。則庶幾一絲不挂也。已何如。

與范道安論文

火燒邊偶然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懷于衷。苦無發露之處。適吾兄舉與公贊伯之言。若有合也。習此道者。先辨其是龍非龍。非龍則魚蝦鰕蟹之智。窮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躑。磨鱗逆爪之理。必將噴薄風霆。吐納烟霧。傾倒銀河。莽慘日星。一滴之水。大于車輪。移山拔木。平陸爲漫。而此神物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蟲蝨隱隱之中。若有不可端倪者。已令人驚魂失魄。莫敢忤視。此與公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徹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聞其借勢于修羅魑魅。資力于蛟鼉鯨蜃也。况風雷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贊伯所戒于雜也。不雜矣。雲雷在握矣。又不必終日臆聽。以襲其威。時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梭。時而葛陂杖。或若芥子。或颺輕縷。不失其爲龍也。夫然則可以超物。可以爲物。以至于不可方物。而入於寥冥之域。文章之道。亦豈異是。情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潦倒也。采芝堂逸藻。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眞者乎。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拈示。毋謂某徒能話龍焉耳。

答黃學士

來教云。塵緣鞅掌。暫求寧謚。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另求閒退。方可料理乎。纔一姑待。便成曠日廢時。將

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丟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眨上眉毛。早已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礙胸。正如病目見燈。有量不知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攘。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誤於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安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嘗。即使寂靜澄定。一波不興。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平。皆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遂不知有聖學。聰明才辯之增。逃于騷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析經術。直溯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闊。今裒然首選。有徵足信矣。措大家眼孔甚窄。見湛深學問者。未嘗不逢年始愕然回面。向無。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撥動之一助。

吳繩 天一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姪

湛凝悠悠忽久矣。泥金從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見。如馬駮鼓驚。狼跋且蹙。僧父之態。宜其見笑於驪騎也。能強學安石圍棋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利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齏鹽。靡婆青氈舊物。廉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拚敗腐。乃復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登第樂事。然吾謂能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

壁立出入其辦。問之皆稱貸於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必非以淫。多有爲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舊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菜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刷此根。留作兒孫讀。誓種子何如。

吳樹聲

周旌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回憶瀛臺作賦時。問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昔梁武使人奉盃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誌公謂此心乃可入道。當日古文今文。無巧無拙。波瀾雲合。從何處得來。祇今閉門覓句。操觚頰。豎指腕。遷延未就半紙。塘發一噓。年丈弁冕玉堂。弟義之而不能至。若微潤於車後馬通。左闈奉刺。右闈擁帚。弟即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涪杜癩。差足自娛。而家載類多軼沒。匡壁借光。亦鮮隱志者。年丈天祿。輿軼。若可共讀。吾將爲蕭穎士僕矣。

吳

珊

鄰侯石庵江南江寧人
鳳山集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詩之厄也。而今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爲愧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

生曷不自定詩貴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爲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桑矩斯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倔強臂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奧。而腹心爵位。見豪家大貴。濡囊拂鬚。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驕人。昌黎謂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兄具心眼者。視若輩。知頭岑岑疼矣。我輩讀書。當在冷處着力。冷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遇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闊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憶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兄入都。從此醉醒處不少。識得此意。儘不慌忙矣。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擎飯當門。賊劈手奪去。舔而食之。老婦餓。賊尤餓。可大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白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遙想老父坐岔山書屋。不聞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巾茗椀共對。手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煨鑪窗前。白酒醺熱。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畫。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吳

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柬周雪客

趙清獻目一營伎。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獻屏行室中曰。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此念。不過一個時辰。便息。故雖承命。實未嘗往。吾不難清獻當下挽回。而難老兵認定清獻也。此一個時辰。正從古聖賢奸邪所分關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獻。吾自挽回。又身畔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紀鍾 再見

答柏鄉相公

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文躋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憐才敦故。摧琴挂劍之感。亦概見于一唱三歎。傷心酸鼻之中。昔劉文清公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今日更愧柏鄉矣。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宰相不能言也。

又

素書真僞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于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卽子房所作。而託之黃石。文情播曳。全得龍門之法。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望如一字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聞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鐵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

龔

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人元人
半畝園尺牘

辭屈翁山乞畫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倘足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並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溷余詩。肯又以此溷足下哉。倘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問渡江漢。凡世間之正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溷余之餘瀝耶。此僕之所以寧負罪戾。而不取奉教也。

與張侍御

昨晤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奈何學古之士。而亦狃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卮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悔失學於初年。寄無聊於末路者所爲。曾何益於身心。夫六經諸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僕邀晨夕。僕將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

足下不以余言爲謬。當留連三代。究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土苴棄之矣。足下與僕非汎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卽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頃在枕上。勘破蒼公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爲天之罪人也。

張 愬 僧持南邱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邨之貧。然南邨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爲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鼯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邇來如醉忽醒。如睡忽寤。痛分明。癢分明。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第飢寒親切處。與飽煖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知耐得飢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飢。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地人不飢不寒。不止不飢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縫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平師友。蓋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何煩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半僧妓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既復思之。翁之寄意遠矣。豈僅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枯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交書也。念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開俊眼。噫。青雲竟慚黃面。烏紗偏讓紅顏。怪哉。

與徐子孺

昨見兄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特。南邨孤介鷺直。不肯向人。然夙有謁孔林登泰岱之想。以故人當道而裹足。廉吏亦可畏也。緊可懷也。

與櫟下先生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蠶發見邱壑。令人開闢鮮新。昨聞刻板盡付祖龍。爲之駭愕。此賢之王處仲頓驅婢妾。割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辣手不能也。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秦焚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傳矣。嘗念梨棗未行之前。竹冊繁重難致。而當日山林樵牧。皆胸中有書。近代收響頗易。卽翰墨子弟。往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胸中。亦一快哉。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客指那溝。問素心幾許。弟迺以庸庸者應。不欲一字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昨牒破雪自曝。恐見其影。弟必欲強來覓晤。良以冰蛭雪鼠。冷中生動。微嚮善活。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鬱中。必欲事專求全於天地。其爲吾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疵漏萬端。即使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激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奧若

震且山水。茂於吳越靈輿之區。高僧燈續。舟壑雖邈。典型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鞵布襪。翛然獨往。易得哉。謝康樂謂衣食人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答簡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偃息竹房。秋霖晝暝。予思若有不懌者。讀秋原恨別十首。淒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營谿雨別墅。棲尋絃酒。何妮妮作兒女子語。不知古人深情。

一往蕭騷遐寄。不掩絕代風流。柴桑所以賦閒情也。弟肯強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友聲閣集

東曹顧菴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得不遜二公一籌。蓋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藉。而詞則取其逗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丰致之踴躍。譬諸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者在也。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庶幾兼二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舍王西樵先生而外。無以匹者。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人心冰釋。今天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多矣。其意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根。遂至褻魂奪魄。而向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非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鼠嚇天下焉耳。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鼠嚇乎。今山之高也。不見其厓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邱一壘。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其崖岸大抵皆邱壘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章布而誦王公。以詩書而輕軒冕。可

也。卽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眼人辨之。

吳

宏

遠度竹史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升

僕聞尊愛聖者。必俯仰而指擗。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與滅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也。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樸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礙。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羅

耀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食空羹而無飯具。曾何益乎。

尺牘新鈔三集

與滅齋

弇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間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鏞。嘗謂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難如此。

汪洪度 于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往往從友人處見公畫。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烟霞間也。十年隴下。弗獲壯遊。不意宇宙間名山。反得閱歷八九。然非已物。雖閉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華雲門諸峯。翠靄清涼。令我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便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之。

倪燦 聞昭蘭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翡翠于飛。離其翼。狐兔之毛。射之賊。揚子測之曰。翡翠狐兔。好作咎也。好作咎三字。讀之使人凜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別文字。愚

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別文字。

余

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炯伯

弟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得幾。急望鈔示。乃逡巡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劉下階時耶。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熙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畫服沈啓南。於字服董思白。於詩則瓣香未有所屬也。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瑯琊歷下乎。下此者。不有公安竟陵乎。僕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乎。景沙執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爲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論每况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李過廬

足下選八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譴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婢妾。言是蔡太師廚中人。士促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子局中縷蔥絲者。弟但解縷蔥絲。不解作包子。海內鉅公固不乏。足下盍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廚中包子手。定當笑縷蔥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胡玉昆

元潤揭公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蘗湯。反使含噉。

胡禹冀

螭贊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冀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有聲音在。公以爲然否。

周銘

鹿峯江南江寧人

與人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若其善遇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於香無損。二主無失也。

與減齋

曼翁先生詩。所謂梅檀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鄒

詰

方魯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人。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祕戲圖。奇幻無倫。詰謂佛經云。畫篋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樊

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尺牘新鈔三集

三三三

天多哀志士。福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 遇 兩吉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周雪客

掬水所以多于海水也。爲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周在梁 國客江南籍。上元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僕讀時藝人也。承問

足下。無已。請即以時藝對。徐姚呂君幼陶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

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儒五並垂。缺一倫不可與斯文之列。讀書盡行。已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即以時藝對。

結隣集卷十五終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第四十二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初版

尺牘新鈔

三集

普及本實價五角
特印本實價六角

撰著者：周亮工
校點者：張靜廬
主編者：施肇基
發行人：張靜廬
總經售人：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
中



